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2n1444

湛然圓澄禪師語錄

(門人) 明凡錄

丁元公・祁駿隹 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444-A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序
  -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目次
  - 上堂
  - 提語
    - 提楞嚴經
    - 提思益經
    - 眾宰官請提法華經
  - 小參
  - 夜參
  - 普說
  - 茶話
  - 頌古
    - 世尊初生
    - 世尊陞座
    - 世尊拈花
    - 女子出定
    - 南泉斬猫
    - 狗子佛性
    - 臨濟參大愚
    - 曹山好顛酒
    - 北斗藏身
    - 雲門對一說
    - 雲門倒一說
    - 法眼指簾
    - 德山托鉢
    -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
    - 洛浦云雖在寰闤裏要且無人識
    - 臨濟云我當時得黃檗三頓痛棒爾今更思一頓又安得
    - 善財參德雲比丘
    - 宋太祖問僧如來六年成道成得箇什麼僧無語雪竇著語云將謂陛下忘却

- 京寺回祿太宗問僧白馬壇上放光為什麼這裏却遭回祿僧不對後有著語云陛下不忘付囑
- 瑞巖主人公
- 婆子燒庵
- 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
- 罽賓國王斬尊者首因緣雪竇著語云作家君王天然猶在黃龍新和尚云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臂落大慧和尚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
- 臺山婆子
- 皷山赴請
- 黃龍參慈明
-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 五位正偏
- 靈雲見桃花(以下四則俱無擇師請)
- 臺山婆子
- 三玄三要
- 猫兒偏愛捉老鼠
- 黃龍三關
- 高峯無夢無想
- 師示眾云天童和尚頌臺山婆子可謂只解推倒不會扶起乃作三頌
- 世尊陞座
- 大顛扣齒
- 孚上座勘鼓山
- 德山托鉢
- 九峯侍者不肯泰首座
- 婆子燒庵(剎城周九賓求頌)
- 長水問瑯琊清淨本然話頌
- 宋太祖托鉢問丞相王隨曰大庾嶺頭提不起今日為甚麼在朕手裏王無語
- 臥雲深處不朝天
- 漢月問再參馬祖因緣黃蘗云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又仰山云此是顯大機大用請問如何是大機之用師云一喝分賓主炤用一時行(以下十七頌俱漢月請)
- 如何是大機大用師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
- 機用則不問如何是大的道理師云石女兒生子即向你道
- 既有大機之用如何是大用之機師云入門便棒不名性[跳-兆+參]

- 進云更有問頭今世所略請和尚慈悲具答問馬祖而下賓主句具在再參公案中請問何處是賓中主師云擬欲買草鞋
- 何處是主中賓師云著衣與喫飯
- 何處是主中主師云舌頭短三寸
- 主中主從那裏得來師云甞年不出戶
- 興化悟契棒因緣
- 雪峰是什麼
- 有句無句
- 道吾捺倒
- 銕牛過關
- 華嚴上堂
- 鹿門問楚和尚
- 婆生七子
- 疎山造塔
- 工部石帆岳居士室中四壁皆書太極圖師與一頌云

◦ 問答
◦ 請示
◦ 書問
- 答德王
- 再答德王(此在初答)
- 答德王
- 答方眉子(法名大瀛歙縣人)
- 答李借假居士(名化龍粵東南海人)
- 答推府王橋海
- 又
- 答張少尹
- 答陳麓亭居士

◦ 佛事
- 雪夜為達觀大師茶毗
- 為瀾日華侍者舉火
- 為信侍者封關
- 妙峰和尚舉龕
- 為松巢林上座舉火

◦ 讚
- 釋迦佛
- 出山釋迦佛
- 雪山修道
- 自在觀音

- 水月觀音
- 矮彌勒
- 睡彌勒
- 浴彌勒
- 觀音
- 觀音(達觀大師索頌)
- 又
- 觀音(陶石簣請頌)
- 又
- 跋陀婆羅沐浴圖(達觀大師索頌)
- 達磨
- 又
- 準高僧事蹟
- 楚石琦禪師衣盆
- 達觀尊者舍利
- 鷹窠頂雲岫菴無壞關主(迴泉師請)
- 雲棲和尚
- 無瑕上座
- 古卓和尚
- 月軒旻禪人
- 靜峰初禪師
- 會慶寺血書經
- 吏部袁六休居士
- 自題畫像
- 又

◦ 記
- 四明鄮山阿育王寺舍利塔記
- 重興顯聖寺碑記
- 濟溺記
- 白蓮寺放生社記
- 梁湖卜士記
- 隱嶺祟記

◦ 銘
- 龍居菴普同塔銘

◦ 序
- 般若經敘品偈論都敘序
- 受生幻智二法門序
- 金剛三昧經註解序

- 玄沙備禪師語錄序
- 趙州語錄序
- 天宮寺放生會序
- 序祖師來原序
- 心經大意序
- 涅槃經會疏序
- 重刻正法眼藏序
- 無趣禪師語錄序
- 車溪禪師語錄序

- 跋
  - 重刻華嚴經跋
- 疏
  - 興善寺重修大殿舍利塔疏
  - 徑山古千僧閣募造禪堂疏
  - 募刻淨諸業障經疏
  - 徑山千佛閣募齋僧米疏
  - 徑山大殿募米齋僧疏
  - 重修阿育王大殿緣疏
  - 募刻華嚴經疏鈔疏
- 引
  - 募刻涅槃經會疏引
  - 募造東塔天王殿引
  - 募造鏡臺山大師菴引
- 偈
  - 淨土偈
  - 又
  - 自號沒用
  - 又號散木
  - 示朱交蘆
  - 緣生偈
- 詩
  - 述懷
  - 途中
  - 舊路嶺
  - 途中二首
  - 其二
  - 山行口占
  - 登西臺

- 古清涼
- 上西臺過清涼橋
- 中臺
- 北臺
- 東臺
- 那羅洞
- 再登北臺
- 與普門社三際
- 其二
- 其三
- 其四
- 其五
- 同春坊傅商盤過滹沱河訪戒菴
- 雲印老人千佛寺講法華經
- 有感
- 又
- 示遊客
- 端陽即事
- 思鄉
- 上元後日與馬中丞誠所過蓮花菴
- 季春同錢月童朱劍石諸友遊安化寺登毗盧閣望白家庄義塚
- 送傅司業商盤歸定襄四首之一
- 送黃庶子慎軒歸蜀
- 贈陶鶴洲
- 寒食弔古
- 贈王新建越衝
- 初夏思鄉
- 自警
- 苦熱
- 過安化寺望白家庄義塚
- 行路難
- 送陶鶴洲還越
- 越中書至
- 和邢秋部乾陽臥佛
- 顯聖寺二首
- 其二
- 和白法齋
- 又

- 同陶石簣伯仲諸友夜遊
- 又
- 訪古雲門
- 其二
- 和陶石簣遊雲門
- 和徐霍桐
- 仲春寫懷
- 又
- 咏大參朱雲崢居士玉炤樓
- 過范雨亭別館
- 登香鑪峰
- 月夜即事
- 題石女峰
- 老僧崖
- 聞吹桐
- 山居雜咏
- 又
- 幽燕懷山中
- 偶述
- 汎舟
- 漁家樂
- 龍山
- 懷白公故墓
- 村暮
- 題廬山池寺四仙亭
- 題虎谿橋

◦ 辭
- 擬歸去來辭

◦ 歌
- 良知歌
- 溺女歌(王雲萊請)
- 補孝歌(有序)
- 旅泊歌(贈沈定凡號旅泊居士)

◦ No. 1444-B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塔銘
◦ No. 1444-C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塔銘
◦ No. 1444-D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行狀
◦ 附文
- No. 1444-附a 禪宗或問自序

    - No. 1444-附 雲門顯聖寺散木禪師宗門或問
    - No. 1444-附b 參禪釋難或問補遺
    - No. 1444-附c 達觀和尚招殃傳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44-A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序

萬曆天啟時，兩浙之間，有湛然圓澄大和尚，發大願，起大慈，握大機，轉大用，以匡濟乎末流。一語一嘿，一動一靜，凜若電掣霜威，纖翳泯絕。然而煦和春燁，悅可眾心。亦若鼓棹揚帆，瀆涔等戲。然而覆艇驅瀾，咸歸海岸。數十年間，不知幾千萬人，皆令無餘涅槃而滅度之矣。抑知其源乎？按菩提達磨，七傳青原思，十一傳至洞山价，權開五位，善接三根。于是洞上一宗，始盛行于世，為青原之第五世也。九世傳梁山觀，十二世傳芙蓉楷，十六世傳王山體，三十世傳慈舟念，三十一世傳至雲門。其勘驗之精明，磨煉之微密，若萃從來諸祖祕奧家法，而運之指顧間者。故智與行到，行與智符也。亦知其時乎？按石頭遷時，當唐德宗貞元年。藥山儼，當文宗大和年。雲巖晟，當武宗會昌年。而洞山价，當大中之末，至懿宗咸通年也。雲居膺，當昭宗天復年。同安丕、同安志，至梁山觀、太陽玄，乃當宋仁宗天聖年也。投子青，當神宗元豐年。芙蓉楷，當正和年。丹霞淳，當徽宗宣和年。長蘆了，當宋高宗紹興年也。若天童珏、雪竇鑑、天童淨、石林秀、青州辨、太明寶、玉山體、雪巖滿、萬松秀、雪庭裕、靈隱泰、還源遇、拙才淳、松庭嚴、凝然改、無方從、月舟載、大章書、大千潤、慈舟念。至于雲門之時，當國朝神宗、熹宗間，洞山一派亦如膏盡之燈矣。和尚忽于明滅之際，灼焉普炤，頓令數百年陰昧一旦消除，雖身沒之後，至今猶愈明盛也。抑知其源之正乎？按雲居膺至今，雲門澄直從洞山正宗傳脈，蓋以雙眼圓明之謂正傳也。余敬慕之深且久矣，茲有法嗣弟子寶壽　大師廣會法屬，示以和尚語錄全藁，編為八卷，請序于余。嗚呼！和尚之道，言語之所莫宣，知解之所莫測，即今所錄之陳言故事，亦未足以見和尚之萬一，余亦安能指虛空作讚頌以仿佛之哉？雖然，虛空之體非言可詮，而不拒余序言之也。夫續佛慧命于末法之時，開示一切悟入佛之知見，知見正而和尚之大願至矣。是則一言一行永住世間，即為應世之資，即為究竟之地。不然，身逝聲沉，未有不捨正而趨邪者矣。余嘗慨今之人心邪汙日甚，幸有是錄，為真語、為實語、為如語、為不誑語、為不異語，蓋實繇洞達源底不思議中流出，故能絕彼摭襲鉛華、思惟識解之路也。則所為書上與諸祖並行于世，陰裨皇圖，光贊佛乘，於聖教豈曰小補之哉？是為序。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太常寺卿、前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侍經筵講、尚寶司卿、奉命典試山西正主考、持節冊封

衡藩正使、奉勅提督福建學政、布政司參議兼僉事、奉勅提督湖廣學政、按察司副使、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錢塘葛寅亮頓首拜撰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目次

第一卷
　上堂
第二卷
　上堂
第三卷
　提語
第四卷
　小參
　晚參
　普說
　茶話
第五卷
　頌古
第六卷
　問答
第七卷
　請示
　書問
　佛事
第八卷
　讚
　記
　銘
　序
　跋
　疏
　引
　偈
　詩
　辭
　歌
　塔銘
　行狀

No. 1444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一

門人明凡　錄

吳興丁元公山陰祁駿佳　編

上堂

萬曆甲寅二月吉日，眾請師開法於雲門傳忠廣孝寺，結制上堂，拈帖子云：有目皆見，有耳皆聞，公驗分明，更無藏覆。大眾未委，仰煩維那對眾宣讀。讀竟，指座云：這段因緣乃雲門老人一千年前斷不了的公案，煩山僧與他結欵，及到此間，已有須彌燈王如來與大眾真實說了也，不可更要山僧納敗闕好。還會麼？如不會，莫謂山僧相瞞去也。陞座，拈香云：這一瓣香，遇賤即貴，逢彊即弱，無明林裏栽來，煩惱場中湧出，特伸供養十方常住三寶、本師釋迦牟尼、萬德世尊、靈山會上諸大菩薩、緣覺、聲聞、西天、東土、歷代祖師、護法天龍，並仗此香普同供養，惟冀一音圓演，隨類各聞，法雨普霑於沙界，慈雲廣布於大千。再拈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四域八荒，均霑化育，端為祝延　今上皇帝萬歲，惟冀風以時、雨以時，人民感有道之君，巍巍乎、蕩蕩乎，在處樂無為之化。再拈云：一生辛苦，半世殷勤，撞著沒眼睛的老和尚，授我折脚鐺子，特為拈出。雖然家醜不可外揚，也要人天證據，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清凉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次伸供養雲棲堂上蓮池大和尚，用報授戒之恩。惟冀生生恒作度人師，世世常為善導者。斂衣就坐，云：香已拈了，若是佛法，不敢說個元字脚。何也？不見經云：是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諸佛榜文證明，更教說個甚麼？雖然如此，事無一向，今日結制之辰，不可杜口去也。山僧直以十方總作一個大伽藍，使一切人行住坐臥盡在裏許，動靜云為、著衣喫飯、屙屎放尿、待客迎賓也在裏許，止靜放參也在裏許，甚是縱橫，甚是自在，無可不可，豈不謂無礙大解脫門？若是初心學者，既無如是威光，且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放下身心，牙關齩定，各將本參話頭頓在面前，如靠須彌山相似，直教心心無間，念念無虧，行住坐臥也如是，屙屎放尿也如是，著衣喫飯也如是，動靜忙閒也如是，打成一片不較多也，正好前進。若不前進，正所謂墮在死水，古人所棄。若是活水神龍，定向洪波浩渺處興雲布雨。今有一等，將個阿彌陀佛記在懷中，昏沉散亂，打作一團，不分皂白，虛度一生。或有強作主宰，半昏半醒，坐得一兩

炷香，喚作坐禪得定。或有向方冊中記得名相，謂之通教。或有向古人方便語中記得兩句，謂之悟道，謂之通宗。如是等有一百二十種癡禪，如永明所論爾。今槩天下，莫能逃其所斥。若是真正為生死的，決定不入此邪見叢中。更有一般參禪之流，從善知識邊領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口雖提持，心不綿密，大似春禽晝啼，有甚用處？予勸兄弟，各將自己本參話頭著實參去，定有下落。若肯相委，從今日始，挺起脊梁，抵死挨拶，必無相賺。如未即信，更有一偈奉勸。偈曰：挺起脊梁生銕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直如香象絕金鎖，若不如是何劫悟？

觀音示現日，上堂。今此娑婆國，聲論得宣明，初心易成就，實以聞中入。已過關者，各安本位；未過關者，新雲門與你發機。拍尺，云：聞麼？諒非耳聾，決定是聞。既聞已，作麼生說個入的道理？會麼？若也不會，山僧用老婆心引葛藤去也。經云：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大眾看看：此是菩薩所說，為什麼出山僧口？若是山僧所說，為什麼說是菩薩事？兄弟！不得作山僧看，亦不得作菩薩看，各人貼向自己鼻尖上仔細體究，還推得到菩薩分上麼？還推得到山僧分上麼？正當恁麼時，說是山僧，却是菩薩；說是菩薩，却是山僧；說是山僧，菩薩與你料掉沒交涉；說是你與菩薩，山僧料掉沒交涉。若恁麼覷得破，觀世音菩薩即今年、今月、今日、今時降生，亦即於此時成道，放大光明、現大神變、轉大法輪，於一一手結無量寶印、一一口宣無量密呪，狀似湧泉，利益無量眾生。以正眼看來，猶是一場大夢，何況西禮白華、東朝普怛，一向推在他人分上，自己脚跟下一段光明蹉過不知？若作如是見解，菩薩豈在今日降生？已於無量劫前滅度了也。拈拄杖，云：菩薩降生也。見麼？良久，云：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

上堂。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今日拈來好笑，云何露柱懷胎，生個兒子高叫。大眾！且道是何音響？還有人知消息麼？若無人知，山僧代通去也。作哇哇聲，復云：諸人若還解笑，一切不曾欠少；若欲更問如何，驢年去也未了。眾中還有問話的麼？若有，出來，祇要打草驚蛇。僧纔出，師云：真是一場業地。捉拄杖，下座。

上堂，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木上座未舉已前早是漏泄了也，既舉已後也有為人處，不教人舉心動念、牽眸側耳。何也？你若舉眼則瞎却汝眼，側耳則塞却汝耳，動念則塞斷汝意根。這個木上座有如是英勇、如是威光、如是自在、如是力用。時有僧拈蒲團出外，師云：且喜若真正恁麼，釋迦牟尼佛是諸人左右的奴，達磨老臊胡是通事舍人，三乘十二分教是破故紙，一

千七百則公案是著故破草鞋。大眾！適來有人聞恁麼舉已，領出門外去也，教山僧更說個什麼即得？還會麼？若也未會，不妨山僧向十字街頭說書去也。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孩子錯指人路也不知，若是問山僧，借問佛法何處有？但向他道：陶公嶺在面前存。

眾檀越請上堂。九十日春將過，光陰暗裏虛度。浮生何事忙忙，這個從來未悟。悟不悟且放過，老僧無半文要稱敵國富。大眾，且道憑何節目敢爾大言？予知其間無有少法可得，時中不將元字脚誑謊諸人，尋常阿碌碌地不顧人情，隨分去也。雖然，即今城中善友得得入山，豈可緘口不言？聊向古人方便門頭權引數言，影響佛事去也。大眾，人身難得，中土難生，佛法難聞，道場難入。你諸人既已入山，四難已越，所謂人身難得今已得，中土難生今已生，佛法難聞今已聞，道場難入今已入。既出四難，越超常類，宜當自慶。更有一難，所謂生死只這一事，無論在家出家，共是一樁無難得難的大事因緣也。從上古人莫不繇此超出，以其具大智慧、大力量，擔當如是大事，頓然割恩愛、別家鄉、棄名利、息貪嗔，然後捨所難捨、忍所難忍、行所難行，故得證所難證，超出人天之上，故稱大勇猛世尊也。然這一著子，羣生等有，但不能如聖賢用心，故成差別。若能直下承當，心、佛、眾生三皆平等，要見從上已來曾甚麼人恁麼來。不見龐居士把百萬家財沉向湘江，專心在道，問馬祖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便禮拜。噫！老龐佛法為重，把百萬家財棄如弊帚，則其所問不與萬法為侶，宜其然矣。馬祖看孔著楔，但道一口吸盡，可為今古一人而已。以山僧公論，則老龐佛法有餘，世法不足，爭似此間眾友入山供眾，非惟眾僧安心行道，其種福德於劫劫生生，乃至成佛莫可窮盡，較他擲於無用江水又何如耶？你諸友則世法有餘，佛法不足。何也？未能如老龐這漢不與萬法為侶，若能直下自信，我也許你吸盡西江去。若未得如是，且把個生從何來、死從何往的話頭頓在面前，朝暮提持，倘得一念回光，必然與老龐把手，千古之上如不相委，不免葛藤自收去也。良久，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上堂。春夏秋冬四季分，爾今一分往前過，禪和日用事如何？今日不了何劫悟？大眾！纔說進堂，又是兩月矣。若已透關，不在限內；如未透關的，也須著些精彩始得，不可只麼度時便當參禪也。蓋此事不屬文言，不因工夫，在活路上觸著磕著自己曠劫事，乃名了事。昔者，藥山參石頭，問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但祖師西來意不明，乞和尚開示。頭曰：恁麼不得，不恁麼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山不契，往問馬祖，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

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道伊揚眉瞬目的是，有時道伊揚眉瞬目的不是。山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汝見個什麼道理便恁麼？山曰：我在石頭處，大似蚊子上銕牛，直得無下口處。祖曰：汝會也。兄弟！他既稱三乘十二分教麤知，到這裏無下口處，豈言語道理可到也？又一日，石上打坐，石頭問曰：子在此作麼？山曰：一物不為。頭曰：恁麼則閑坐耶？山曰：閑坐即為也。兄弟！既云閑坐即為，豈是工夫所到耶？爾今兄弟不能悟道，病多在此。或有不信用工，祇向冊子上記些閑言剩語，抵對得人，便謂了事，不知正是所知障；或有不信，直下領會一著子，執住工夫，終日死堆堆地，古人目為黑山鬼窟；或有不信，直下休歇，定謂有悟，日久成狂；或有不信有悟，將個現前無明身心認為自己，終世疑惑；或有身雖入堂而心在世緣；或有隨爾上下而無一心參扣。如是等皆名邪見。若是真正參禪的，定不向這裏安身，將個本參話頭頓在面前，久久緣熟，自然開悟。切不得於自心中起閑伎倆，塞却悟門。所以德山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總是虛聲；殊相劣形，俱為幻色。但有毫端許言及本末者，皆為自欺也。兄弟見山僧恁麼舉揚，不可便謂了事人也。若能迴光返炤，則我不汝欺；若謂我已悟道，則汝失却一隻眼。大眾，山僧到此弄鬼眼睛，且不悟道，諸方目為折脚法師。上講堂，我謂女梨園搬貞節記，這個正是抱贓自首也。良久，捉拄杖卓三下，云：未明有說皆成謗，明了無言亦不容。下座。

雲門廣孝寺秋日結制上堂：縱橫全在我，殺活豈繇他？秋到梧桐落，春來樹樹花。若能圓會得，何必問周遮？所以古人或時現獅子王哮吼，直得百怪千妖無地潛藏；或時弄野狐精伎倆，任他四聖六凡各稱奇特。雖然如是，不可被拄杖子瞞却。驀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能縱能奪、能殺能活，有如是奇特。大眾且道：拄杖子奇特在什麼處？不見道：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不得轉機、不得著語。你諸人還知落處麼？時有僧出，師即打云：你欠伶俐。僧無語，復云：凡所聽法，當審來歷。向你道：不得轉機、不得著語，你欲呈閑伎倆耶？今時人見恁麼舉，便豎一指、或喝一聲、或禮一拜、或拂袖出眾，謂之不落圈套了也。何故？見山僧恁麼舉，你便弄閑伎倆。尋常聞鴉鳴鵲噪時，為什麼不豎指禮拜？只如你豎指禮拜，還當得生死邊事麼？若當得，我許你都是；如當不得，且莫掠虛，也須仔細看看。

上堂。十方坐斷，凡聖不通。把住要津，千差路絕。直得孤迥迥，峭危危，壁立萬仞，全身擔荷。有如是氣岸，具如是伎倆，然後可以氣吞佛祖，白眼諸方，作個了事人也。若不得恁麼地，也不得草草，當自知時節。昔者德山老人嘗云：般若有相無相，惟我知焉。

千劫學佛細行，萬劫學佛威儀，尚不得成佛。南方一類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窠穴，絕其狐種，報佛深恩。繇是擔疏出蜀，路逢婆子買點心。婆問曰：擔上什麼文字？答曰：青龍疏鈔。曰：講何經？答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若道得，施與點心。若道不得，且請別買。曰：但問。婆云：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上座點那個心？德山不知所答。這漢蜀中開海一般，大口只消一個。婆子死去十分了也。指見龍潭向吹滅紙燭處，豁然大悟。次日於法堂上燒疏云：窮諸玄辯，似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如一滴投於巨海。休，休！自後盤結草菴，呵佛罵祖。今時兄弟見恁麼簡易，便不肯做功夫，祇向古人建化門頭東窺西看，學一兩句活語，便欲罷參也。曾不知德山在蜀中便云：般若有相無相，惟我知焉。其用功亦多多矣。及到龍潭得悟，始知從前所學如一毫一滴，今日之悟如太虛滄海，始酬他一生所學。兄弟，你們都稱悟道，能如德山一生所學混入靈源如太虛滄海也未？能如他這樣坐得斷也未？二六時中真得恁麼相應也未？宗教融通無礙也未？若不得如此，切不得自棄。我多見兄弟行動之間都稱無礙，纔坐起來便昏沉了也，魔王佔舍了也。只個昏沉尚然如此，何況臨命終時，五陰將離，四大分散，要敵他生死也。大難，大難！兄弟，還肯山僧恁麼舉麼？若也不肯，拄杖子為你截斷去也。拈拄杖，云：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上堂。良久，云：這個笑具，世尊於二千年前曾恁麼來，當時靈山聖流尚似依稀，幸有文殊老人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大眾！且如世尊陞座，你諸人也陞座；世尊默然，你諸人也默然。於中還有法王法也無？具通方眼的看看，切不得推在世尊分上。文殊老人分明道出你諸人趺坐默然處一著子道理，自是你諸人不會，一向推在聖賢分上了。若真實如你諸人見處，則使他諸佛坐也坐不得、臥也臥不得、行也行不得、住也住不得。何也？蓋為你諸人作佛法商量，致使他無容身處也。山僧到此無可分訴，聊伸一偈布施大眾去也：行住坐臥本尋常，何必將心起較量？爭似扁舟垂釣客，蕭然一曲在滄浪。

上堂。幾遊城廓幾歸山，酷熱猶知行路難，寄語林泉無事客，衣單下事莫顢頇。默默深究，重重細參，直待冷灰豈爆，方可隨處安閒。山僧自愧道乏聖賢，未能脫然入纏無累，爭似你諸人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全身放下，滿擔承當，湛湛澄澄，凝然一片，似超山僧一百萬倍也。未審你諸人還有這利益也無？曾到遮個境界也無？兄弟！且道這個境界當時有什麼人恁麼舉？不見洞山解制云：秋初夏末，兄弟家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只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眾無對。者有過劉陽，遇石霜混跡茶

坊，問云：什麼處來？答曰：洞山來。曰：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舉似洞山，山云：劉陽有古佛，汝等應知。山僧扭轉機關向你諸人道：直教不出門亦是草。你諸人還有緇素得出分辨清濁的麼？若有定得，雖然不出娑婆界，管取全身入帝鄉。

上堂。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桃符艾虎滿頭插，雄黃菖蒲和酒哈，酩酊不知歲月移，千妖百怪皆驅殺，誰管他魔來佛來，一齊都按著。大眾！何故如此？不見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要知殺的道理麼？趁此良辰，以艾葉為旗、以菖蒲為劍，以猛利心挺英雄膽，不管他是耶非耶、得耶失耶、聖耶凡耶、佛耶魔耶，乃至貪嗔癡所搆世出世間一切諸煩惱賊，提起一刀兩段，直得淨躶躶、光爍爍、圓陀陀、活潑潑，作一個世出世間無好得好的大丈夫也。兄弟！還有這個人真得恁麼地麼？若不得恁麼，山僧有個護身符相送大眾去也。拈拄杖云：看！看！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問答次，復舉：昔者西天大耳三藏自稱得他心通，肅宗詔南陽忠國師驗之，問曰：說汝得他心通，是否？答曰：是。國師良久，問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看弄猢猻？良久，又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往渭河看競渡？良久，又問：汝道即今在什麼處？藏罔措，國師叱曰：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諸方皆謂前二度是他受用身，三藏得見；後一度是自受用身，三藏不見。惟山僧見處不然。且如國師向渭河看競渡，是國師不是國師？還有會得的麼？若也會得，拄杖子為你證明；若也不會，三十棒自領出去。何故如此？不見道：相罵饒你接嘴，吐涎饒你潑水。

上堂集眾，良久乃曰：從來不恁麼，如今始恁麼，已被世尊先道破了，不可更要撒尿撒屎，汙汝諸兄弟心田，所以不煩維那白槌也。天炎，珍重！下座。

上堂。南山鱉鼻蛇，雲門拄杖子，長慶解推倒，玄沙却扶起。休教看脚下，切莫揣懷裏，一并與拈來，噫！難瞞拄杖子。大眾！且道拄杖子有甚長處，敢爾這般開得大口？還會麼？若不會，新雲門與你下些註脚，只為拄杖子有炤、有用，有縱、有奪，有收、有放，有殺、有活。你若上前來，他能拒你；你若退後去，他能勾你；你若立住，他能打你。正當恁麼時，山僧向東邊一點、西邊一點、中間一點，且道那一句是炤？那一句是用？那一句是縱？那一句是奪？那一句是收？那一句是放？那一句是殺？那一句是活？若也簡點得出，許你參學事畢；其或未然，閑言及剩語，緘口最為強。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一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二

門人明凡　錄

吳興丁元公山陰祁駿佳　編

上堂

萬曆乙卯年五月十一日，眾請師開法於徑山萬壽禪寺。上堂，拈帖子云：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雖則公驗分明，人天眾前不可瞞昧，仰煩維那為我拈出看。宣疏畢，乃云：這段因緣，幸有黃面瞿曇先我一著，與諸人轉根本法輪了也，更教山僧陞曲彔木、弄鬼眼睛說個甚麼？雖然國無二主，也少他做個通事舍人不得。攬衣登座，拈香云：指天指地，大似掘地討天；目顧四方，無乃挖瘡好肉。今日拈來，端為供養。

本師釋迦牟尼如來萬德世尊。又拈云：成雲成葢，為瑞為祥。仁慈遠被於八方，道德廣播於四海。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萬歲。又拈云：正偏挾帶，搞唱同時。父子相逢，君臣道合。端為供養。

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北京大覺堂上清涼大師，聊酬法乳之恩。又拈云：止持作犯，定共道共，明如日月，皎若氷霜，端為供養。

雲棲堂上蓮池大師，用報受戒之恩。斂衣就座，云：香已拈了，佛法則不敢舉揚。何也？你諸人一段光明亘古不昧，不可平地撒屎。雖然如此，既為眾兄弟所邀，不可杜口，略舉題目以為影響。且道如何是題目？今日豈不為結制上堂耶？然諸方結制皆四月十五日為定規，新徑山這裏以五月十一日為准的。雖然遲早不同，要且得旨為准。譬如行船，早發、遲發不同，到岸同也。大眾！要知到岸消息麼？不見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非去非來亦非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若向這裏自會得意，自然超三世、成十力，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既平等已，直以十方微塵剎土總是一個道場，過去無量劫不曾結、未來無量劫不曾解，生死也在裏許、涅槃也在裏許，乃至是非得失、邪正聖凡、解脫不解脫、輪迴不輪迴總在裏許，於中還有你用心處麼？有你計較處麼？咄！其間有個漢出來道：新長老今日請你舉揚宗乘，緣何引經據論、廣布葛藤？是何心耶？山僧到這裏無言可對，只得聊借古人行徑以圖塞口。祇如先徑山舉竹篦子云：這個不得喚作竹篦子、不得不喚作竹篦子，喚作竹篦子則觸、不喚作竹篦子則背。山僧效顰舉拂子云：這個不得喚作拂子、不得不喚作拂子，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不得轉機、不得著語，中間有一句是山僧的、有一句是諸人的、有一句山僧的即是諸

人的、有一句諸人的即是山僧的，也有主、也有賓，也有炤、也有用，眾中還有分辨得出的麼？有一僧拂袖出去，有一僧云：請和尚下座。師云：適來自起，而今自倒。

僧月泉請上堂：昨日雨，今日晴，都緣時分不相應。虛空本是無增減，何故時人起愛憎？須領略，莫噓申，人人眼在眉毛下，鼻孔從來搭上唇。眾中兄弟還有直下頓領的麼？若無，徑山不妨打葛藤去也。經云：欲於一切法度至彼岸者，當學般若波羅蜜。世間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一切世間若天、若人、阿素落等，皆應供養、恭敬、尊重、讚嘆、守護，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精進修行，無障無礙。而不知般若何法而讚嘆如此？蓋般若者，智慧也。假如財帛是同，用處有異，造世出世間無邊惡業也是財帛，成就世出世間無盡功德也是財帛。惟智慧善知出要，用處有宜，豈不為最上之功德？只如諸方師德，見徒弟略有英俊之資，關門養八哥一般，不許出門。何也？恐其去則不返，不親於我；又恐學業勝我，日見輕慢故也。惟我月泉師則不然，為伊徒特特修供，供養大眾，其存心欲弟子超凡入聖，可謂賢師矣，較彼諸方不啻天淵乎？大眾！弟子學般若，師尚修供，何天龍之不擁護耶？山僧直見其一身作無量身、一食為無量食，徧供十方各極佛剎微塵數諸佛、菩薩、賢聖以及天龍八部、人及非人，並為饒益，可謂施者、受者各獲其福矣。但愧山僧不會說法報恩，記得古人現成話柄，舉似大眾證明。良久，

曰：細切嶺頭雲，薄剡潭底月，將取無底碗，滿盤堆頂出。取則不可取，喫則從君喫。高聲召大眾，云：莫謂山僧將常住物當人情好。

上堂，維那白槌，師一喝，乃云：大眾！會麼？若也會得，省煩許多嘮叨；若也不會，徑山與你解說。適來木上座以音聲輪與諸人轉圓滿修多羅，一一修多羅有無量修多羅以為眷屬，一一眷屬中具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無量差別，一一差別中逗無量根機，所謂上、中、下，於中深愛法者不與多說，不愛法者不與少說，平等逗會，各各滿足。作如是無量無邊佛事，已被山僧一喝，直下影跡不存，於中還有纖毫可得麼？釋迦老子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世界悉皆消殞。彼以一人例多人，我以多人例一眾，即如適來維那白槌，是聲透入各各耳根，皆繇三緣和合乃有，所謂緣人、緣槌、緣鐘。山僧一喝，三緣已散，正當恁麼時，還有世界可得麼？還有根身可得麼？有則把將來看。時有二僧出，一將布單作圓相擎兩手，一從西過東，師云：兄弟！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何也？出言須會旨，勿自立規矩。只如山僧一喝，聲慮全消，能聞所聞皆不可得，還有你弄伎倆處麼？還有你著計較處麼？有則再用些神通；若無，各將本參話頭頓在面前，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乃至迎賓待客、屙屎

放尿，緊緊扣住，直得心無間斷，始名得力處。話頭脫落處頗似到家，猶欠囚地一聲，如擔子斷，直得恁麼地，方有話會分在。
上堂。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直饒不承不滯，正好落在第二。且道憑何節目恁麼舉？不見昔者石霜棄世，眾中欲推首座為住持侍者。九峰云：未可，待某甲勘過始得。若會得先師意，然後乃可。座云：先師有什麼意？峰云：先師道：一念萬年去，古廟香罏去，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甚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峰云：恁麼又爭得？座云：若老僧不會先師意，則香烟起處去不得。繇是脫然坐去。峰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繇是諸方承虛接響，遞遞相傳，皆謂首座未會先師意。以徑山簡點將來，却是九峰未會先師意。何也？置枯木堂做死工夫，豈不是石霜意？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豈不是洞下宗？見首座恁麼道，便謂不會先師意。尋常鴉鳴鵲噪，豈不是聲？何不也恁麼道？首座見他不會，便乃盡令而行。正恁麼時，還是一色耶？非一色耶？縱饒九峰渾身是眼鑑不及、滿身是口辯不得，九峰強作主宰道：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當時雖然自得便宜，爭奈千年之後有個徑山長老冷眼難瞞，與他雪屈。大眾！且道作麼生是雪屈處？是他古人一賓一主共作一番廣大佛事了也。你諸人徒向舌頭底下覓是非、分得失，便覺遠矣。只如山僧如是理論，亦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諸人徒勞出出入入，欲覓臘月扇子，縱覓得又堪作何用？大眾！山僧如是批判，你等還甘麼？若也不甘，且將個本參話頭頓在面前，有日悟去也未可知。山僧自愧不能談禪，記得古人兩句現成言句舉似大眾去也。良久，云：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下座。
上堂，維那白槌竟，雪庭出眾禮拜，起欲問，師曰：大眾珍重。下座。
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直是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所以古人道：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鑒頻伸曲為中下。古人為中下展其所悟，權設機宜。繇是門人各師其說，承習規矩，故有五家之派別。統其所要，莫不皆指人人自性為急務也。故凡有舉揚設施，皆不壞其源流。如百丈因馬祖一喝，三日耳聾；黃檗纔聞，即時吐舌。如是大機，挺直無諱。故臨濟纔問佛法大意，便與六十痛棒，待伊自知痛痒。以此徑庭之機，人多濫擬。復設四料揀、四賓主、三玄、七事，用防邪謬。大溈從百丈撥火開悟，仰山聞落井明心。繇是父子相投，機關互用，以九十七圓相分作六門。百丈示眾云：六句外會取，三句中用得。所以臨濟唱三玄，溈仰演六義，共成百丈之一家矣。石頭參同契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所以雲門推而廣之，義唱三句：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法眼承一言，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如箭相拄，

毫不爽也。是伊創立，共有源流，非如今時亂統一、無准據。奈雲門尊貴，語不虛發；法眼徑庭，機不亂施；溈仰嚴密，難搆語脈，是以竟絕。其後臨濟以棒喝家風間有濫接，非惟師家莽鹵，抑且學者增嗔。其間七事、三玄、賓主、料揀絕不明了，可痛惜哉！石頭又云：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而我洞山老人承習其言，以明暗表於正偏，以君臣辯於體用，以事理配於父子。不承言，不滯句，不傷鋒，不犯手。以金針玉線家風，於賓主盤桓之際。有理可則，有事可憑。辨邪正，揀混濫。故諸方所尊，門庭施設。以此權接內要，且祇明今時挾帶邊事。據其正要，以父母未生前事為緊務耳。所以道：夜半正明，天曉不露。但形文彩，即屬染污。大眾！祇如父母未生前，還有事理體用麼？還有得失是非麼？還有彼此問答麼？還有聖凡生死麼？所以欲承習其宗者，如是一切二邊之法，所謂得失是非，聖凡事理，生死涅槃，迷悟取捨，一切斬斷。如提利劍，斬一握絲相似。一斬一切斷，更無不斷者。自然孤迥迥，峭巍巍，坐斷聖凡，報化路絕。故老人三十年住洞山，土地神不得一見，豈非真得恁麼地也？觀其承接授受，亦無他旨。昔者雲居膺在洞山後室住，每日隨堂粥飯。忽數日不赴，洞山詰之。膺曰：自有天神送供來。洞山怒責曰：將為汝是個人，猶作這個去就耶？膺即懇求旨決。洞山曰：汝當不思善，不思惡，只恁麼去，彼路自絕。於是天神不至。兄弟！諸方只說參禪，徑山明明舉似，如青天白日，更無藏諱。未審兄弟家真得恁麼地也無？若直得恁麼地時，掉臂度時，更有何事？若未得恁麼相應時，且將本參頓在面前，他時後日有人悟去也未知。除此之外，徑山一無所識。

中秋，上堂。告心比秋月，秋月有圓缺，世間無比倫，教我如何說？噫！寒山老人云：是文殊化身。何以？口門窄，說不出。徑山不敢與古人爭衡，也要效顰說兩句伽陀：吾心非秋月，秋月有盈缺，萬物有無常，這個不生滅。大眾會麼？若也會得，不消徑山更說勞叨；若也不會，不妨徑山牽藤引蔓從頭說起。自今日始，逆數去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前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前前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如是乃至威音王那畔空劫已前有八月十五日，皆不異這個。復以今年為始，來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後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後後年八月十五也是這個，順數乃至千佛出世未來無量劫所有八月十五日，皆不外這個。所以道：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事、古今物理，上至諸佛、下至含靈，求一毫差別了不可得。兄弟！眾中若有承當的，須要辯清濁、識好惡，凡所出言必須絕滲絕漏，若一毫不盡則未免後人簡點。且道如何簡點？不見東坡居士訪佛印元禪師於金山，先日以書約曰：當學趙州故事。次日往叩，元

公出門迎之，居士曰：昨以約之，何以還作這個去就？元公答以詩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當時諸方共美，今日徑山簡點將來不無滲漏。何也？若云沙界一禪床，則居士未出房門已踏碎元長老髑髏了也。何故？到他跟前被念一遍陀羅尼瞞過了也。山僧當時若見恁麼舉，把個漢拋在揚子江裏。何故如此？且道這個是禪床不是禪床？下座。

萬曆乙卯年閏八月二十五日，眾請師開法於嘉興福城東塔寺。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功高二儀，價重五天。賣者於十字街頭高聲大喚，不遇一人；買者踏遍天涯，難得其樣。山僧今日於人天眾前拈出，供養本師釋迦牟尼佛。又拈云：同天地之蓋載，等日月之炤臨，秉四海之威權，均萬姓之賞罰。端為祝讚當今皇帝。又拈云：學博古今，洞纖悉以無疑；胸懸寶鑑，察是非而不惑。端為嘉興府主洎及兩縣尊官，惟冀福壽爵祿增進，村落誦五褲之仁，朝堂受借寇之請。又拈云：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受靈山之付囑，為四眾之金湯。端為現前檀越姚、岳、李、黃等一班信官，成、鍾等一班居士，惟冀生生為菩薩友，世世作如來使。就座云：香已拈了，若是佛法，山僧口門窄說不出。如論真實這一著子，你諸人腳根下這段光明，炤天炤地，亘古亘今，現前具足，不借他人，所謂萬象不能掩其輝，三光不能並其耀。若欲省易會去，向山僧未渡江時會得，猶名鈍置；若待山僧鼓兩片唇皮，擬欲領略，早是差了也。雖然，須知佛法有時節因緣。大眾，且道作麼是時節因緣？豈非今日是坐禪結制之時？若是上上根人，以法界為大伽藍，以剎那際三昧融之，無三世性，如此則過去無量劫非結，未來無量劫非解，現在二六時無住，生死也在裏許，涅槃也在裏許，無佛道可成，無三塗可墮，巍巍乎，蕩蕩乎，直下是個自性天真。佛法爾如是，不假強為，略著思惟即已不是。故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兄弟家還得恁麼地麼？未得恁麼地，且依如來三期結制，以上中下限其身心。所言結者，結其同道之友，同期出生死、同願成佛道，志同、趣同為友。若志趣不同者，非所結也。制者，制自身心，直教灑落落地、寬廓廓地、靜悄悄地、冷氷氷地，以百日為期，不為世法所牽、不為名利所奪、不為家懷所繫、不為是非所間。真得恁麼，自然虛而靈、寂而玅，亦為大丈夫能事了畢也。若也未能如是，且將個本參話頭頓在目前，直下壁立萬仞，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不教斯須差錯，自然有日玅悟。兄弟且道：如何是你本參話頭？你等豈不為生死出家耶？為生死坐禪耶？既為生死，生死不明，何暇別尋道理、求玄覓玅？何不把個生從何來、死從何往直下決去？只如父母未生前本來不曾有此身，敗壞後復是何物？前後既無此身，豈不同於水上之幻泡也？既同幻泡，體本無常，何可定

執？若向這裏明得，何差別而不了？何生死而不出？若真正得恁麼地，則知山僧適來許多嘮叨大似惡水潑汙人心田，扯下地去痛與一頓，爭怪得他？雖然恁麼，也遲了一著。若要直截會，讓拂子有大神用，他却無許多伎倆。以其無伎倆故，却能坐斷一切人舌頭。還肯麼？若也不肯，且向堂中默默簡點看。下座。

上堂。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汾陽老人真為臨濟直下兒孫，出語尖新，超今越古。後來有尊宿將三玄三要逐句解說，所謂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今日以東塔長老看來，此解非惟埋沒祖宗，抑且賺誤後學。何也？不見百丈云：六句內會取，三句外用得。若一句作一句說，長老自墮地獄，不干學人事；若三句作一句說，學人自墮地獄，不干長老事。如此，則汾陽真得古意也耶？驀拈拄杖云：若喚作拄杖，是人天有句；若不喚作拄杖，是聲聞無句；亦有亦無、非有非無，是菩薩中道句。若如是逐句指點，則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然，拄杖子還向你諸人道也無？以其無恁麼道，穿過你諸人髑髏，透入你諸人眼睛，你諸人各各起一種知見，作一種見解。如此，則何止三句？乃至千句、萬句，圓應自在，一念具足也。拈起云：看！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良可悲夫！大眾！見色聞聲，了然不昧，何謂不知？還會麼？然聖人說無定方，勢難取信。何也？如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與此極同，深哀其不知日用也。將何以明之？山僧今日且作鹽鐵判官，還以書判之。若日用麤淺之知，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若以性真微細之知，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焉。若恁麼做個教學先生的奴，也還欠三分，安敢人前稱長老？豈祖師意旨祇如是乎？兄弟意旨有異乎？是有不異乎？是知見是同、受用是別？只如道：生從何來？死從何往？聖賢了了知其落處，汝等忙然不知所向。若知得二字落處，便與聖賢不異；若也不知，焉得不名愚癡百姓乎？澄長老無可說，今日是重陽節，大家往烟雨樓登高望秋色，此猶是小知見。且道作麼是大知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上堂。俱胝和尚一指禪，三十年來用不殘，自謂天龍相授與，看來冷眼總顢頇。大眾且道：何故如此？驀豎指云：祇這個指頭，盡十方世界有情之類阿那個無有？而云從天龍和尚得之，此可信耶？不可信耶？且天龍俱胝同在一時，或有秘授，爾今去彼一千餘年，只如諸人指頭各各具足，從阿誰得？所以肇法師云：昔物自在昔，不因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因昔以至今。不因今以至昔，自知今物之不往；不因昔以至今，自知昔物之不來。不來不往，故知物各住一際，大好言語，惜人之不盡解也。所以道：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事、古今物理。如此，則三世諸佛乃至天龍俱胝以及你

諸人，同一鼻孔出氣、一舌根談論，人人頭頂是天、脚踏是地，熱則普天下熱、寒則普天下寒，平等具足，阿誰欠少？而欲起心動念、求理捨事、作二邊見，是豈智人所為也？雖然，只如父母未生前，這個指頭落在什麼處？此身敗壞後，這個指頭又何處有？未過關者也不得草草放過好。餘句不錄。

上堂。今朝又是十月半，不識流年暗裏換，脚跟下事未能明，只恐閻羅把飯算。欲透生死，除是鐵漢挺起脊莫收伊，咬定牙關誓與斷。大眾！要明這個，須看他從上榜樣。且道有何憑據？不見世尊初生時，便乃隻手指天、隻手指地，週行七步，目顧四方，乃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兄弟！是他大人分上具大氣岸，與眾不同。今日山僧分作三等相見：若上等的，向世尊未生前會得，猶較些子；中等的，向世尊當生之時便乃領得，亦是好漢；下等的，且把本參頓在面前，有日悟去也未知。餘句不錄。

上堂。今朝十月十七，錯認彌陀誕辰，若能將錯就錯，諸佛時時降生。豎拂子，召大眾，云：諸佛降生也，還會麼？會即便會，莫落意地，擬議思量，即已不是。擊禪床，云：還聞麼？聞即便聞，非是休分，直下領略，磕碎崑崙。大眾！若向山僧二轉語明得，則山僧辜負諸兄弟不少；若也不明，則諸兄弟辜負山僧也多。還有不辜負者麼？要得不辜負，須看他古德，始得現成受用也。昔華嚴隆從石門遊，後嗣廣慧，或問曰：和尚隨石門，為什麼却嗣廣慧？答曰：我聞他橛子詩，所以便肯。他曰：橛子詩若何？乞為我舉。答曰：我當時行脚到彼，和尚令我剃我頭時，擎橛子至，和尚曰：道者！我有橛子詩，你為我和。我曰：願聞。和尚曰：放下便安穩。我時深肯他，是以嗣他。大眾！祇個放下便安穩，三歲孩子也解得；及其至也，八十歲老人行不得。且道：作麼生是行得的時節？如有擔千百斤擔子，已經千萬里路，一念放下，其間無有用心，亦非計較，自然慶快平生。若是如今兄弟聞恁麼舉，便欲用心遏捺、怒眼撑睛，喚作放下，所謂將心用心，豈非大錯？兄弟！山僧不會說法，祇記得古人現成偈舉似也：撮得髻根牢便休，何須一日三梳頭？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下座。

上堂。朔風凜凜正隆冬，葉落園林露木容，凋盡繁柯真實在，何必殷勤問主翁？物理循復，枯必然榮，目下雖然窮徹骨，來年依舊笑春風。大眾，你們若作冬景會，許你具一隻眼；若作佛法會，打碎你頭，未快山僧意。且道何故如此？葢這一著子亘今亘古、非去非來，饒他四序循環，這個曾無變易，你諸人現前日用、現成具足，所以山僧不敢將個佛法二字穢你心田。你諸人還肯山僧恁麼舉揚麼？若也不肯，你須自看，要見利害在什麼處？為復山僧舉揚不當耶？為復你自己未會耶？若是山僧舉揚不當，諸方自有具眼者簡

點；若是你自己未會，必須微細勘驗始得。祇如這一著子，我今為甚麼不明？為是昏沉所奪耶？為是妄想所間耶？為是求玄覓玅而向外馳求耶？為是不信自己而別求成佛耶？如是等無量因緣，時時簡覺，簡到無可簡處，驀忽回頭便同本得，始知從前不曾移易一絲毫，祇是自迷也。昔者，靈雲和尚於深山中默究三十年，忽然大悟，乃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番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兄弟，將謂古人有多少奇特，原來無多子，祇說個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下座。

阿彌陀佛誕辰，上堂。淨土周沙界，云何獨指西？但能從此入，觸處是菩提。豎拂子，召大眾，云：見麼？阿彌陀佛在山僧拂子頭上示現降生也。於世自在王如來前發四十八種大願，一一願中必云：十方世界若有眾生聞我名號，乃至蠢動含靈不生我國，誓不成佛。繇是即於此拂子頭上示現成道，坐金剛寶華王座，放頂上肉髻光明，炤無邊佛剎極微塵數世界。復於光中現無數化佛及化菩薩，異口同音說不二圓滿修多羅，一一修多羅有無量差別，乃至或說四諦、或說十二因緣、或說六度萬行、或現神通、或入三昧，作如是等無量無邊佛事已，師喝一喝，云：被山僧一喝，渾如夢覺，直下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色空明暗事事仍舊。且道：阿彌陀佛在什麼處？莫是山僧誑唬人麼？莫是你自己不會麼？且莫草草，也要著些筋力，然後不被諸方所瞞。餘句不錄。

上堂。雲門舊公案，山僧重與斷，要識一千文，兩個五百貫。雖然，公案現成，也不得丟在無事甲裏。須知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有權、有實，有炤、有用，始得不負己宗。若不如是，盡是墮身死漢。還會麼？若也不會，山僧有個三玄三要句布施大眾去也。良久，云：玄沙謝三郎，元是釣魚漢。

天啟癸亥十月，眾請師開法於會稽雲門顯聖禪寺。上堂，拈香畢，乃云：放下貪嗔癡，露出本來事。修學戒定慧，埋沒天真佛。所以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老漢不會解說，還依古人說頌：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看他一經一頌，不曾加減半個字，極是現成。為甚麼不解？葢繇這一著子無你著力處、無你安排處、無你用功處、無你計較處，故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既不許思量，有甚麼不是？爾今諸方例云：定要坐禪用功，定要起疑參究。如斯等類，皆名顛倒，隨語生解，有甚麼了日？若是真正道流，不教你經典上留心、不教你昏散上著脚，但教冷氷氷地，一切是非、思量、恩愛、名利、攀緣一齊放下，亦不住定、亦不散亂、亦不厭凡、亦不忻聖，除了著衣喫飯、阿屎放尿，若加一毫伎倆，總名魔業。兄弟，老僧不甚解道，

但以小知見記得古人現成話，舉似大眾：若是上根之人，見鞭影便行；若是中下之根，直饒設盡山雲海月情，依然不會徒惆悵。下座。

上堂，舉拂子召大眾，云：會麼？阿彌陀佛在山僧拂子頭上現普覆法界身，放大光明網，發四十八種大願，舒金色兜羅綿手，接引眾生同歸淨土。重舉拂子，云：汝等還見麼？諒有眼的定見，不是盲的。雖然見則定見，但是普覆法界身未必是個拂子，若喚作拂子則不見矣。且道有何憑據？不見經云：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澄清四大海。且一毫兩目已佔許多世界，你諸人各各都在阿彌陀佛眼睛裏，阿彌陀佛普覆法界身穿入你諸人眼睛內，彼非縮大入小、此非張小含大，一人如是，多人亦然，重重涉入，小大該羅，此實法爾如是，非是強言。因甚麼拈來諸人面前皆云不會？喝一喝，云：爾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香爐、几案色色現前，且道阿彌陀佛在什麼處？良久，云：雪裏鷺鷥飛始見，柳藏鶯鵡語方知。

上堂。師纔就坐，忽聞鷄鳴，乃云：呀！金雞上座！先為汝等轉第一義諦根本法輪了也，更要討什麼消息？若也不會，重新再舉。揮一尺，云：這個是聲，有耳皆聞，定非聾漢。舉拂子，云：這個是色，有眼皆見，定非瞎漢。更無絲毫瞞昧。不見道：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便下座。

上堂。老儂不識元字脚，強出人前要說法，錯讀曾參作魯參，合堂大眾皆笑殺。這一笑，中有妙，若還悟得其中意，點破當頭這一竅。大眾！如何是這一竅？良久，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下座。

上堂。天際日出月沒，檻前山深水寒，光景分明說破，無有半字相瞞。大眾！常不輕菩薩來也。且道：向你諸人道個什麼？他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雖然巧妙，還未道盡。山僧則不然，改換一字，直言汝等皆已成佛。到此田地，當不因山僧鼓臭舌頭皮而便歡喜。何以故？是你諸人自己的歡喜甚麼？亦不因不得而生憂惱。何以故？曠劫不曾失却，憂惱甚麼？諸人若也不會，還有末後句舉似大眾。拈拄杖，云：徒見六龍爭鬬舞，豈知丹鳳入青霄？下座。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二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三

門人明凡　錄

吳興丁元公山陰祁駿佳　編

提語

提楞嚴經

把住也黃金失色，放開也瓦礫生光。釋迦老子無端被你諸人勘破，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却是饅頭。你諸兄弟若也不會，老僧禮你三拜；若也會得，我有三十棒領出門外自打。為甚如此？正令欲行明賞罰，龍蛇場內決輸贏。

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起拂子，云：雲門大師來也，還見麼？見即便見，不得回頭轉腦。揮一尺，云：還聞麼？聞即便聞，不得停思卜度。良久，云：會麼？若會，出來與老僧相見；若不會，則老僧當面瞞諸人去也。

正月又過今二月，衲衣下事猶未瞥，杜鵑忽向上林啼，一聲兩聲都漏泄。不漏泄，踏著秤鎚硬似銕，靈利衲僧不消老僧一揑。揑不揑，放一著，向第二門頭慢慢與你解說。

宿雨連綿落不休，途人若個不懷愁？老僧室內無閑慮，只看韶陽六不放。召大眾云：且道韶陽老人道個六不收的意落在甚麼處？莫是一六俱忘麼？莫是六合不收麼？莫是無事生事、閑言剩語麼？咄！且莫錯會好。須知玄關一路，千聖不傳，直須自己悟去，方始欺君不得。

昨夜雨霧烹，打倒蒲桃棚，諸行人力撐的撐，拄的拄，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召大眾云：此圓通訥和尚示眾語，當時咸謂其說平實頭禪，因此舉時大眾改觀，山僧效顰也。有一偈舉似大眾：昨夜雨乒乓，雷轟天地鳴，幸無虧心事，所以不喫驚。不敢望你改觀，只要應個時節。且道應時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未過驚蟄一聲雷，四十九日雪花飛，可憐蛇蟲窮性命，不知幾個受災危？佛手驢腳生緣，對眾舉猶未全，石女呵呵大笑，北斗却向南看。召大眾云：黃龍和尚在山僧拂子頭上坐。寶華王座喜動于顏，乃云：此三關語，老僧三十年勘驗學者未有可意，經今一千餘年無人舉著，你見個什麼敢爾相舉？山僧對云：只曉得頭頂是天，脚踏是地，日間三頓飯，夜來一覺眠，中間不曉得什麼。這老漢見我恁麼

抵對，懨懨而退。兄弟！還有分得失的麼？如有，不妨怜悧；如無，也不得放過。
今朝過了有明日，明朝又有明日在。自從曠劫被他瞞，直下頓明始痛快。不痛快，不可央庠作麼休，須怕閻王算飯債。
熏風時至解寒襟，滑滑山禽啼上林。好個圓通消息至，只是時人不解聽。
山僧不會說法，只好應個時節，無端抹過那頭，一切聖賢都殺。曾記得擎叉和尚無多言句，時中只持一條木叉道：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一日被人藏過，便以雙手托空，張口囫地。這老漢將謂多少奇特，元來離却叉子便伎倆已盡。山僧即不然，借得人一把拂子東拈西弄，今日已被討去了。遂豎起指云：幸有這個不從人借的甚是現成，而復人人有分，未證的證取去好。
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一年春計在此時，不論貧富貴賤，大家齊著力。召大眾云：且道著力句作麼生道？不見道：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步，金鎖網鞔鞔。還有竿頭進步、簾外翻身者也無？如無，且聽楞嚴經。
今朝二月十五，個個成佛作祖。釋迦老子唱言涅槃，一切人天以樂為苦。傍邊有個漢呵呵大笑。且道笑個什麼？
自地登空易，從空放下難。此中須著眼，莫作等閑看。已過關者掉臂便行，未過關者看看。
殺活縱奪，把住放行。威風岸岸，有必行之令；氣宇堂堂，有莫犯之威。或時呵佛罵祖，不怕天雷霹靂；或時較因論果，却懼閻羅大王。且道托膽的是？小心的是？有定當得的麼？如無，老僧定去也。戴角披毛扶正令，渾身泥水有誰知。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即五陰六入是有句，非五陰六入是無句。離此兩途，作麼生喚作五陰六入。
今朝二月十九，處處堤垂綠柳，春禽漏泄圓通，令人各各知有。召大眾云：觀世音菩薩遠辭普陀洛伽，來我拂子頭上示現降生，放大光明，炤耀天地。一處如是，一切處亦如是；一世界如是，一切世界亦如是。豎拂子云：還見麼？擊卓云：還聞麼？既見且聞，且道觀世音菩薩在甚麼處？良久，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提燈籠入山門來，移山門向佛殿裏。雲門恁麼道，奇特甚奇特，太煞費功夫。爭似我這裏將禪堂安在大殿上，喚作禪堂却是大殿，喚作大殿却是禪堂，可謂一舉兩得，極是現成。還有共相證明者麼？盡十方世界拈來只是個拂子，海神以萬斛真珠相配不起，古今未有一人酬價，獨有韶陽乾屎橛猶較些子，山僧另討便宜。只這個拂子從人借得的，若被討去，則光赤赤、圓陀陀，脫體無依，滿盤托

出，還有人酬價也無？如無，則賤貨自收去也。良久，云：運退黃金失色，時來瓦礫生光。
喚二作一，指七為八。手秉太阿，聖凡盡殺。却憶東村黃大姐，倒戴西村李公襪。無論貧富貴賤，見者聞者都笑殺。且道山僧今日解何宗？噫嘻噓，阿喇喇。
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眾生，度盡眾生出生死。召大眾云：要見聖王子麼？這拂子便是；要見真如靈覺麼？香鑪、燭臺是。且如拂子是借得的，香鑪、燭臺是常住的，既然物各有主，不可把他的認作自己。還識自己麼？山僧與你添些註脚：萬代金輪聖王子，夜半花猫趕老鼠，只遮真如靈覺是，曠劫至今不移此。菩提樹下度眾生，海庭泥牛睡正濃，度盡眾生出生死，赤脚趕過三千里。分付諸人切須珍重，逢人不得錯舉。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不信女媧氏，天缺煉石補。召大眾云：且道山僧今日登此寶座有何所補？良久云：舉意碎鐵鉢，無心射石虎。
正月二月又三月，一年四季佔一截。饒他暗裏流年換，惟有真心不生滅。大眾，正當生滅時，還有不生滅者麼？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啼花落碧巖前。
入荒田，不揀草，信手拈來，不值乾撇棄。召大眾，云：只如逢強即弱、遇賤即貴時又作麼生？良久，云：踏破銕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陽和布澤大地春，子規啼處是深林，聲聲勸道歸去好，不識渠儂何處人？召大眾云：你諸人曠劫來，主人公喚甚麼名字？
宿雨連綿奈若何？滿堂僧眾念摩訶，老天若肯生慈愍，撥散浮雲見大羅。召大眾云：且如紅日麗天時作麼生道？草木遂生花發笑，村庄是處唱堯歌。
雲居不會禪，洗脚上床眠，冬瓜直隴侗，瓠子曲彎彎，雖則奇特，太煞露鋒芒。山僧也敢效顰，輒呈一偈，非敢與古人鬪勝，祇要兩般一賽。散木不會禪，人說只要錢，喫飽白米飯，百事無可言。
工部陳靜臺居士至，師云：春光蕩漾春風和，堤柳開顏鳥唱歌，粉蝶翩翩過墻去，祖師心印事如何？召大眾，云：只如楞嚴會啟，龍象筵開，國士登臨，如何舉唱？昔日不忘親付囑，今朝猶向此中來。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召大眾云：只如阿難遭淫術而生慌怖，見勝相而即修行，且道這個是心不是心？若道是，何故如來咄云：此非汝心。若道不是，一切惟心虧？還有定當得的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墮。咄！

舉不顧，即差過。擬思量，何劫悟？雲門大師拈山門入佛殿裏即且置，還知移須彌納芥子中的，且道是甚麼人？
禹門三級桃花浪，神魚莫教遭點額，一躍直須萬丈高，自有風雲贈霹靂。召大眾云：且道透龍門句作麼生道？三級頓超逞奇特，一生方顯自英豪。
隨緣成辦事如何？赤脚波斯渡汨羅，三閭大夫施一問，直教石女眼懨懶。召大眾，云：且道問個甚麼？老僧眉毛長多少？
春風吹遍園林好，一夜殘紅落多少。真個光陰暗裏去，時人聞者皆懊惱。休懊惱，但聽子規無別語，聲聲勸道歸家好。且道家在什麼處？
湛然老精瞎禿倒挂三千年，何曾傾出一點墨。雖然如此，尋常無半個低錢要稱敵國富。路中拾得乾屎橛，對人說是返魂香。是這等討便宜漢，誰能如之。不似雲居羅漢披襟處，且做鞏縣茶瓶接嘴時。
綠滿園林翠欲流，子規啼血正綢繆，紙灰堆滿三千塚，哭到斜陽恨未休。召大眾云：為人一世，收成結果不過如是而已，何似大千世界為丘塚，去來生死總在裏許，直教長河為酥酪祭獻此人，他亦不受，且道是甚麼人？
召大眾，云：拂子昨夜作怪化作龍，吞却三千大千世界，許多六道四生都向什麼處安身立命？還知落處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前山頭鴉鳴，後山頭鵲噪。祇這是圓通，沉思即不妙。妙不妙，啞子喫黃連，有口不解道。
毗盧遮那佛，願力週沙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所以，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山河大地一齊說。如此，更教山僧說個什麼即得？良久，云：一般奇特處，料得少人知。
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打鼓普請看，漆桶都不會。雪峰老人眼界忒無人，爭似我這裏盡[齒*查]齖地，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乃至鶯啼鵲噪，色色了然，要個不會的也難得。
若論此事，三乘膽喪，十地魂驚。直饒等覺菩薩，見性如同羅月。召大眾云：且道衲僧有甚過人處，敢爾大言？不見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非常之旨，人焉廋哉？
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召大眾云：即如現前山明水綠、鵲噪鴉鳴，是分別不是分別？試斷看。
燈籠昨夜笑哈哈，云何露柱也懷胎？天明生個白頭子，至今遊蕩不歸來。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為誰栽？古人道處，雖則尖新，未似我遮裏明明舉似。大眾，且道作麼生是明明舉似？長長一個矮子，光下頷一個鬍嘴。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天下平，只是衲僧分上用不著。何也？不見道：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三十頸項紋生，定同顏子；五十子宮肉滿，難學商瞿。盡謂澄長老是個人天法師，原來是個設帳先生。只如五行具足，四大完全，則從汝說富說貴，說貧說賤。倘有無面目漢，且道是凡是聖？
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山僧舉揚的是第三句，拂子是第二句。作麼生是第一句？有人緇素得出，管取一念無生，前後際斷，自然超彼魔境。其或未然，且來聽楞嚴經。
恁麼也不得拈過一邊，不恁麼也不得放過一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且道作麼生？如有人定斷得出，管取五十種陰魔一念頓超。如未能得，且看作麼生分解？
諸佛不曾說法，汾陽略宣一字。不是紙墨文章，亦非維摩默地。汾陽太煞孤硬，只如山僧今日上堂對眾舉揚，還是維摩默地耶？且道還是紙墨文章耶？咄！都盧是個辯魔篇。
一念不生，挺露堂堂，直下頓了，非是不及。明歷歷，常的的，祇在當人日用中，要且日用收不得。大丈夫，應須目下自成褫，莫待當來問彌勒。大眾會麼？如或未會，但看石頭問六祖，教你只好尋思去。
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是衲僧本分；尋玄摘妙，依疏解經，乃座主家風。雖則頓漸成差，要且同歸一致。爾來宗教相攻，彼此矛盾者，是不達本也。所以山僧二邊一齊拈出，是耶？非耶？任他諸方卜度。

提思益經

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這不得，那不得，且道如何通個消息？良久，云：香從花裏來，水從石中出。
召大眾，云：雲門大師來也，向你諸人道什麼？但說拂子昨夜變作龍，吞却三千大千世界去也。你諸人向那裏存住？知麼？如或不知，山僧代他通個消息。良久，云：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
大眾見麼？釋迦牟尼佛在山僧拂子頭上，坐寶華座，轉大法輪，說光明種種名號力用。上根利智者，見則頓證自心，立地成佛。若是中下之根，莫謂山僧一例說夢好。
昨夜泥牛耕破月，波斯怒眼恨不徹，石人撫掌笑呵呵，木女愣惶淚成血。且道是何宗旨？我亦不識，只要拈來應個時節。且如應時節句作麼生道？熏風醉倒西湖客，莫把杭州作汴州。

陽和布滿上林春，艸色青青柳眼萌。要識本來真面目，東風徧意醉遊人。大眾！山僧舉來，只要作個山門標榜。若作佛法商量，三十棒打碎你頭，也怪他不得。
直下承當，猶名鈍滯。如何若何？堪作甚麼？若向山僧未出法堂，諸人未生一念時會得，略較些子。其或不然，且聽思益經。
儒者秉燭苦讀，田者帶雨耕鋤，雖則勞逸有異，要且同是功夫。只如沙門輩仗佛光明，不田而食，不蠶而衣，畢竟成得個什麼事？還知報恩句麼？良久，云：雨滋三草秀，是處唱堯歌。
春風淡蕩春氣和，擲柳黃鶯弄錦梭。造化織成何所用，不如靜念薩婆訶。大眾，若作世俗會，許你具一隻眼；若作佛法會，帶累老僧入地獄如箭。
老僧沒能奈，行動少自在，缺齒不關風，心直兼口快。昨夜撞倒須彌山，直得帝釋天尊龍床寶座去了半塊。大眾且道：山僧恁麼舉揚是何道理？良久，云：我亦不知是何道理，祇似三江人唱曲。
綽約桃花映水紅，靈雲繇此顯家風。年年一度常如此，何必從他問主翁。大眾，這是山僧直下舉來，祇要應個時節，你諸人莫作春意會好。
噫唏噓，阿喇喇，提不起這一著，放得下快活殺。昨夜觀世音菩薩化作夜叉，閻羅大王化作菩薩，且道何以如此？不見道：善人無惡心，惡人無善念。善惡不相到，祇如前後步。若向這裏會得，倜儻分明。如或未會，且聽下文分解。

眾宰官請提法華經

拈來無不是，用處莫生疑，昨夜泥牛鬬，踏殺老波斯。大眾！眾中還有證明者也無？如無，且聽山僧講弘傳序。
海底泥牛含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簡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噫！古人奇特甚奇特，只是太顢頇生，爭似我這裏直截無可瞞昧，諸人還樂聞麼？良久，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
一光東炤，智境全彰；半句未吐，真心斯在。釋迦老子竭力提持，祇得一半；若要完全，直得南山起雲，北山下雨，石女懷胎，木人撫掌。略較些子，眾中還有會得的麼？良久，云：會得的，端坐念實相；若也未會，聽老僧下文分解。
老儂不識字，錯讀已已巳。去問大大人，答道彌是禰。且道識字的是，不識字的是？良久云：若是獅子，終不逐塊。
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老僧胡亂且拈來，上一橫，下兩直，任君持去問達磨，達磨只好道不識。何以故？止止不須說，

我法妙難思。
光非炤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豎起拂子，云：大眾看看！老僧拂子放眉間白毫相光，十方各炤萬八千土，具大神通，有大利害。你等諸人舉眼則瞎却汝眼，若欲側耳塞却汝耳，若欲起念則觸碎汝心，直欲眼不得而見、耳不得而聞、心不得而念。正當恁麼時，老僧與你通個消息。良久，云：黃鶯上樹一枝金，白鷺下田千點雪。
對一說，倒一說，拂子大轉廣長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超度百億須彌日月，直得塵說剎說無間歇，山河大地一時說，甚至釋迦老子種種譬喻，種種因緣，無數方便，廣演言教，未得這個老漢一截。大眾，且道這漢有甚長處，敢爾如是大口？只為他說法，不容思量分別。
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境一如。眾中還有知時識節者麼？若無，不得艸艸放過，大家時中簡點看。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豎起拂子，云：看！看！這個是方便。撫尺一下，云：這個也是方便。何以故？不見古人道：向聲色裏透過，始是實際。只如離却方便，作麼通個消息？良久，云：不因柳毅通消息，怎得家音到洞庭？
一拽石，二挨磨，日用云：為莫蹉過。玄沙本是謝三郎，休向前村覓李大。大眾！如何是不蹉過的事？良久，云：只見六龍爭鬬舞，豈知丹鳳入青霄？
春夏秋冬迭相遷，個中真實不堪言。若教悟得空王旨，頓足槌胸叫阿天。大眾，眾中還有悟得空王旨者也無？若無，老僧與你說破。良久，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到百花香，黃鶯啼柳上。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何以故？爭奈冬行春令。老僧今日拈來，也改頭換面作一偈：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冬至朔風寒，獸鑪添白炭。不敢與古人鬬巧，也只好應個時節。
秋老園林盡蕭索，朔風何似偏獰惡？爛紅吹盡樹頭空，這個繇來不凋落。都道枯不如榮，豈知法華會上恰用得著。何以故？不見道：此眾無枝葉，惟有諸貞實。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若知出要，當下心息。絕承當處，無煩氣力。老僧說破，任汝自擇。
須知火宅內，總是長者兒，逐愛隨憎嫉，所以自成癡。豎拂子，云：還會麼？若也會得，饒他羊車、鹿車、大牛之車，都是閑家具。
癡子漫奔波，臺山即土坡。文殊祇這是，何處覓彌陀。古人太殺慈悲，分明道了也。若也會得，更復何圖。所以道，但向家中自合

轍，何愁門外不通車。
西風正威惡，萬籟俱蕭索，枝葉盡凋零，露出這一著。大眾！且道那個是這一著？良久，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一不得放過，二不得住著，三要著眼睛，四要知下落。若肯一念回光，超然便出火宅。咄！如識得這個咄字，管教十方剎海冷沉沉，一切聖賢如電拂。
門外玲瑯子，何意事閑遊。家財無可付，長者日添愁。噫！爭似酒樓聽歌妓，你若無心我也休。
要識長者子，玲瑯路上徒，甘為傭作客，志氣一心無。噫！大丈夫漢，頂天立地，何不直下承當，也省許多心力？
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眾生，度盡眾生出生死。般若又道：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一佛一祖，兩般拈出，未免肴訛。山僧特與他和會，秋深山露骨，天冷水交清，覿面無回避。噫！他是何人？我是何人？
殺盡始安居。護生須是殺盡，大地拈來無有不是藥，無論心病、身病，服者、見者，斷盡命根十有七八。且道何以如此？良久，云：題目分明。
知病不知藥，羣生俱夭死。知藥不知病，神醫無治理。藥病兩皆除，可達無生旨。大眾，且道作麼生是無生旨？良久，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所以善人無惡心，惡人無善眼。只如藤蛇入口，鄧通以之餓死；香山還帶，裴度位致三公。且道還是授記使然，還是因果致得？未證據的分別看。
西風何太惡，園林盡蕭索。非但江湖客商受禁持，吹得室內禪師也七零八落。雖然恁的無情，也有為人好處。大眾且道，如何是為人的好處？不見道，此眾無枝葉，惟有諸貞實。
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直得圓陀陀、光爍爍、展轆轤、活潑潑，喚作大通智勝得麼？良久，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內外絕行蹤，通身無影像。閫內不聞名，深宮不標嫡。未會者，參大通智勝去。
有向無中得，無向有中求。要識其中意，韶陽六不收。聲和自然響順，形直必也影端。什麼成佛不成佛，授記不授記，都是閑話柄。古人道：拾得一文錢，買個饊饠喫，當下不肚饑。
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從他授記來？此是張天覺一夜不眠，渾如夢醒，當場掇出，堪於人天眾前作個標榜。且道作麼是標榜？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未是性燥漢。直得棒如雨點，喝似雷奔，始有參學分。大眾且道：如何是參學的句？良久，云：若知燈是火，拍手哭蒼天。
寂寂直言寂寂，惺惺真是惺惺。泥牛空裏翻筋斗，木女崖前也喫驚。且道是何宗旨？我亦不識是何宗旨，祇是安樂行。
不懼子湖狗，好顛曹山酒。撞著劉鐵磨，顛倒兩頭走。若向這裏會得，可與論安樂行。
從天降下貧窮，從地湧出富貴。中間有個漢，無國土可居，無世界可立，還是貧窮耶？富貴耶？看看！
不了於自心，云何知正道？彼繇顛倒慧，增長一切惡。大眾！且道如何是自心？未會的，且聽壽量品。
未達法惟心，起種種分別；達法惟心已，分別即不生。只如此經分因別果，較量功德，且道是分別不是分別？請論量看。
一念信解，價勝七珍；須臾受持，功超沙劫。云何得恁麼尊貴也？豈不見勇士迷之而轉悶，龍女獻之而成佛？
連朝宿雨漓披，途人無不攢眉。老僧無別剩語，畏寒更欲添衣。大眾！若會玄中的，須明上上機。
毛端現剎，塵轉法輪，芥內須彌，粟藏世界，冷眼看來，未是本分事。且道如何是本分事？良久，云：惟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
含珠報德，按劍者自癡；抱璞呈君，刖足者不智。眾中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不得辜負常不輕菩薩。
拂子。昨夜逞神通，毫光直透三千界，其間鐵圍大海諸佛眾生共轉法輪、各證解脫，天明起來都是一場大夢，且道是何境界？良久，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老僧室內猶嫌冷，路上行人奈若何？莫道釋門多澹泊，須知檀信受奔波。眾中還有知恩報恩者也無？良久，云：挺起脊梁休放過，靜中須念薩婆訶。
貪嗔煩惱病，定慧力解脫，二者正相等，拈來都是藥。無論心病、身病、二乘病，服者、嗅者皆安樂，只恐不解忌口。大眾，且道如何是解忌口？良久，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洪音大轉，沙界同聞。一語發揮，羣生了解。既然如此，新羅不打皷，此間不上堂，又作麼生？
金風似箭，撲頭撲面。好個圓通，時人不薦。且道薦後如何？直如急水打毛毬，著眼看時尋不見。
老僧畏寒懶向火，衲被懞頭背風坐。曝日開懷摸個虱，私謂宰相不如我。雖然恁地，風光也要挨過五九四十五。大眾，且道四十五日後如何？東風齊至蟄草萌，陽和運轉大地春。

性本具足，聖凡無差，一念回光，便同本得。眾中還知一捨邪心即登正覺者，且道是什麼人？
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收來太促，放去較賒。若向個中明解得，何須門外覓三車。
撒幔天羅網，布遍地葛藤，收羅四海英豪，接引諸方作者。冷眼看來，是大不得已作死馬醫，爭似如今揭却羅網，收起葛藤，使有目皆見，有耳皆聞，更無藏躲處。諸人還知麼？若不知，且聽第二場。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三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四

門人明凡　錄

吳興丁元公山陰祁駿佳　編

小參

冬至，小參。夏至至日短，冬至至日長，否極還泰來，陰消復陽長。大眾！此天地自然之化，情與無情莫能逃其一齊之令，所以道：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事、古今物理。今年冬至也十二個時辰、去年冬至也十二個時辰、前年冬至也十二個時辰，如是乃至窮盡過去劫，也只有十二個時辰增一毫不得；復窮來年冬至也十二個時辰來、來年冬至也十二個時辰，如是乃至未來無數劫，也只有十二個時辰減一毫不得。兄弟！汝等與他古人差別在什麼處？各各不自成褫，而欲好肉挖瘡、起模打樣，殊不知動念便差了也。我大覺老人於悟道時便云：奇哉！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繇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繇是以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著，無別有旨。人根鈍滯，將謂有著可離，石霜大師又與打破道：一念萬年去、寒灰槁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罏去。這等說話雖則作死馬醫，依而行之，大有好處在。餘句不錄。小參。雲門大師來也，道什麼？他道：拄杖子化龍，吞却三千大千世界。你諸人向什麼處蹲坐？雲門老人忒煞無情，直下教人無立地處。山僧拄杖子即不然，坐便倚壁，行便扶持，亦不變作龍，亦不吞三千大千世界。你諸人坐立儼然，且道向甚麼處著眼？還會麼？若也不會，更與你添些註脚。只這拄杖子，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不得轉機，不得著語。正當恁麼時，且道作麼通個消息？為復奪却拋向地下得麼？為復折作兩橛得麼？為復豎一拳喝一聲得麼？為復禮三拜拂袖東行西行得麼？若如此弄閑伎倆，被拄杖子收却了也。所謂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大眾！這個諸方為之舉話，你諸兄弟進堂半期，諒必知其落處，定不為拄杖子瞞却。若也不知，也須著些精彩，不可今日明日只麼度時，以當平生行脚。須知光陰易度，歲月難留，恍惚之間便成蹉過。禪和家用工夫大似行路，一日一日要知程途。若也不知，將何所教於後人也？兄弟！你們時中應自簡覺，我自進堂已來，昏沉得漸輕，不妄想得泯絕，不用功覺得力，不見地覺明白，不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若不得恁麼地，大丈夫何得自欺？因山僧舉：從今日為始，既往不咎，以後決不可如此差過，決定要知落處。誠有

如是決志，有如是猛烈，可謂彼此不相辜負。如不相悉，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度殘年。
小參。烟雨盜將山色去，溪風送得水聲來，本來法法皆如此，莫教心識強安排。兄弟！眾中若作境會，許你具一隻眼；若作佛法會，打碎你頭。何故如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雖然如此，要了世法，向佛法中會；要了佛法，向世法中辯。蓋佛法、世法，文字詮表有二，其實性則無二也，無二之性即是佛性。苟悟如是佛性，則古今人事、古今佛理、古今世界、古今日月曾不教你起心動念，然後得也。近有不識方便者，疑欲驅昏敵散、遣妄求真，或取靜功、學死灰禪、看話頭、覓義解，取捨既經於心，是非定干於念，可謂唐喪光陰，於理何益？珍重。
小參。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大眾！既非耳目所到，何有是非逆順之可得也？然則雖非目前，要在目前以驗其實。經中所謂：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何為非道？即目前一切逆順中[打-丁+聿]身而過，無障無礙。是故提婆達多是佛積劫惡友，而云：我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疾得阿耨菩提，乃至證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又云：一切眾生聞提婆達多品，受持讀誦，不復墮於三惡道也。如此則豈非觀逆成順，繇非道而通達佛道耶？而今多見兄弟發心坐禪，因師友警策昏沉，勃然動其嗔心，以致諍論，似不如無情之木頭也。何則？木頭者，為良匠多方彈削，始成梁棟。如彼木頭忽作嗔云：我在山中，大塊載我，雨露滋我，何等自在？爾無端取我回來，多方薄我。如是則非惟不能成器，抑且為怪物矣。故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友。假如衣冠不正者，即路人亦須相勸，何況僧稱和合？和合則無諍論。既已結制坐禪，則和中最和者同結其心，共期出於生死，彼得即如我得，我失即如彼失，欲不使一人警策，可乎？不可乎？
徑山小參：坐禪已一月，那事曾未徹？不肯自承當，從教眼出血。且道何故如此？不見道：佛為你不得，天為你不得，人為你不得，父母為你不得，師友為你不得，必須自己解作活計乃得。有等兄弟見恁麼理論，便不信有妙悟，不肯做功夫，向冊子上學些現成話，湊合幾轉語，以當自己平生事，豈不云大錯也？何也？古人等閒出一語句，擲地作金聲，透過一切聲色關竅，一切文字義理皆洞根源，不為障礙，七通八達，羅籠不住了也。你這一轉語果得恁麼地相應麼？於生死中真得解脫麼？若也未得，且不可掠虛，須要老實做功夫始得。又有一等兄弟更作種種計較，乃云：必須做靜功，靜功做不去。乃云：動亦何嘗不是？或云：念佛自然心靜。或云：念佛巔頂，不若參禪簡點昏妄根源，根源披露，自然昏妄自除。或云：參禪儱侗，不若看教有文字可則，有義理可憑，豈彼無義味話

頭而能自了？或云：教惟文字互立互破，曾無實義，若不參禪了悟自心，終不濟事。作如是等種種計較，可謂徒喪光陰，於理何益？徑山不會譚禪，祇可點病。是病非病，諸兄弟各自知時，若還點著痛處，各各自求對治；若也無病，切勿好肉挖瘡。珍重！

小參。秋雨足，年穀熟，處處唱堯歌，人人咸鼓腹。大眾！只如太平無象，八表歸降，直得銷兵器為農器、改旌旗為酒旗，不動干戈而坐見勝負者，且道是什麼人曾恁麼來？昔者，鼓山赴閩王請，雪峰云：雪峰門下好一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孚上座云：不然，待某甲勘過始得。乃自趕至中途，問云：師兄向什麼處去？答曰：九重城裏去。問曰：忽然三軍圍繞時如何？答曰：他家自有通霄路。曰：恁麼則離宮失殿也。答曰：何處不稱尊？孚即拂袖便回，舉似雪峰，峰云：他有語在。孚云：這老凍儂猶有鄉情在。峰便休去。這公案諸方少有定斷，徑山不惜眉毛為你諸人作口業去也。一人死中得活，好手手中呈好手；一人半路抽身，得便宜處失便宜。雪峰道：好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裏去也。不知早是拋鈎攔釣。孚云：待某甲勘過始得。豈知盲龜跛鱉已納敗闕了也。回來舉似，大如把髻投衙。峰云：他有語在，須知也不是好心。孚云：老凍儂猶有鄉情在，祇識貪前，不覺錯後。他也未必要顯勝負，只為圓成前話，豈知家賊難防？所以祇似個赤土塗牛奶，是伊雪老無齒大蟲，傷人不知痛，所以便休去。若是龐公，少這一句不得。大眾！徑山恁麼批判，你諸兄弟還肯麼？若是久參上士，是伊定知雪峰做賊處；若是新學初機，切不得一向在他三人分上著脚，直須自己打開胸襟，方始知他落處。今日徑山不會譚禪，一向依門傍戶布滿地葛藤，我今還以古人現成偈句舉似。良久，云：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

小參。俱胝和尚一指禪，三十年來用不殘，冷眼看來猶未是，後人不可被顢頇。大眾！諸方盡傳俱胝和尚初住山持呪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事，不如棄菴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菴，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惟舉一指，別無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子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子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大眾！這一著子若在指

頭上，為什麼童子斷去指頭纔悟？若不在指頭上，為什麼和尚豎一指更無別語？你們若能真實悟去，則知山僧所云不可被顢頇，非為故抑也。餘句不錄。

為刑部陸西源對靈小參。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大眾！且道般若有什麼奇特，得恁麼猛利？不見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且道如是作麼生觀？所以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是知一切色聲到般若分上都用不著，故曰：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且道有什麼憑據？不見世尊敷座而坐，未嘗開口說個元字脚，而空生便云：希有，世尊！古人所謂：待他開口，成得個甚麼？只這個讚歎處，便見他父子共秉金剛王寶劍當頭一揮，直下無你用心處、無你思惟處、無你分別處、無你計較處，囫圇無一些縫隙可得，天魔外道欲何為耶？空生見此奇特，一切無敢近傍，而未審如來以何為護念？以何為付囑？後世發菩提心者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而世尊無他辭，但曰：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如水注水，似空合空，一部般若六百卷，不消如是二字已週足了也。昔者，空生於巖中打坐，釋梵散花，問曰：散花者誰？答曰：天。曰：何以散花？答曰：尊者善說般若，故我散花。曰：我無言語，何為善說？答曰：尊者無說，我等無聽，惟無說無聽，是名真說般若。噫！帝釋大似以贓枉誣，而不知空生反受其益。既親從此中來，見世尊默然，便云希有，所謂曾為浪子偏憐客。大凡處世有所作為者，未有不本過去曾向個中來者矣。茲者吏部尚書五臺陸公受佛付囑，秉護法心，現宰官相，遊娑婆界。所以嘗聞往阿育禮舍利，而舍利放光若五車輪，故浙西東一帶佛法莫有不蒙其力者。其子刑部西源居士克肖乃父，稟性仁慈，為人心切，日持金剛，一生不易，敢於有為，惟善是從，所以朝野莫不稱其為善人也。若非真正克家之子，安能不違乃父所教如是切耶？茲者捐館以來已及一年，乃弟季君請山僧對靈敷揚法旨，山僧自愧無能，且將就依經傍教引一二句，用赴所懷。經云：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善男子！空實無花，病者妄執。世人聞此，莫不驚疑，未能即信。惟我西源居士即今四大分離，六根不有，於大寂定中親證這個境界，回顧舊日所為，一一不然，還肯麼？若能自肯，便乃優游亦華藏世界，出入於寂滅場中，見聞覺知，旃檀林裏見如來；俯仰折旋，菡萏花中瞻聖像。仰煩大眾念彌陀經，送他一程。

為太守楊五參夫人吳氏對靈小參。一念普觀無量劫，非去非來亦非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大眾！此是華嚴經三天偈文。蓋此經頓彰法界，圓演妙性，直下無生死可出，無涅槃可證，

無聖凡可分，無輪迴可免。性真如是，非為強言。若能契旨，生不足忻。何以故？生如寄故。死不足畏。何以故？死如歸故。今人不了忻生畏死，是不知生死也。有一等強作主宰，便云死不足畏。此又不然。是他聖賢了達無生無死的道理，乃可如是。今人於一毫利害便覺觸心，可不畏乎？茲者五參居士特為貴楊夫人吳氏，五七之辰請山僧對靈說法。山僧自揣道非真悟，學失師宗，於人天眾前說個甚麼即得？雖然，法本無法，遇緣即起。山僧據古驗今，略為較量。昔者舍利弗問天女曰：汝何不轉女身？天女答曰：我十二年來求女身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於是天女以神力化舍利弗為女身，自己化為舍利弗，問曰：汝何不轉女身？答曰：我亦不知當何所轉。是知佛性無差，見處有異。譬如黎園，本一男子以女飾裝之，而見者聞者咸謂女人；本一女人以男人衣服飾之，而見者聞者咸謂男人。一身無異，衣服成差，肉眼好瞞，聖心非昧。若能這裏著眼，男也女也、生也死也，真如幻影。未能如此，聖人有現量，凡夫可比知。何謂比知？即如吳夫人在世之日，也有恩愛、也有是非，廣大家財、眾多眷屬，件件是放不下、捨不得的。到爾今來，恩愛割斷、家財不顧、眷屬相拋，單單有個色身尚不相保，除此之外更有何物而不修省？大凡死者為生人之鑑，生人當趁此色力強健，將彼比我。彼既拋之，我此四大為同金剛常住不朽耶？為復變壞不常耶？若復變壞不常，急須猛省，萬緣放下，只將生從何來、死向何處，頓在目前。日也如是參、夜也如是參，參來參去，一念妙悟，則知楊夫人不曾死、我等不曾生，出出沒沒，同在太虛空中，如大圓鏡炤了萬有，都如夢幻也。山僧更有末後句舉似大眾：鴛鴦夢斷錦床空，四大分時却好會。若能於此發明心，便見彌陀親授記。

夜參

夜參，舉拂子，云：會麼？不見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當初謬向途中覓，今日方知火裏氷。大眾！要知萬象之中獨露的身麼？若也未知，山僧與你說個譬喻：譬如剝笋，剝一層又一層，剝至無可剝處，可為獨露。得麼？經云：如是八種諸變化相，各有所還。汝見八種見精明元，當欲誰還？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即如剝笋，諸可剝者，自然非肉；不可剝者，非肉而何？似則也似，是則未是，祇可信他一半，那一半是眾人自家分上，比也比不著、喻也喻不及。經云：是法無比，離對待故。自家體究始得。山僧以慈悲故，有落艸談，權引佛祖言教與你商量。若諸方具眼者聞此，必惡心嘔吐，真正參學人決定不向這

裏死，却須是向上人參向上事。不見石鞏和尚初為獵人，路經馬祖菴過，問祖曰：和尚見鹿過去麼？祖曰：汝是什麼人？曰：獵人。祖曰：既是獵人，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多少？曰：一箭射一個。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多少？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都是性命，何必一箭便射他一羣？祖曰：汝既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得無下手處。祖曰：此子曠劫無明從此斷盡。大眾！這個獵人看他本不參禪、亦不念佛，初不做工夫、亦不看話頭，一聞恁麼舉便云無下手處，這豈不是直截的樣子？若這裏搆不及，且將個本參話頭左看、右看，一看看破，與古人契合也未知。無事，珍重！

夜參。長沙老虎咬殺紫湖狗，臨濟饅頭可配曹山酒，古人各各顯家風，不意聞者皆奔走。休奔走，這裏雖則難領，却也省力，若能擔荷，管取與古人把手踏碎毗盧頂[寧*頁]；其或未然，且胡亂說些家風。大眾！進堂一月有餘，於中或得或失、或進或退，當自知分齊，不可央央庠庠，只麼度時便當參禪也。兄弟！既到這裏，須生難遭想、難遇想，此事在上古雖則為難，尚可云易。何也？彼時叢林多、知識多、同心兄弟亦多，所以動輒是一千五百，這邊參請、那邊求問，時中商量浩浩地，頗有發明，亦云間世有者。今則不然，予走徧天下叢林，所見知識也多，其間上等教人念佛求生西方，其次聽經學嘴頭，其次誦經作福，這一著子罕有提持者。間有提持，不過商量古人舊公案，去古轉遠，可謂自救不了。古人所棄，今時喚作極則事，為可惜者也。即如越中冬間坐禪頗多，要真正悟明，我三十年來未見一人做首座的，不過辦幾堂齋持念佛，喚作話頭不語，抵作口實，無甚開示。學人進堂並不請問，如小豬撞乳相似，撞過一冬喚作坐禪，遮個都是薄福事，有甚利益？兄弟！我忖己德不當弄鬼眼睛，但惜佛法滅在此時，故不懼地獄呈此笑具，眾中還有問話的麼？

夜參。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此古所謂料揀語，似有句，祇是兩種，所謂藥病。今人不善方便，莫有不中其病者，不知向背猶且可知，而故犯堅執不捨，乃云：豈有二心？然則惟聖與凡無可分別矣。殊不知亂想乃狂、無記乃愚，總是無明別號也。諸佛破無明故出生死，凡夫著無明故受輪迴，可不辯乎？今時有等稱悟道者，纔上單做不得主了，祇這昏沉尚做不得主，臨命終時這個大昏沉如何作主？既做不得主，你所言悟道者豈不自誤也？大凡做功夫自己不能，所以入禪堂結大眾併力排遣，默默分付昏沉哥哥：你且暫退人面前，讓我些他日出堂來與你敘舊情也。此是第一等識廉耻的好漢子。復有一等不懼大眾見笑、不欲與他惡識，無論坐時臥時，常在一處斯須不離，欲望悟道其可得哉？

若是皮下有血的漢，見山僧恁麼舉，便冷地裏自己簡點、痛處猛著精彩，把個話頭一提提起，直下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驀忽醒去也未可知。不爾，則休得暗箭傷人，背地念大悲呪好。

夜參。安思危，樂思苦，此古人之至言，所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爾。今兄弟家共住此一會，實非小緣。此事在古猶難，不悟且置，即如大悟之後，尚依叢林三二十年。今時人纔出家，便住小院，或守山坐關，或住菴堂廟宇，規矩有所不聞，道業曾不之辦，縱自在貪饕，干名覓利，光陰暗去，曾不知覺？無常卒來，曾何得知？除有智慧之人密密觀察，念念提持，始不為其所瞞，此外更無出得者。兄弟！我輩學道，多為衣食所忙，不能成辦。今此雲門雖非大廈，頗可容身，雖無美供，粥飯麤足，正好猛利修行。夏間酷熱，首座規矩稍縱，你等自宜簡點，不可依例度時，當如父子上山，各自努力，以求決了。若只恁麼度時，竊恐臨命終時，眼光落地，無可把柄，終是一端大患也。故余謂安思危，樂思苦，正今日之要語矣。

夜參。喫一交，長一智，經一事，識一敝。世間事尚且如此，豈有坐禪不知分齊耶？譬如行路，出門一步要知一步境界，出門十里要知十里境界，如是乃至百里千里亦復如是。兄弟家進堂已經三日了，其間還有識進退好惡的麼？不可儱侗度時，虛閑歲月有甚麼益？大抵修行人最初要知所擇，以佛性乃無為之法，用有為身心湊泊其事，大似方木投於圓竅，轉見其乖矣。必須外絕攀緣，所謂名利好惡、是非得失一切斬斷；內泯心識，直使如虛空寬廓，無一物可寄，放教閑閑地如有氣死人相似，或可當其少分。若也心標二境，發心坐禪早是差了，何況更要驅昏敵散、取是捨非、離動求靜，欲返無為之鄉不亦難乎？故祖師云：非是相爭，是為心病。兄弟家於中還有識利害的麼？有則出來說個明白。

夜參。道遠乎哉？觸物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所以古人道：開口成雙橛，揚眉落二三。舉心爭萬里，動念隔千山。兄弟為什麼此事這樣難為人？蓋這一著子在人本分上親切得緊，所以動念便乖也。不見瑞巖問巖頭云：如何是本常理？答曰：動也。曰：動時如何？答曰：不是本常理。巖繇是豁然大悟。後每自喚自應云：主人公，噯！惺惺著，以後莫被人瞞。諾！諸方謂其弄精魂。以東塔長老即不然，祇這個瞞字有許多喫緊為人處，盡大地莫有逃得。兄弟還知麼？若也不知，山僧為你們說破。所謂一切聲色是瞞人處、一切語言是瞞人處、一切文字是瞞人處，如是乃至世間一切是非物欲、利名恩愛總是被瞞處。而我出家之徒既已跳出，復有生死可出、涅槃可證，如是乃至神通三昧、禪定解脫、光明相好，凡有名相礙於胷中總被其瞞也。直得灑落落

地、虛廓廓地無一物挂於胷中，然後時節因緣到來，一念發明、疑情頓斷，始不受其瞞也。兄弟還有問話者出來。眾無出者，師曰：如此則你等都是佛，長老瞞不得也。下座。

夜參。秋老園林全體露，朔風猶與贈寒威，頻添榾柮團圞坐，黃獨權將糞火煨。食既足，不愁衣，心不負人樂有餘，寒涕交頤君莫笑，詔書何必苦相催。大眾！山僧不會談禪，且說篇鷓鴣辭為供養也。若是本分禪流，且學他上流。如懶贊和尚住南嶽，唐太宗欽其名，遣中使入山請之，詔書三宣始起，撥糞火捉煨芋，寒涕交頤，曾不之顧。天使笑曰：請和尚拭寒涕。贊曰：那有功夫與俗人拭涕耶？使舉似，帝益加欽敬。兄弟！他古人不說什麼坐功參禪，而日用中事事合道爾。今兄弟誠有這等操略、有這等履踐，可謂不動干戈而坐致太平也。

夜參。曹山白酒紫湖狗，臨濟饅頭趙州茶，自來門風各各別，會而歸之總一家。大眾！既是各別，為什麼又云一家？眾中還有具通方眼、分緇素、辨得失的，出來商量看。僧問：古人道：離心意識參。只如心意識作麼生離？師曰：把將心意識來，我為汝離。曰：不知。師曰：要離作麼？僧問：文殊出女子定不得，網明出得，未審文殊過在甚麼處？師曰：文殊且置，即如網明，還出得也未？僧無語，師抽身入方丈。

夜參。大眾！急須會取好，莫教山僧開口。若開口後，便奔流度仞，遏捺不住了也。所以，古人道：開口神氣散，舌動是非生。若未開口已前，這一著子在你諸人分上甚是省力、甚是現成，你等還肯麼？若肯，出來商量看。

燃塔燈，夜參。是燈不自炤，非燈不炤他，是非都去了，皎潔永無差。大眾，此人人頂門上這一著子大事，輝今耀古，無欠無餘，本來現成的，為甚麼都云不會？爭似性泉等一班居士，各出己資，共轉大用，來此福城寺燃點塔燈，直得巍巍乎若須彌之峙大海，煌煌然若火樹之開鰲山。自一燈而至千萬燈，燈燈無盡，與星斗奪其光輝；從一級而至六七級，級級騰空，與太虛為其伴侶。此不礙彼，彼不礙此，復能周遍互融，彼即是此，此即是彼，故得重重無盡，孤明朗炤。毋論人類、鬼類、地獄類、畜生類，一念便超諸佛地，爍破昏衢；不管事障、理障、所知障、煩惱障，剎那消入妙菩提。如斯勝利，讚莫能窮，簡點將來，猶是莊嚴邊事。若論人人本分上又且不然，這一著子非明非暗、非色非空，實謂千日不足並其耀，萬聖不能掩其輝，亘古亘今，曾無間然。苟能一念知歸，便同三世諸佛，較前功德，百分、千分、萬億分、百千萬億分，算數譬喻皆所不及。汝等兄弟還肯承當麼？若也不肯，山僧引咎自歸也。良久，云：祇這無明種，高明朗太虛。

夜參。吾心似秋月，圓滿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噫！大小寒山徒為文殊後，身口門窄說不出。老朽又且不然，吾心似秋月，圓滿光皎潔，無物堪比倫，雲門已漏泄。大眾！且道雲門大師作麼漏泄？良久，云：胡餅也不記得。

夜參。未明出世，潑天豪富總虛花；若了自心，赤骨貧窮也快樂。大丈夫，須猛煎，割世網，斷狂業，急省取，牢把捉，胷中蕩蕩地，時內惺惺著，見聞與覺知，及早尋下落，天堂與地獄，皆是自心作，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

夜參。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所以奄提遮女問文殊師利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什麼却被生之所縛？答曰：其力未充。昔者，進山主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什麼却為生之所縛？答曰：笋畢竟成竹，爾今作篾使得麼？進曰：將謂你是個人，見解如此。修曰：某甲祇如此，老兄又如何？進曰：此是監院房，彼是厨庫房。修不肯，問地藏，藏答曰：此是知事房，彼是常住房。二人禮謝大眾。修山主參得文殊禪，不依經，不離經，如同一模脫出，為什麼地藏父子不肯他？須知祖師門下別有長處。眾中還有人道得，出來伸氣；如無，老漢自道去也。良久，云：壺中有世界，別是一乾坤。

夜參。學道無他術，只要心真實。遠離虛妄緣，與佛為等匹。若也指東不著西，喚南却作北。如此修行者，云何免地獄。諸佛與菩薩，捫心常痛哭。呼喚不回頭，悵然摩胸腹。若得一個肯，千足與萬足。

夜參。千兵易得，一將難求，斬將破關，立地封侯。立地封侯即不問，還有斬將破關者麼？若有，絲毫瞞你不得；若無，不妨瞞你諸人去也。今日維那頻請老朽上堂，我道不上堂即上堂義。何以故？若待老漢登曲彔木床，鼓兩片唇皮，弄鬼眼睛，成得什麼邊事？所以古人道：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顧鑑噸呻，曲為中下。今日有僧舉：黃侍郎問雲棲大師：昨夜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雲棲云：猫兒突出時如何？黃無語。雲棲自代云：走却法師，留下講案。我聞堂中有僧著語云：拄杖頭上灰厚一寸。是何言歟？未審這一轉語點黃侍郎、點雲棲耶？凡所發言，須與公案合轍，豈可儱侗？若問山僧即不然，猫兒突出時如何？直向他道：這畜生！老僧不識佛法，但為諸方點病而已。

普說

佛涅槃日普說。今朝二月十五，處處敲鑼擊鼓，報道釋迦如來今日涅槃。一切人天以樂為苦，何故如此？不見經云：如來證涅槃，永

斷於生死。若能志心聽，常得無量樂。且道作麼始得？古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所以異眾生者，洞知生死根元，無生死可斷，故稱永斷。眾生所以異於佛者，為生死所轉，枉受輪迴，是以六道全不知有生死可出。二乘執有生死可出、有涅槃可證，於無取捨中妄興取捨，為佛所訶。惟有諸佛，生死、涅槃平等勘破，是稱世尊無與等者。噫！大丈夫漢，這一坐具地，阿誰無分讓他？古人不見世尊初生，便乃指天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兄弟將個惟我獨尊貼在額角上看看，還推得到世尊分上麼？雖然，也不得草草。即如如來捨王宮，往雪嶺，修行苦行，豈不為垂範後昆耶？不知今時兄弟一出家來，不行一日行，不看一句經，不見一個知識，不參一日禪，不用一時工夫，便乃現成受用，自稱悟道，誑嚇男女，作地獄業。新雲門敢曰：你所悟的，從何因緣？是何道理？從誰印許？世尊成道，於塵點劫前尚藉悟繇，乃云：奇哉！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繇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是後東西兩土祖師證悟分明，授受不亂，各有源流，莫不為闢除邪慢，使真燈不斷者也。兄弟！若欲真正期脫生死，繼彼慧命，不消別求方便，只將永斷於生死話頭頓在面前，但看父母未生前是何面目？從何處來？以不知來故名生，是一大事。此身敗壞，向那裏安身立命？從何處去？以不知去故名死，是一大事。即此一大事，目為佛知見，如來以之開示，眾生以之悟入。悟入即是永斷生死，不悟即是枉受輪迴。其間有個兄弟出云：澄長老將謂別有長處，元來依經教引葛藤繫縛人。只如真實分上，曾有所謂生死涅槃耶？老兄！你且說得極是，真實分上元無這話。經云：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身心既是妄認，何處更有生死涅槃耶？又云：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真得恁麼地也無？且如夢中所見山河大地、草芥人畜、喜怒哀樂，乃至身心與覺何異？譬如夢中殺人，事露被捉，拷逼萬端，求脫無計。苟得一醒，了不可得，非遣之不可得，非用功不可得，是畢竟不可得。非惟苦樂之境不可得，乃至夢中身心亦不可得。兄弟！如今覺時能如夢覺否？若不如是，切不得言語抵釋。好古云：毋自欺也。實是個自欺不得，無常到來，無人相替。如相委悉，直下提持；如未即信，山僧有末後句舉似大眾。拈拄杖云：會麼？會即便會，不會到方丈來問。

雲岫菴回泉，師請普說。通玄峰頂，不似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韶國師不妨為一代宗師，發言吐氣，盡事盡理，合宗合教，萬古之下莫有繼其跡者。山僧到此，雲岫菴中事事有別。何也？羣峰環拱，大海汪洋，城市烟村盡目所收，森羅萬象一印無異，水現琉璃之色、山呈金碧之輝，黃龍現於畎畝、白米堆於倉廩，堯風蕩

蕩，村落聞擊壤之聲；舜日輝輝，稚子鼓謳歌之舞。太平之治無可加焉，何須更覓玄妙、互相是非？以心逐心，是為心病。還有不動干戈而坐致太平者麼？若有，則四恩三有一齊報足；若無，出家兒父母甘旨不供、國王差役不及。恰好趁此無事之秋，把個父母未生前這一著子頓在目前，朝參暮扣，肩膊上擔子折、脚跟下紅線斷，作灑灑落落的衲子，也不枉此娑婆世界裏走一遭，亦不枉離親割愛、出家行脚志氣。雖然，此是世間第一等好事，須是好漢得而為之，舉大明國僅得一二而已，其次則根機未逮、力量未充，不若向萬行門中老實行將去，所謂人所不能學我當學，人所不能行我當行，人所不能忍我當忍，人所不能捨我當捨，更把一句阿彌陀佛牢牢把住，不令斯須放空，時節到來，功夫純熟，導師為你說破也。未知山僧本為遊山至此，而回泉老師挽我登此寶座演揚法要，山僧自忖無甚奇能，只可借他古人現成語句代為舉揚，若論本分上事，你諸人只好自參，全靠山僧不得，還有自解承當的麼？若無，不妨我遊山好。更有一偈舉似大眾：山海田園一目呈，不教心外覓無生，圓通自是超聲色，忽聽鴉鳴三四聲。

普說：兄弟！山僧無甚長處，但以強記，祇記得古人現成話。你諸人或曾看教，或參公案，記得些閑言剩語，人前問答時便有，閑居靜坐時便無，是名活了不得死，此病最重。若欲治者，必須把從前惡知惡見盡情放下，把個死話頭頓在面前，直待冷灰豁爆，方始痛快。或有一等漢，終日死堆堆地坐，恰似三家村裏土地相似，動也動不得，古人目為黑山鬼窟，這個喚做死了不得活，此病亦難治。若欲治者，必須把個話頭玲玲瓏瓏提將起來，左看右看，一念看破，始知從前都是錯用也。或一等不死不活的，却無病痛，正好用工，如廣額、屠兒、文殊、石鞏之輩，一聞便悟，蓋其無病故也。大眾！山僧所舉並是真實，如能相委，決不相賺。

普說：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離方便太無端。大眾遣情猶易，惟做長老為是非主人，更覺其難。所以智者大師云：我不匡徒領眾，位在六根清淨。以領眾故，祇在五品。噫！聖人猶有此言，況凡夫乎？只如我此一狂弟子，甚為不作法，動大眾念。欲留之，有違大眾；欲遣之，有缺慈悲。倘彼失志還俗，即我損其善根也。故我世尊攝授調達善星出家者，恐其為輪王眾受害，故方便護持耳。此事在長老分上極為難，在眾兄弟分上亦是一樁良緣也。何則？若是真正用工的，凡於善惡境上少形念慮，已覺白雲萬里，何況於中論是別非，說好說惡。然這等說話，猶是初心分上事。若是大乘人見處，又且不然。煩惱現前，則菩提成。觀逆常順，猶如蓮花。故云：高原陸地，不生此花；淤濕汙泥，乃生此花。所以菩薩自敘：我五百劫修此忍辱，未知忍辱；為

王割截，心無嗔恨，乃知忍辱。我成佛時，當先度汝。豈非因逆而成順也？提婆達多是佛積世惡友。經云：我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豈非因逆疾證也？實猶亂世取封如反掌，非太平之可比耳。這個猶是佛對眾生說，不對佛說。若對佛說，有所忍的境，有能忍的心，烏得名為佛也？昔者黃龍南公行腳至積翠為書記，慈明為住持。初見其少叢林，心頗輕之。聞其陞座呵貶，諸方一一皆其病處，繇是投誠懇入室。慈明辭之再三，乃云：汝是雲門下人，必解雲門禪。當時洞山參雲門三頓棒，還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南曰：有喫棒分。明曰：恁麼則終日鴉鳴鵲噪，皆應有喫棒分。南公禮拜退。是後屢次請問前話，必以詬罵。南曰：罵豈慈悲耶？明曰：爾作罵會耶？南豁然大悟。兄弟，祇這是逆順一著子境界，古人不作罵會作什麼會？還有悟處也無？看看，未透關的人有甚麼閑工夫，因他閑事長無明也。更有一偈舉似大眾：觸目不分人道蠢，見機而作又言奸。不知那樣教人做，為人難做做人難也不難？不見拄杖子，無心到處閑。拋下拄杖子云：不得動著，動著即打折你腰。

普說：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處長威獰，從來乾道無私曲，大地年年一度春。大眾！且道衲僧憑何節目，便乃高挂鉢囊，拗折拄杖，笑傲雲山，放心自在？還知麼？若也不知，且不得草草。須知生死是無大得大的一段大事，上至人天，下至蠢動，皆同這一著子，直須透金剛圈，吞棘栗蓬，始得恁麼。豈不見阿㝹樓馱性好打眠，世尊見而訶曰：咄！咄！何為唾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繇是激發，七日不眠，失其雙目，得半頭天眼。噫！古人有語云：養子不教父之過，訓導不嚴師之惰，教而不受，如之奈何？觀他世尊父子一激便發，獲益如是，可謂嚴師賢弟矣。昔者黃龍南公與僧為友，其友好睡，南公好坐，其友反責云：爾終日恰恰地，像三家村裏土地相似，學坐禪耶？南公起身，躬自謝過，復坐如故，識者知其為美器。以後南公名蓋天下，後世聞者莫不敬畏，而彼友絕不聞之。佛說不放逸功德不如是乎？如此則執坐非無益也。故智者云：四威儀中惟坐為勝，四祖一生脇不至席。今人不然，將個坐禪為兒戲，不得已隨例上單，不彀三寸香，大似水搖笆樁相似。有勸之者，乃云：昏沉又不是那。苦哉，苦哉！如此見解，欲期聖道不勝其難矣，豈不謂教而不受者乎？若是有氣魄的見恁麼舉，便向單上挺起腰骨、撐拄眼睛，默默分付：昏沉的嫡親哥哥，你須迴避，我斷不與你相狎也。把個本參話頭頓在面前，如靠須彌山相似，不悟不休。誠能如是，縱不能如樓馱現成四果，繼彼南公高躅也不為難；苟不如此，有歲月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他日閻羅大王算飯帳，且道合哭不合哭？

夏至日普說。冬至至日長，夏至至日短。陰極則陽生，陽消則陰長。大眾，此是天地一年去來增減，是名生滅。而虛空還有恁麼事麼？然天地為一大天地，人為一小天地。既等天地，寧有不等於生滅耶？要見何者是人身中的生滅？只如六根所對六塵，不出見聞知覺。繇見聞故，於中緣塵分別，作是非、逆順、得失、取捨，如是等種種名相，皆名生滅。若一念不生，回觀常住真心，還有生滅也無？所以古人目為無陰陽地。既非陰陽，上至諸佛，下及含靈等，皆具足現前受用。奈眾生為無明所覆，煩惱所纏。雖然具足，不獲受用。所以勞他諸佛，東西兩土諸大和尚，出廣長舌，運無礙辯，以種種因緣，種種譬喻，種種言辭，種種方便，調護眾生。無非欲令眾生一念不生，全體顯現而已。兄弟，發心出家，心標二境，祇欲離非取是，捨動求靜，牽纏意識，擾動心海，欲望其一念復歸圓覺，其可得哉？如是擾動，不但不得靜功，縱饒獲得非非想定，猶名凡夫，豈靜功之可得乎？何也？蓋此事非功行所至。故佛云：如我所說法，定慧力莊嚴。假如羅漢得八萬劫大定，以及漏盡神通，無不畢備，猶未見性。祇目小乘阿難，積劫多聞，以未見性，不能免離摩登伽難。是知見性一著子，定慧有所不及也。兄弟，還有見性者未？若也未見，則不得草草打哄度時。以當平生，從曠劫來，不知有多少夏至，去來增減，尠有知者。如今日不能了去，乃至未來，又不知有多少夏至，猶未能解脫，於中受不可說苦樂昇沉，乃得到頭。若真正了得的，於中求去來今生死，了不可得。既知不可得，則知古人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未過關者，看看。

普說。大眾！人信我不信，非我不信，不足信也；我信人不信，非彼不信，信不及也。憨山老人語句甚是尖新，超今越古，爭奈未曾註破，祇可自知。山僧今日不惜眉毛，為你諸人註破也。人之所信，信於世間，所謂有我、有人、有身世、有眷屬、有田產、有金帛、有名利、有恩愛，如是之法，皆名幻有。有而不真，其猶水上之泡、鏡中之像、陸地之焰、空中之花，可見不可取。而凡夫之人，迷情所執，妄信為有，以聖智所鑒，了不可得，故不足信。道人所見不同，了達真空，本無所有，所謂無身世、無是非、無得失、無冤親，廓同法界，纖毫不得，故世人信不及也。且聖賢有現量，凡夫有比量，世間之法若是有者，何故一息不來，便同隔世？毫不可得，何止奄息？合眼入夢，彼此不知。如此，則凡夫所信是假，聖賢所信是真。然有四種料揀，若信世間不信出世間者是凡夫，信出世間不信世間者是二乘，二俱不信者是愚人，二者俱信是菩薩。然於初心菩薩，勢難兩兼，當先務其急。譬如攫金者不見人，探珠者不見水，一直勇進，得其金珠，然後可以利己利人。苟

顧危亡，較利害，忖得失，思前後，則終莫可得也。修行之人，亦復如是。家鄉名利，得失恩愛，必須一割割斷，危亡利害，一切不顧，斯可直進。復須識病，所謂捨動求靜，驅昏敵散，厭事忻理，乃至六度萬行，禪定解脫，以及佛之阿耨菩提，凡有大小名相，纖悉有重於心者，皆名障礙。故須一切斬斷，直使胸中常閑閑地，像個有氣死人相似，管教有日保任去在。不能如此，將個生死二事，頓在面前，如手握太阿寶劍相似，毋論是非好惡，提起一揮，莫留朕跡，自然有入頭日也。餘不瑣瑣，各各珍重。

普說：今人猶如螻蟻入穴，疑為不是，又走出了。善知識說言：此原不是，何時得到穴中去？

普說今人胡喝亂喝，殊不知古人下一喝時，如舉烽火，諸侯皆至；如放號炮，伏兵齊起，不是容易的。若是紂王因媚妲己喜笑，漫舉烽火，後來真正有事，所舉烽火，諸侯亦皆謂是妄作而不至矣。

茶話

雲門結制茶話。大眾，大凡衲子，一動一靜，一出一入，俱要辨明題目。題目分明，則修道不致混濫。何名題目？只如辦茶，名為結制。夫結者，結同志之友；制者，制伏狂心。假如在家之士，無論善良緇素有異，非在所結之內；便如出家師友，攀緣名利，涉獵俗務者，亦非所結之內。惟有發上上志，同期出世，以生死為苦，以道德為懷，得失不動其心，名利不干其慮，如是千萬中難得一二者。與其結之，是為生死之友也。其猶亂世結盟以拒羣盜者，一苟得其友矣，若不立誓制伏其心，雖結奚為？故須制其貪心、嗔心、癡心、名利心、是非心、得失心、罣礙心、疑惑心、狂亂心，一切制伏，不令再起，如一刀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更無不斷者。如是用心，不假功程，便同本得，天然自性，豈假強求？求得之者，得亦不真，說個用功，早遲八刻。苟無如是利根，且把本參話頭頓在面前，晝夜挨拶，以悟為期，忽爾開明，不枉今日之結友也。故茶猶齋，齋者，齊也，齊心辦道，以茶為制。春秋歃血立盟，實有倣於道人之意耳。

茶話。凡學道者，猶如種禾，日日要見工程，以至收割已竟，方始放心。若是應種不種，當耘不耘，失其時序，欲望其收，蓋亦難矣。今時兄弟家，徒見古人一語之下心地開通，半軸之中義天朗曜，便向門頭戶底學一轉兩轉語句，以當平生參學，便乃放心自在，笑傲雲山，更不加功詢法，不亦難乎？未悟之人且置而勿論，只如已悟之人，豈肯便放其心？故曰：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故有牧牛之說。所言尋牛者，即參扣話頭也；見跡者，初見靜功也；見

牛者，即開悟見性也；放牛者，斷習也；牛馴者，習氣薄熟也；牛睡者，忘功也；忘牛忘人者，證二空也；返本還源者，得正位也。經云：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即此位也。此乃猶是因心法身，未說報身。若論報身，歷劫熏修相好，方乃成佛。故梵語盧舍那，此云福智圓滿。所以南泉、石鞏等諸大老有牧牛之說，豈是如今這等容易？經教不明一卷，公案不透一則，出語大似醉人，一任便宜自在，規矩不循，威儀不整，於止靜時強坐一炷香，坐香纔罷，便乃出外閒遊，乃云無罣無礙。纔上單來，便被昏沉及與散亂遮相溷擾，却不奈何，即起寄心放逸，不知不覺把好光陰差過了也。山僧不解佛法，所說的都是老實事，若肯相悉，不枉同住；若不相信，莫謂山僧不說好。

茶話。古人於朔望前一日住持備茶者，謂之普茶，普會大眾，敘半月之程，用考功績也。今時叢林徒有備茶之禮，曾無考績之說，徒費檀信供奉之心、住持營辦之念，於事何益？且天下億萬之中曾得一二出家，既出家已，千萬之中得一二發心修行，既發心已，千萬之中得一二坐禪。我等既已坐禪，不可因循度日，昨日已是差過，今日不可更踏其穽，須猛著精彩，此生決要了辦，不爾則誓不休也。堂外者自作念云：佛會難逢，福田難遇，大眾難值，我等盡心供給，不令乏少。倘彼得道，我等可作得度因緣，此只是中根所見。若是上根即不然，觀他為山典座、雪峰飯頭、百丈開田、雲峰化主，皆不壞日用而心契真乘。彼既丈夫我亦爾，好事豈可都讓別人做了？我等亦當晝夜竭力參扣，倘或發明，不空出家也。大眾！山僧不解說法，但所舉的俱是真實，如肯依行，必不相賺。

徑山馮秀才請茶話，念地獄苦，發菩提心。不知者以為離地獄別有菩提，安知菩提云覺，覺知為苦，發心求道，是名菩提，無別有也。如世人無知，五欲所繫，名利所拘，恩愛所綑，冤憎所縛，無繇出期。蓋不知為苦，不求出離，是則為迷。苟一念覺知，發心解脫，便乃棄恩愛，遠名利，斷五欲，離冤憎，撇家鄉，拋妻子，抖擻塵勞，逕身獨脫，可謂菩薩一念發心便登正覺也。不意到出家地位，反認菴堂廓宇為家，以施主為親，以徒弟為子，多方繫縛，如欲坐禪參學，不勝其難，是昧其初心也。更有一等兄弟，發心參學，為惡知識所誤，或自緣經教，心標二境，祇欲離動求靜，捨妄取真，除昏敵散，致使終其身而不能見道者，無他，蓋繇心緣二法故也。豈不聞經云：識心達本，解無為法，故號沙門。豈無為法中有如是等閑名相耶？故我本師為斷如是過故，說常樂涅槃，故曰一切法趣涅槃。是趣不過者，夫涅槃者，安樂也。惟安與樂，是人所欲，然有大小。佛及菩薩永捨二死，是大安樂；聲聞、緣覺已盡分段，更不受生，是小安樂。譬如世人負千百觔擔，不勝勞苦，一念

放下，便覺慶快，是名安樂也。如此則佛及菩薩如擔擔到家者，聲聞、緣覺如中路放下者，小大雖異，安樂是同。故山僧常教人放下，諸兄弟猶以為未盡，反致狐疑者，無他，但求道不真，厭苦未切耳。若兄弟家或看教者，名相煩心，葛藤纏繞；或坐禪者，昏散作對，非是成敵，一念放下，便覺痛快也。譬如世間人有極苦事，一念解釋，便知安樂。如不苦不樂人，雖終其身，不能自知。修行人亦復如是，有極難故，然後知其為易。若疑信相半，悠悠自適，莫知所反，望其安樂，不亦難乎？

天寧寺茶話。世亂始知烈士志，事難方顯丈夫心。所以此法華經，如來在世猶難，況濁惡世中受持演說耶？然受持演說不以為難，施主捨所難捨，常住辦所難辦，是為甚難。然施主割其餘分，其難猶易；常住求人之難，求又覺為難矣。況三五百眾同居，無分田寸土，皆出心力經略而得之，寧非難之至難耶？初非為己，先欲成人，念佛法之將湮，痛慧命之斯絕，故不憚勤勞，建茲勝會，真菩薩之運心也。然我在堂安享大眾，當思報恩可爾。所謂恩有多種：諸佛捨淨妙土而示生惡國之恩，諸聖賢輔佐助宣之恩，諸祖捨萬死一生求教翻譯之恩，國王大臣匡護之恩，檀那捨所難捨供養之恩，會首常住辦所難辦之恩。恩德極多，不能備述，欲報無他，惟在精勤學道而已。兄弟家進堂兩月餘矣，未審有解報恩者也未？若有，則無論佛恩、君恩、親恩，施主、常住一齊報足。所謂一念歸真，日用斗金非分外；若未報得，實謂時飡粒米也難消。然根基利鈍亦有不等，未可槩言，但不可少其退省。假如今日常住辦茶，是為考功茶也，考其半月中間得何功業？解得幾句佛法麼？誦得幾部經麼？作得幾件好事麼？或豁然開悟麼？或念佛純熟麼？有則自生歡喜，無則痛加鞭策。前半月已差過矣，向後不可仍前差過也。若如是者，亦可云報恩也已。若是喫閑飯，鬬是非，造謗書，揭惡欵，損行止，如此修行，實為魔業。所謂滴水難消，尚不免於地獄，何能望成聖道哉？何也？儒門有隱惡揚善之句，佛氏有護善遮惡之戒。若彼有過而謗者，律名有根波羅夷；若彼無過而謗者，律名無根波羅夷。波羅夷是梵語，此云棄。有犯此者，永棄佛法邊外，不復更有沙門名字。夫有根無根謗人，皆得波羅夷罪。今時學者思不及此，無論師徒道友，一有觸忤，便寫揭帖，揑造惡欵，曲盡小心，沿門投遞。縱彼有過，寧不思梵網經云：說四眾過戒，謗三寶戒。學者豈不讀耶？諸方惟尚玄解，而論不及此，余一有聞，不覺痛心切齒。所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非餘外蟲而能食者。繇是而推，佛法皆因自破，豈三武而能破耶？我輩受施主供養，負大眾殷勤，所圖何事？作此行徑，既往不咎，向後切不得如

此。若不循諸佛之誡，有歲月兮促君壽，有閻王兮妬君福，甚可寒心。珍重。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四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五

門人明凡　錄

吳興丁元公山陰祁駿佳　編

頌古

世尊初生

獅子初生便異羣，等閒哮吼好驚人。韶陽冷眼難瞞過，打殺擬圖天下平。

世尊陞座

坐臥行藏本自然，文殊特地逞顢頇。阿誰日用不如此，何故人人作話參。須領略，有交關，山河莫向鏡中看。

世尊拈花

拈起人天盡失措，頭陀解笑樂為苦。承虛接響謾流傳，賺殺兒孫無盡數。

女子出定

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更欲問如何，金毛變作狗。

南泉斬猫

是彼是此起論端，幸有公心鹽鐵官。提起利刀這一剁，不知此外幾何般。欲顯克家子，公案要伊圓。豈識趙州解機變，草鞋頭戴把人瞞。

狗子佛性

佛性有，佛性無，不許重重唱鷓鴣。脚底若教紅線斷，達摩元是老臊胡。

臨濟參大愚

牛身喫跌馬身翻，始信婆心非等閒，多口自招三築脇，風顛鯀是弄顓頊。

曹山好顛酒

獅子出窟恣游戲，自在縱橫絕諱忌。野干狐狼漫欲隨，等閒哮吼驚天地。

北斗藏身

問得希奇答亦巧，言前薦得猶遲了。人皆愛月夜眠遲，我獨惜花春起早。

雲門對一說

對一說，休辯別，踏著秤鎚原是銕，韶陽靴裏動脚指，宗門教門同話月。

雲門倒一說

倒一說，六月紅罏飛片雪。昨夜海神怒不已，一鞭擊碎珊瑚月。

法眼指簾

當場掇出膠盆子，沒眼韓獹逐塊來。若解言前這一著，清凉無地可藏埋。

德山托鉢

無言音韻語如雷，逼塞胸襟祇自迷，已得巖頭傍著眼，得便宜處失便宜。密啟意，絕施為，攔頭把栲共維持，後來祇得三年活，引得兒孫逐隊疑。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

愁腸百結事難別，啞子喫苦向誰說。有語只可訴東風，相知爭解心中屈。

洛浦云：雖在寰闤裏，要且無人識。

大隱居廛小隱山，休將心識欲逃難。天書天子簡點作，誰識簡點趙大郎。

臨濟云：我當時得黃檗三頓痛棒，爾今更思一頓又安得？

三頓直如蒿子拂，一喝從教三日聾，黃河水是源頭濁，此道方知異別宗。

善財參德雲比丘

渺然雲水路途窮，進退無尋沒影踪。依稀似曲方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宋太祖問僧：如來六年成道，成得箇什麼？僧無語。雪竇著語云：將謂陛下忘却。

皇帝面前不造次，權將柳絮喚狐裘。豈知逐語尋言者，翰墨從教入御樓。

京寺回祿。太宗問僧：白馬壇上放光，為什麼這裏却遭回祿？僧不對。後有著語云：陛下不忘付囑。

寶壇放光，京寺火爍。正眼看來，兩皆是錯。只有金輪聖天子，不昧靈山親付托。

瑞巖主人公

容谷步虛聲，一問還一答。覓之無形影，音聲又非別。求之不可求，撇之不可撇。思量惱殺人，悶悶彊自歇。

婆子燒庵

撲面來時無一物，明眼衲僧莫輕忽。髑髏一喝三日聾，直下須彌踏出骨。

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

一尺水，一丈波，知恩方解報恩多。法堂高叫悔悔悔，恨不當時兩踏何。

罽賓國王斬尊者首因緣。雪竇著語云：作家君王，天然猶在。黃龍新和尚云：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臂落？大慧和尚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

公案參差較不多，擬思量處轉諵訛。老僧無力資譚柄，只向人前念佛陀。

臺山婆子

一指點，二勘破，彼彼商量都話墮。銕牛自是烱雙眸，擬意思量却差過。

皷山赴請

中途折箭有因緣，不是安排非偶然。句裏若知虛實意，蚩尤雖勇怯軒轅。

黃龍參慈明

若有喫棒分，慈明不合恁麼道。若無喫棒分，雲門不合恁麼道。兩頭如不解，中間空懊惱。若人認得聲，哩哩蓮花落。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有口道不得，有眼見不及，報汝解空者，不許離聲色。

五位正偏

正中偏，啞子喫苦向誰言？開口已招人貶笑，祇應肚裏哭蒼天。
偏中正，物物頭頭行正令。信手拈來用得親，擬欲求玄俱是病。

正中來，云何石女也懷胎？天明生箇白頭子，九月楊花遍地開。
偏中至，狹路相逢不須避。線去針來本自然，目擊道存兩會意。
兼中到，動靜不分真箇妙。著衣喫飯本尋常，却似大蟲裹紙帽。

靈雲見桃花(以下四則俱無擇師請)

幸哉尋劒客，眼睛清且直。手捉炤妖鏡，識破玄沙賊。

臺山婆子

青草當路出，特地成荊棘。覿面有何故，却云好不識。

三玄三要

老儂不識字，錯讀己已巳。去問大大人，答我渠似你。

猫兒偏愛捉老鼠

磁石不吸銕，眼見水晶瑕，彼彼不相到，和尚是僧家。

黃龍三關

佛手驢脚生緣，虛實兩般並拈。不教徐六擔板，各自看做一邊。昨日前村下雨，今朝火內生蓮。石女呵呵大笑，說破值甚低錢。

高峯無夢無想

四大無我心如風，箇中誰是主人公。廓然撲落元無物，始悔從前錯用功。

師示眾云：天童和尚頌臺山婆子，可謂只解推倒，不會扶起。乃作三頌：

趙州婆子，作用通天。用而不用，談而不談。聖莫能測，鬼莫能宣。便是諸佛，口掛壁間。且道何以如此？若知燈是火，拍手哭蒼天。
同道方知路坦夷，莫教脚下意遲疑。欲從舌底求消息，辜負先賢不借機。

是賊識賊，當行識行。傍觀者哂，知味者甜。臺山路直，何用商量。欲問如何，北斗南看。

世尊陞座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既有知音者，下座脫袈裟。

大顛扣齒

寰中端坐定龍蛇，扣齒一般兩樣價。半是文公半座元，一寶拈來同一賽。

孚上座勘鼓山

口行人事探頭過，便乃翻身入賊窩。不是雪峯知的確，雙雙跳入是非窠。

德山托鉢

托鉢無言方丈去，諸方慢謂失便宜，不是巖頭傍著眼，從教後代逐狐疑。

九峯侍者不肯泰首座

元座功成一炷香，豁然脫去現空王。九峯縱有渾身口，欲問無門論短長。

婆子燒庵(刻城周九賓求頌)

撲面來時無一物。明眼衲僧莫輕忽。屈屈。若是臨濟揣出骨。
德山棒，臨濟喝，這箇婆子與並列。堪笑韓獹逐塊徒，浩浩商量無盡歇。
明得目前事，老婆賊已敗。打出虛空髓，莫教尋內外。
撲頭撲面，機如閃電。擬欲相酬，即已不便。

長水問瑯琊清淨本然話頌

騎賊馬，奪賊鎗，於中無事可商量。不知長水何緣故，留得清名萬古揚。
瑯琊不曾言，長水無可悟。八字如打開，兩手相分付。

宋太祖托鉢問丞相王隨曰：大庾嶺頭提不起，今日為甚麼在朕手裏？王無語。

貧人思舊債，美曲換新聲。切勿隨他語，休論鉢重輕。

臥雲深處不朝天

一真法界本無方，南北東西個裏圓，舉意已知千里隔，若欲凝然墮聖顏。

漢月問再參馬祖因緣，黃蘗云：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又仰山云：此是顯大機大用。請問如何是大機之用？師云：一喝分賓主，炤用一時行。（以下十七頌俱漢月請。）

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語下便知人，看孔方著橛。

如何是大機大用？師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

句裏藏機作者知，不教野干逐狐疑。三日耳聾猶是鈍，饒他吐舌也名遲。

機用則不問，如何是大的道理？師云：石女兒生子即向你道。

舉意便令三界窄，無心凡聖總包含。泥牛昨夜狂心起，觸碎須彌跳出欄。

既有大機之用，如何是大用之機？師云：入門便棒，不名性[跳-兆+參]。

霸陵橋斷數張飛，百萬曹兵箇箇疑。多智張遼雖識破，劉君早已渡江西。

進云：更有問頭，今世所略，請和尚慈悲具答。問：馬祖而下賓主句，具在再參公案中。請問：何處是賓中主？師云：擬欲買草鞋。

隨流認得性，何喜復何憂。逢場去作戲，不必起閑愁。

何處是主中賓？師云：著衣與喫飯。

使婢呼奴出現成，隨緣成辦任天真。若人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何處是主中主？師云：舌頭短三寸。

朝堂獨坐無人問，四海馳名天下歸。善理萬機隨意轉，龍牀憨臥許誰知。

主中主從那裏得來？師云：穹年不出戶。

本是深宮養聖軀，自始繇終步不移。當處湛然來去絕，欲求解會喪全機。

興化悟契棒因緣

觸著磕著，知痛識癢。爺死娘嫁，全無伎倆。

雪峰是什麼

有語無語總是關，擬思量處隔千山。同生同死繇他說，漢語胡言當等閑。

有句無句

開口咬著舌。不待他人說。舉意便知親。活驚殺。好笑殺。

道吾捺倒

逐他言句覓疎親，電光石火解翻身。記得古人曾有語，不知誰是我般人。

銕牛過關

千斤擔子人掌放，這箇疑情脫下難，若解竿頭重進步，脫盡廉纖方始閒。

華嚴上堂

說過單刀直入，何緣賊來不識？若知諸法如夢，於中何有得失？

鹿門問楚和尚

解收不解放，就地轉身難。若識其間意，前三三與後三三。

婆生七子

呈橈舞棹出蘆叢，活計扁舟送順風。不識老婆何似者，聖凡直使兩無踪。

疎山造塔

旱地雷聲，青天霹靂。兩箇古錐，都來是賊。

工部石帆岳居士室中，四壁皆書太極圖，師與一頌云：

六九繇來別兩儀，分形設象示羣迷。爭知太極前前事，尼父猶云莫我知。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五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六

門人明凡　錄

吳興丁元公山陰祁駿佳　編

問答

僧參，師問：你行脚事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畫破圓相。僧敲卓三下，師畫一圓相。僧又敲卓二下，師又重畫三圓相。僧以手抹却，師云：離此之外，別道一句。僧擬議，師便喝。

僧問：如何是差別一著？師云：當斷不斷。僧無語。傍僧云：某甲斷得。師云：作麼生斷？僧云：適來肚饑喫飯，如今甚飽。師云：亦未斷得。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笑之。

雲棲大師舉高峯海底泥牛話問師，師將傍僧推出，乃云：大眾證盟。

師問雲棲大師：婆子燒庵，這僧何不將錯就錯？大師云：將錯就錯，豈非大錯？

鶴林詣五臺參達觀大師，盤桓夜深，大師云：你信得及麼？林云：信得及。大師云：既信得及，可將法華經拋入尿桶內去。林如所言，諸方疑駭。後師特往問林：有此事否？林云：實有此事。師曰：你當時見何道理，便恁麼來？林曰：我當時聞大師語，忽憶善財參勝熱婆羅門因緣，便乃如此。師曰：如今還有疑否？林曰：此是地獄之因，豈得無疑？師曰：我今問你，你須實答。汝信得及否？林曰：信得及。師曰：汝真信得及否？林曰：真信得及。師曰：既信得及，割取頭來。林不知所措，師便喝。後舉似達大師，大師驚云：阿耶！阿耶！鶴林！萬劫地獄，湛然一轉。語已出之矣。大司馬吳本如云：不然。如荊軻刺秦王，須得樊將軍頭，將軍與之。倘鶴林與之，師作麼生？師曰：誰是其人？本如罔措。大師云：司馬又輸却了也。

雲棲大師問眾：亡僧遷化後向什麼處去？眾下語皆不契，師云：多謝和尚罣念。一眾改容。

若虛問：百丈在扭鼻處已領自己，云何後來耳聾三日？師曰：末後一著始到牢關。曰：請師落草。師曰：此是他家極妙處。今時人多只認自己為極則，不信向上一著子。語次，偶聞雷若虛指鉢盂。師云：如何是末後一著始到牢關？曰：不會。師曰：不但降龍，亦能伏鬼。

僧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師曰：輕打我，輕打我。一客云：我會也，我會也。師云：你作麼會？客作驢鳴，師休去。
喫芋次，問客：天是禪，地是禪，且道芋頭是禪不？客拈起芋頭，師曰：未在。客云：師意如何？師拈起芋頭，擘面便擲。
神珠參。問：不恁麼問時如何？師曰：是戲論。問：恁麼問時如何？師曰：也是戲論。問：恁麼不恁麼問時如何？師曰：亦是戲論。問：不恁麼恁麼問時如何？師曰：總是戲論。曰：還有不戲論事否？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戲論句？師曰：這箇是戲論。曰：和尚忒欺壓人。師曰：也有恁麼人肯恁麼來？
神珠問：即此用，離此用，某甲極看得妙。師曰：此是甚麼人語？曰：是百丈。師一喝。珠曰：師是曹洞宗，何以如此？師便打趁出。
僧問：萬法皆我，為什麼轉得轉不得？師云：牆外是什麼？僧擬議，師曰：又道萬法皆我。
師同大司成陶石簣無念師向火次，石簣曰：無念師在，阿師得力句，乞為舉似。師曰：向火背猶寒。
李次公問：老師還驗得某甲麼？師曰：你是箇無主孤魂。陶石簣曰：他是有主的。師不答。次公云：老師安知某甲無主？師曰：好箇有主的。
麥浪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檀越人家作頭水牯牛去。曰：只恐不能拖犁拽耙。師曰：你肯承當我便休。曰：帶得這些人去麼？師曰：帶得。曰：作麼生帶得？師曰：大家銜取一莖草。
麥浪舉：黃中丞訪少林和尚，未下轎便問：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雲門大師云：若被老僧看見，一棒打殺，餧却趙州狗子，貴圖天下太平。我今日要一棒打殺和尚，和尚還作麼生？少林無對。彼時若問和尚，和尚作麼生道？師云：待中丞脚跟點地，却向他道。問：古人道：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三乘十二分教、一千七百公案俱是鴛鴦，如何是金針？師拈起淨瓶云：這箇是淨瓶。云：這箇亦是鴛鴦，不是金針。師云：却被汝道著。
六禺問：和尚未到此間，大眾未集法會，是何境界？師曰：門對陶公嶺。如何是法身？師曰：背倚秦望山。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開口道不得。曰：道了也。師曰：好狗不逐塊。又問：世尊拈花是敗闕，和尚上堂，不惟拈槌竪拂，抑且說長道短，是敗闕不？師曰：被汝勘破。曰：如何得無敗闕？師曰：喫三頓飯。曰：猶是敗闕。師曰：喫飯又恁麼去也。乃曰：師僧家不解歇心，只管於自心起種種異見。若是坐得斷的，佛來也三十棒，魔來也三十棒。進

曰：既云坐斷，為什麼佛來也打，魔來也打？師曰：只為喚作佛，喚作魔，所以不得不打。
師至杭州，聞谷師、慧聞師等諸知識法師及縉紳護法，各命侍者持柬迎師。慧聞法師柬內云：今日大眾欲與和尚作家相見，和尚若來，已墮情識；和尚不來，猶缺慈悲。師閱畢，即將眾簡一齊扯碎，正色厲聲云：這些客作漢，敢於老僧處納敗闕耶？師至，即陞堂正立。慧云：和尚莫要般門弄斧。師與一掌，云：速道！速道！慧面赤無語。師云：死漢！聞谷師遂率眾作禮。
師同達觀大師、月川和尚、大司成陶石簣、大中丞左心源、內翰黃慎軒、中允曾仲水、朱友石嘉熙寺玩月次，慎軒問馬祖、南泉、百丈玩月因緣，乞師一語。師曰：你睡我立，不得為說。慎軒亟起謝過。二師皆云：吾下語不如此人。
吏部袁六休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師曰：莫謗趙州。曰：如何是謗？師曰：蒼天！蒼天！
巡漕蘇雲浦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金針？師曰：我在京都走一遭，未曾遇著一個人。蘇擬進言，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僧問：禮拜是？問訊是？師云：隨汝顛倒。僧便喝。師曰：成個什麼？僧禮拜。
推府黃橋海問梵志與世尊論議，梵志拂袖而去，中途有省，謂弟子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墮處麤；是見不受負，墮處細。如何是負墮處麤，負墮處細？師曰：連我也不會。黃無語。
推府李九嶷問：何故眾中無一人發問？師云：他們都是佛。曰：何謂也？師曰：問即落第二門。僧問曰：除却門風方便外，別有為人處麼？師曰：我不如一切人。曰：何故不如？師曰：他無方便。
進士黃石思問：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布鼓當軒誰敢擊？曰：如何是活人劒？師曰：雖然，後學也堪為。又問：教中云：懺者懺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且如中間事作麼生？師曰：只可自知。又因福城寺山門回祿，問曰：盡道金剛不壞身，這四個漢那裏去了？師曰：壞者不是金剛。曰：這個聱？師曰：不可以色相見如來。
海眼問：和尚到城中，穿得幾個髑髏？師曰：兩三個。海伸手索云：將來與某甲看。師曰：從人索者，不是好手。僧問：某甲二六時中，不念佛，不參禪，不看教，不斷妄想，不取真如，但饑來喫飡，困來打眠，任性自在，可合道否？師曰：彼圓覺性非任有，故說名為病。曰：如此則一切皆出四病不得，如何修行？師曰：一切眾生皆證圓覺。
問：有情化無情，佛性甚麼處去也？師曰：有情化無情。曰：佛性聱？師云：什麼處去也？曰：有情化有情。因什麼為變化？師曰：

有情化有情。
問：佛法即不問，和尚作麼歸方丈？師曰：不歸方丈。曰：為什麼不歸？曰：眾生病故。
方伯沈東華問：宗作麼生講？師曰：山僧從來不曾舉口。曰：這句就是宗了。師曰：我也不知。
問：乍會時有賓主否？師曰：賓主歷然。問：還分別否？師曰：兩眼對兩眼。
問：性宗與相宗，是同是別？師曰：番手覆手。
問：睡快活？講經快活？師曰：都快活。曰：快活在內在外？師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曰：不要把我們儒書用。師曰：我是尋嘗語居士，自作書會。
問：性宗內緊要處，乞示一二。師曰：性宗無恁麼緊要處。
問：周海門相會否？師曰：嘗會。曰：他是道學耶？禪宗耶？師曰：道學。曰：恁麼則不合也。師曰：在天而天，在人而人。
晉陽張翰林問：世尊幾時陞座？師曰：未審居士什麼處聞世尊陞座來？居士擬議，師曰：處尚不知，要問幾時？
師與王進士持論金剛不壞身，傍僧曰：恁麼舉唱，則佛法掃地而盡。師曰：若是師子，定不恁麼。曰：亦有野干肯恁麼唱。師曰：正是！正是！曰：肯承當好！師曰：你承當，我承當，速道！速道！僧擬議，師喝出。
問：腳不踏枝，口含樹枝。下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答他，則未免喪身失命。未審和尚有何方便，通個消息？師曰：我定是無命的。
問：央倔摩羅持佛語云：我從無量劫來，未曾殺生女子。為什麼便生下？師曰：何曾生下？曰：恁麼則在腹中，好沒奈何。師曰：生下則不復更恁麼也。
師一日嘆曰：處世若探湯，不如歸去好。僧曰：到什麼處去？師曰：知得的是我同參。
僧問：祖師禪、如來禪，是同？是別？師云：古越是杭州。曰：恁麼則同也。師曰：長江分彼此。
僧問：此身敗壞後，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曰：問這等大事，更禮三拜，不與你說。僧禮拜，師云：止！止！是什麼處安身？僧擬議，師咄之，僧復跪求示，師云：去！佛也奈何你不得。
僧問：門外人還許入否？師曰：你幾時在門裏？僧禮拜，師曰：好話問不盡。
僧問：本來面目作麼生得見？師曰：你是無面目漢。曰：某甲何獨無面目？師曰：若有面目，何更求見？
火頭問：灰塵滿天，何時得清淨去？師云：且燒火。

抱朴參，禮拜起，便問：此間多眾，不知有幾個師子？師云：人人都是佛。抱擬進語，師搖手止之。
南明求作不釐務侍者，師曰：老僧這裏無卓錐之地。南擬議，師搖手止之。
麥浪、指南侍次，師召指南：老僧四大不和，汝能療之乎？南云：蒼天！蒼天！召麥浪：汝能療之乎？麥云：嚐語作麼？師云：不如這個不識字的。
雪庭參，禮拜起，便問：和尚在此作麼？師云：殺人。雪云：有這等手段？師云：五六年不見，只道你鼻孔向上了，元來猶作這般去。就出去。
問：如何是吾無隱乎爾？師翹足云：你看我脚底下有多少紋路？
問：如何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拈絲絛云：此是杭州六分銀買得的。
師與俗人言論次，有居士云：和尚如何恁般說？師曰：他不要佛法的。他若要時，以手插入襟內，勢云：便恁麼了。
師輪數珠言論次，問曰：師手輪數珠，口與人說，為是念佛？為是說話？師拈起數珠云：手中若是一把刀，你便道我殺人也。
弋陽張弘所居士。問：如何是放過一著？師曰：且請餅。曰：猶在這裏。師曰：山僧自來不恁麼。曰：如是則超越令師也。師曰：居士莫塗污人好。
問：虎生七子，第幾個無尾巴？師曰：祇這無尾巴。僧求頌，師頌曰：問答總無差，如將扇子遮。來人須覿面，莫看扇中花。
僧問：如何是一老？師云：昔人猶在非昔人，自是兒童見不真。
問：如何一不老？師云：除却幻身見端的，不知誰是白頭翁？問：如何是親人不得度？師云：一念生心成罣礙。問：如何是渠不度親人？師云：全身放下孰為親？問：如何是不借別人家裏物？師云：有語還成妄，無言未是真。擬欲求玄旨，直是眼中塵。復有一偈總答云：去年此日見荷花，此日今年人事別。總是自心生巧計，欲分兩人無一舌。
舉：九峰勘首座因緣，問僧：休去歇去則且置，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僧云：錫杖掛牛頭，袈裟包狗骨。師云：不然。他若問我，我便喚他禮拜著，待他禮拜起，向他道：你作得我侍者。
柳鴈田居士舉張天覺頌本因緣，師問曰：如何是頌本？士復舉頌，師應聲一喝云：喚作頌本得麼？
問：和尚要作菩薩麼？師云：不要。進云：為甚麼不要？師云：你若要頭目髓腦，我將個什麼與你？
同麓亭居士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意旨如何？麓云：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師曰：此是文言，要會古人，意未在傍。客曰：克

己復禮，是物格否？師搖手。
問僧：如何是劫火吹海底，山鼓風相擊？僧掀倒禪床，師呵呵大笑。
僧問：路途之樂，終非到家。如何是途路之樂？師云：開口成雙橛，揚眉落二三。如何是到家之事？師云：要頭截取去。
問：大千沙界海中漚，離却水，如何是漚？師云：如何是你離的水？
師輪數珠次，僧問：和尚何不放開，猶乃揑聚？師曰：騎馬用拐拄。問：如何是通途挾帶？師舉數珠示之。問：如何是妙挾通宗？師亦舉數珠。問：挾帶妙挾，是同是別？師亦舉數珠。問：莫遮個便是麼？師曰：是則斬取去。問：如何是圓相？師曰：大燒餅。
問：如何是暗機？師曰：凌霄峰。問：如何是義海？師曰：半山亭。問：字海與義海，是同是別？師曰：別則兩箇，不別一雙。
問：如何是意語？師曰：啞子呪人。問：如何是默論？師曰：溫伯見孔子。問：如何是回互？師曰：孝子諱爺。
師乘凉次，嘆云：如今祖師禪却被諸方混亂，我今只說如來禪。僧問：祖師禪、如來禪，是同？是別？師云：一點水墨。進云：意旨如何？師云：兩處成龍。
問：德雲常住妙高峰，善財如河參不見。師云：對面不相識。進云：如何別峰又見？師云：舉意便知有。
問：如何是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師云：若要我說，滿面慚惶。云：某甲不會，請和尚落草。師云：莫向聲色上會。
僧問：情與無情同一體，如何是一體？師云：併却咽喉唇吻，你道將無情的來看。
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云：有口不能道。
問：如何是生死中不生死的道理？師云：舌頭短三寸。
僧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穿衣喫飯。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正色厲聲，數其往事。僧作瞋告辭，師曰：汝問未磨時如何？且磨此一點。僧復住。僧問：明知生死是不生之法，為什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師云：只個是數珠。曰：某甲不會。師云：不會却好。僧舉：鶴林素因僧敲門，素云：是誰？云：是僧。素云：非但是僧，佛來也不著。今問和尚，為什麼不著？師云：當面被瞞。又云：我當時若在，但云：謝和尚慈悲。
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一輪明月炤姑蘇。
僧問：古云：我若一向舉揚宗乘，則法堂前草深一丈。和尚又如何教人？師良久，曰：道什麼？傍僧復理前問，師曰：我若一向舉揚宗乘，則法堂前草深一丈。

僧問：一路涅槃門，乞指個路頭。師曰：那個是御愛峰？僧問：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如何是不取無非幻？師不答，別與傍僧言訖，却問：汝適來問甚麼？僧舉前問，師云：你欠伶俐。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稍覺純熟，但不能廓爾無礙，未審如何進向？師曰：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你作麼生會？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
師至半堂訪無念，師問云：古人道：如紅鑪上飛片雪相似。且道古人還具透關眼也未？念曰：我不見有什麼古人。師急指曰：背後聱？念休去。
僧問：維摩與文殊譚不二法門，是默然？不是默然？若是默然，文殊則為剩語；若不是默然，則維摩一場空設。意旨如何？師云：他與你做奴也不彀。
僧云：念佛不斷頭了。師云：放。進云：教某甲如何放？師云：再放。僧再求方便，師揭起裙云：卵在。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是你這聲。問：
問：諸法如義，乞師一講。師云：講的不如。
師入堂勘眾，一僧以手指作二圈相置眼上，師搖手云：不是。一僧彈指，師搖手云：不是。一僧出未開口，師搖手云：不是。一僧近前，師搖手云：不是，不是。僧即禮拜起，師云：我與你說甚麼？你便禮拜。時有病僧拋出蒲團，師作驚駭勢，云：一堂人不如這個病僧。
有瞽者求開示，師拽其手指云：此是椅？此是桌？瞽即禮拜。師云：一堂人不如這瞽者。
一時雷擊八人，僧問：八人被雷擊，意旨如何？師曰：大作用。進云：天不蓋，地不載，造什麼罪？師云：大地黑沈沈。
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師顧傍僧云：他悟了也。進云：畢竟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師云：化緣。進云：化緣後如何？師曰：獻果去。
僧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體露金風。進云：如何是向下事？師云：驢前馬後。進云：如何是驢前馬後？師云：奴見婢殷勤。進云：如何奴見婢殷勤？師云：拖泥帶水。進云：如何是拖泥帶水？師云：七手八脚。進云：七手八脚如何？師云：三十痛棒。
師入城，見一瞽目僧端坐街側，師向僧禮數十拜，復撫其背云：莫忘却。僧合掌云：阿彌陀佛。時市眾圍繞，問曰：此是何人？師曰：此是一尊古佛。
陶石簣遺師犀帶，有俗士擬騙，試問云：和尚是大修行菩薩，當受我禮拜。師云：我不是修行菩薩，不必禮拜。進云：和尚豈不是修

行菩薩？師云：我若是修行菩薩，汝等魔王皆來割肉。士皆慚色而去。
居士問：父母未生前，請師道一句。師曰：不可全靠老僧。又問：如何是直下見性？師曰：這問也不少。曰：不少個甚麼？師曰：問我即不得。
麥浪。問：如何是善財參遍處黑豆未生芽？師曰：不答。曰：何故不答？師曰：答即芽生。
僧問：如何是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拈拄杖云：這個喚做什麼？曰：拄杖子。師曰：又道離諸名相。
僧問：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著。曰：拈槌竪拂、言談語句都是智，如何是不到處？師曰：此是甚麼人語？我不記得，汝試舉看。曰：此是智，如何是不到處？師曰：汝欠伶俐，何不審他來歷？良久曰：汝更欲問那？僧擬進語，師推開入室。
僧問：既是獅子兒，為什麼却遭狐狸咬？師曰：被汝一問，直得口塞。曰：為甚如此？師曰：若是獅子，決不逐塊。
寶林講法華經。師偶入寺，眾請師請金剛經，師曰：你們已講法華經了，又要我講金剛經。那眾再三請，師曰：你們走開。乃打一筋斗，眾大笑，問云：老老大大，如何打筋斗？師云：我只要你們笑。一面。
明翮問：亘古亘今，我信無有，第二人為甚麼公案透不得？師云：汝有甚麼公案透不得？舉來看。翮擬開口，師云：去！去！汝不是好人。
周華頂居士問：今日別去後，何處相見？師曰：途路要珍重。
僧問：頻呼小玉原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如何是聲？師曰：這個不是聲。
僧問：不落生滅時如何？師曰：不答。曰：豈無方便？師曰：方便即生滅也。
問僧：南泉斬猫，意旨如何？一僧呼名，一僧推蒲團下地，一僧云：二人已道了，教我道個什麼？師曰：可惜許。曰：何謂也？師曰：一語下徐州。
僧問：馬師一喝，百丈三日耳聾，為復明大機，為復明大用？師曰：一般米麵。曰：意旨如何？師曰：繇人造作。
僧問：某甲看個無字話頭，不曾得個入處，乞和尚方便。師曰：難得個不入頭的。
僧問：某甲昨日洗浴，得個境界，祇是說不出。師指童子曰：是伊也知得麼？曰：他也知得。師曰：若是知得，決定不隨人所轉。
僧問：無夢無想處，如何是某甲主人？師云：你名什麼？僧云：大化。師曰：你且去。

僧問：木叉和尚道：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當時若問，和尚作麼生？師云：這野狐精。又云：我定是沒有性命的。
僧問：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且如心意識作麼生離？師曰：將心意識來，我為汝離。曰：將不得來。師曰：既將不得來，要離作麼？
僧問：無夢無想時，主人公在什麼處？師曰：即今主人公在什麼處？僧擬議，師喝。僧禮拜，師曰：這一喝本該你喝。
僧問：如何是超然不借借？師曰：我聽不清，你再問看。曰：學人不肯在。師曰：這個是借。僧喝，師曰：猶是借。僧又喝，師曰：猶是借。僧曰：蒼天！蒼天！師曰：百喝後作麼生？僧禮拜云：推散大眾去也。便歸眾。師曰：伎倆祇如此。
首座問：未有之言，請和尚道。師曰：寧犯國諱，不可斷舌。
僧問：如何是大用？師曰：打殺千萬人，不名性燥漢。
麥浪問：如何是無住本？師舉起拂子。麥云：無住還有本麼？師云：汝適纔問甚麼？麥云：無住本。師云：還有本麼？麥禮拜。
麥浪問：如何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云：汝年多少？麥云：與和尚同條生，不同條死。師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童秀才問：弟子心中如有一件道理，只是說不出。師曰：是說不出那？曰：說不出。師曰：瞞我耳聾。
僧問：四大脫落，更有何物？師曰：我聽不清，再舉看。僧擬再舉，師曰：是無那？
鮑性泉問：如何是脫生死的句？師云：兩眼對兩眼。曰：兩眼對兩眼後如何？師云：你不說，我不問。曰：不說不問，怎麼脫得生死？師曰：正恁麼時，把將生死來與汝脫。
方浪如問：如何得不以緣心聽法而得法性？師曰：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方乃葢天葢地曰：如何是自己胸中流出句？師曰：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斟不濕羹。
僧問：明知遮一著子，却又承當不來，病在何處？師曰：擬欲求玄旨，還如值木盲。
僧問：達大師問雙寺住持：遍大地是佛身，且道佛身在什麼處？住持無語。意旨如何？師曰：却被住持靠倒。曰：為甚麼大師打住持？師曰：這個是屈棒。曰：何謂也？師曰：合是大師自喫。
師觀水次，麥浪問：天人見為瑠璃，魚龍視為窟宅，和尚見作甚麼？師云：水。麥云：恁麼落在人見中。師云：好聰明。
僧問：從緣薦得相應疾。古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如何得相應？師云：豈不聞從門入者，永無退失？問：就體消停得力遲。若消停，云何不得力？師云：擬尋思處轉肴訛。問：瞥起本來無處所。既是無處所，向什麼處瞥起？師云：你也問不到，我也答不

到。問：吾師暫說不思議。既不思議，將何暫說？師云：因不思議故。問：南泉云：還鄉自是兒孫事。大慧云：末後輸他弄一場。如何？師云：憐兒不覺醜。問：南泉、大慧是同是別？師云：一條柱杖兩人舁。

問：三世諸佛為什麼不知有？師云：太尊貴生。問：狸奴白牯為甚麼却知有？師云：太貧賤生。

僧問云：乞和尚指示心要出離生死真實的義。師曰：從來無一字與人。僧禮拜。

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師竪一指。僧云：此是境。師曰：又被雲遮却了也。

僧問：因正果正，為甚麼調達於地獄中受三禪天樂？師云：這個不屬因果。僧求頌，師云：這個不屬因果，鑊湯爐炭裏坐。剛道眾苦不到，佛眼何曾識我？

曹源與凌虛自金粟來，師問曰：昔者三佛辭五祖，祖曰：汝去，向後患一場熱病，始憶老僧在。後果病，自知從前所用不得力。還復祖山，汝病中作麼生？源曰：我祇是病，無作麼。師曰：我即不然。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祇看不病的。源曰：蝦跳不出斗。師曰：你要藥，與你一帖大黃。源曰：蒼天！蒼天！師曰：芭豆最好。

僧問：弟子遠來訪道，求和尚開示。師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得。僧曰：見人訪道，我亦學訪。師曰：不可隨人脚根轉好。僧禮拜。

馮居士問南宗：鐘聲有相無相？宗答：東風東響，西風西響。宗就問：和尚！鐘聲是有相的？是無相的？師云：鐘已鳴矣，風已過矣，說甚有相無相？進云：鐘正鳴，風正生時如何？師云：徒勞側耳。

雲南僧圓明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意旨如何？師云：總不繇別人。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以肉還母，然後於虛空中現身，為父母說法。如何是那吒本身？師云：休認娘生皮袋子。問：劫火洞然，大千沙界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壞即不問，如何是不壞的道理？師云：四大。問：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樹上一枝金。是何境相？師云：莫作境會。問：境繇能境，境逐能沉。能境俱忘，復是何物？師云：不得喚作心。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且道須彌山如何轉？師云：喚作須彌山即不得。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如何是經？師云：如是我聞。問：六祖明鏡非臺之語，透關久矣。三更遮回，不令人見。此必有所授受之事，非謂說經學者可以默喻。且道授個甚麼？師云：之子相逢處，不許外人知。

師問石雨：如何是一口道不盡的句？雨云：早晚禮拜和尚，也是尋常事。
復問石雨：趙州道無字，意作麼生？雨云：和尚喜著棋，某甲粗知。師曰：道有又作麼生？雨即頌：家家有幅遮羞布，放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州，擲却頭巾頂却褲。師復問三宜，宜呈偈：佛性無，佛性無，秤槌落水不曾浮。知得趙州端的意，拍手終朝唱鷓鴣。
漢月問：興化在三聖為首座，嘗云：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聖云：具個什麼眼便恁麼道？化便喝，聖云：須是你始得。後到大覺，覺問：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你憑個什麼道理便恁麼道？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相逢，覺云：我昨日疑你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再喝，覺亦打。化云：我在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云：這瞎漢來這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化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蘗處喫棒底道理。請問：如何是三度痛棒的道理？師云：觸著不知疼。問：雪峰見僧來，雙手托門，放身出云：是甚麼？僧云：是甚麼？峰低頭歸庵。僧到嵓頭，過夏後問頭，頭曰：雪峰與我同條生不同條死，欲識末後句，祇這是。請問：同生同死與同生不同死，長處何在？師云：翳張三，黑李四。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山呵呵大笑，歸方丈。圓悟曰：相隨來也。請問：如何是相隨來也的道理？師云：爾今口雖不言，文字已形。問：道吾捺倒爛泥裏。有判者云：也只是館驛裏撮馬糞漢。請問：如何是馬糞？師云：不可咬名嚼字。問：古人云：銕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惟有尾巴過不得。頭角前蹄俱不問，如何是後蹄？如何是尾巴？如何過不得？師云：過。問：守廓侍者到華嚴，值嚴上堂曰：大眾，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廓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廓禮拜起曰：大眾，看這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眾。請問：華嚴敗闕在甚處？師云：杓卜聽虛聲，前言何在？問：守廓到鹿門，見楚和尚與僧話次，門問楚曰：你終日披披搭搭作麼？楚曰：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門便喝，楚亦喝，各休去。廓云：你看這兩個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丈，請廓問云：老僧適來與楚闍黎賓主相見，甚處敗闕？廓曰：轉見病深。門曰：老僧自見興化來便會也。廓云：和尚到興化，某甲為侍者，記得與麼時語？門云：請舉看。廓遂舉：興化問和尚：甚麼處來？尚云：五臺。云：還見文殊麼？尚便喝。化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惡發作麼？尚又喝。化不語，和尚作

禮。至明日，教某甲喚和尚，和尚早去也。化上堂云：你看這個漢，擔條斷貫索，向南方去也。已後也道見興化來。廓云：今日公案恰似與麼時底。門云：興化當時因甚無語？廓曰：見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不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尚已去也。門特煎茶告眾曰：參學龍象，直須仔細。請問：如何是斷貫索？如何是不會賓主處？師云：羚羊掛角處，獵人徒自疲。復總答以偈曰：佛祖機關無一言，擬存迷悟隔千山。爾今大地舒長舌，石女拋梭最後關。
僧問：法華經中光明普遍炤河沙，如何眉間白毫相光單輝東方萬八千土？師云：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問：日月燈明佛還入暗黑地獄也無？師云：入。
問：知法嘗無性，佛種從緣起。既是嘗，為什麼又道個無？既無性，為什麼道個從緣？師云：開口成雙橛。
問：惟有一門而復狹小，門在什麼處？師云：天無二日，人無兩心。
問：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如何是法華經藏？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問：多寶佛塔云何容二如來？師云：開口便覺多。
問：佛塔示現，何必化身還集？師云：脫盡廉纖，始到不知。
問：諸佛問訊，何以獨遣侍者？師云：也須得傍人著眼。
問：龍宮示化，單標女子，意旨如何？師云：為他閒事長無明。
問：龍女具什麼巴鼻便解獻珠？師云：那裏聞他消息？問：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古人謂回互，不回互之旨作麼生會？師云：要會去轉遠。
僧問：楞嚴奢摩他、三摩、禪那則不問，如何是妙？師云：不妙。
問：舉金色臂不如此臂，是三觀中那一觀攝？師曰：逐物生心。
問：維摩經云：惟留一床，寢疾而臥。未審是何疾症？師云：舉心隔千里。
問：文殊、普賢還落諸業習氣也無？師云：墮。
問：金剛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未審諸相與非相是同是別？師云：是。
問：香水海中還容乾屎橛也無？師云：却是微塵內世界。
問：維摩默然，不知正恁麼時，侍者在什麼處？師云：隨來也。
問：如何是曹洞門下賓旬？師云：走盡千山及萬山。問：如何是主句？師云：獨坐壺中無伴侶。
問：起信論云：不依形色，不依氣息，不依於空，不依水火風，不依見聞覺知。畢竟依箇什麼？師云：三個胡孫弄播箕。
僧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云：四季皆有月，秋來分外明。
問：婆子燒菴已後，三年復造，悟得個什麼？師云：清風度竹林。

問：前三三與後三三，請問和尚多少數？師云：膫子長三尺。
問：海底泥牛銜月走，岩前石虎抱兒眠，銕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其中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未審那一句是？師云：你自領去也。
有僧問：某甲從五臺來，求和尚開示。師云：五臺山寒寒冷冷，老僧不敢觸脚。進云：某甲離五臺已久。師云：各自領出去。僧禮拜云：和尚亦如是。
僧問：某甲從淮安來，求和尚開示。師問云：汝鎮江來麼？僧云：是。又問：汝從蘇州來麼？僧云：是。師云：一路說得分明，如何又求開示？僧云：不會。師云：好個不會。僧又問：參禪與念佛，是同是異？師云：自己尚不會，管他閒事。僧無對。
師問僧日嘗用心處，僧曰：若問用心，只得無開口處。師云：你瞞我。僧曰：終不敢誑和尚。師云：好！你且這等去。師復云：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何處不是開口處？你又道無處開口。進云：和尚又恁麼道過也。師云：你若是啞的，便不與說。僧無語。
僧問：兩口一無舌，意旨如何？師云：與汝說破了也。進云：求和尚再通方便。師云：方便已竟。
問：如何是鎮海明珠？師云：昨日被人索去了也，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
問：如何黑月即現，白月即隱？師云：汝即認得一半。
僧問：學人信得自己本來是佛，不假造作，不用安排，為何不得轉身吐氣？師云：汝信得自己，作麼生信得？僧無語。師云：還是不曾信得及在。所以經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僧云：和尚教人放下，學人於放下處有省。師云：汝作麼生放下？進云：大地無寸土。師云：汝還未識放下在。
僧問：白刃劈面來時如何？師便掌云：這是劈面來時的事。僧無語。
僧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有言句，俱名揀擇。未知和尚以何示人？師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
僧問：恁麼也不得，唸唎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蘇羅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唸唎蘇魯娑婆訶。和尚教學人放下個甚麼？師云：優鉢羅花三千年開一遍。僧禮拜，問云：古德說：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和尚如何教人放下？師云：古人教人疑，老僧教人放下。僧云：本來無有，放下個什麼？師云：放不下，擔了去。僧問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和尚在這裏又說什麼法？師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僧問：古人云：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如何得道？師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僧云：和尚也不道。師咄之，僧禮拜。
僧問：某甲欲識佛，未審佛在何處？師云：遶天下。問：其僧速禮一拜。師云：你這一拜被人家活埋了也。進云：一向聞名，今日覩相。師云：還是聞名好。進云：也須親見始得。師云：不得以色見我，不得以音聲求我，你作麼生見？僧一喝，師云：是聲。僧又喝，師云：是聲。僧云：和尚作麼生？師默然，僧便禮拜。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進云：老老大大說這個話。師云：你見我說個什麼？僧便出。師云：你却會逃走。
僧問：如何是青州女三棒鼓？師云：趙州膫子如驢大。僧禮退。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離了古人言句，請和尚別道。師云：韓文公。進云：如何是韓文公意旨？師云：晝夜一百八。
僧問：本來無迷，亦無可悟，不落言詮，法爾如是，和尚如何開示人？師云：你費多氣力作麼？
僧問：亦不惺惺，亦不寂寂，求和尚開示。師云：如何是你主人公？僧默然良久，師云：死水不藏龍。傍僧出問：如何是活水裏的龍？師云：正是時。僧禮拜。
僧問：父母未生時有十八個兄弟，阿那個是主人公？師云：你是無主孤魂。進云：作麼見得無主？師云：有主不須問。
師茶話次，有僧禮拜了，起云：昨日偏眾解制了，特來謝和尚。師合掌云：恭喜，恭喜。進云：和尚不得謗某甲。師云：如何是解制的道理？曰：仲冬嚴寒，請和尚萬福。師云：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再道一句來。曰：請和尚且喫茶。師云：不是，不是。進云：大眾散去。遂和聲歸眾，師乃笑。
又僧就卓，拈碗問曰：放下個恁麼？師云：擎起來。僧舉起，師云：又道放下。
又僧伸手問曰：放下個與我看看。師云：擔取去。僧舉手示之，師云：放下。
僧問：古人不出山門，向莊上喫油餈，為是神通三昧？為是法爾如然？師云：你那裏見古人？進云：今日見和尚為人。師云：若是獅子，決不逐塊。進云：恁麼則撮土焚香去也。師云：老僧無骨頭，軟妥妥憑你咬嚼。僧無語。
傍僧出云：一堂大眾被你老漢弄得七顛八倒，將為別有長處，元來只如此。師云：什麼如此？進云：明日上堂舉似。師云：何不現前拈出？僧即吹滅燈火。師云：吓見鬼。僧擬對，師便打，云：你若向古人一切公案、三藏十二部教典隨舉，則劈口頌得，覿面轉得，我也許你。進云：某甲不曾看過語錄。師即舉：孚上座勘鼓山折箭

因緣，你頌看。僧無語，師叱僧退，即頌曰：口行人事探頭過，便乃翻身入賊窩，不是雪峰知的確，雙雙跳入是非窠。
僧云：承和尚賜我寶劒，已得天下太平，特來禮謝和尚。師云：如何是太平的句？僧云：如金鐘相似。師云：不是，不是。僧無語。師云：你問我。僧理前問，師云：石女生兒。僧禮拜。
僧問：祖師遞代相承，還別有麼？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別有？師云：得我檀越人家作水牯牛，即向汝道。進云：某甲亦同異類中去也。師云：又向古人舌頭上咬嚼。僧無語。
師輪數珠次，僧問：即此用，離此用如何？師云：馬祖來也。進云：馬祖來作麼？師云：直得你三日耳聾。
僧問：奄提遮女問文殊云：明知生不生義，如何又被生之所轉？殊曰：其力未充。此語還是義路麼？師云：義路。進曰：請和尚道。師云：那是禪堂？此是方丈。僧禮拜。
僧問：有一物，明歷歷，佛祖覷不破，大地無人識，常在舌頭尖，盡力吐不出。請問和尚吐出也未？師云：你吐出了也。進云：百年三萬六千朝，翻覆元來是這漢。如何是這漢？師云：欲問這樣道理，也須禮拜始得。僧便拜，師笑曰：正是這漢。
僧問：金殿堂堂即不問，驢胎馬腹事如何？師云：你是其人。進云：恁麼則任物逍遙去也。師云：切莫強作主宰。僧禮退。
西堂瑞白問：大眾齊齊，燈燭輝煌，請和尚指示。師云：有眼皆見。進云：恁麼則個個成佛去也。師云：你眼不瞎。又問：萬竹林中事即不問，石傘峰頭意旨若何？師默然，瑞禮拜。又問：祇如萬竹林中事又作麼生？師云：三莖四莖斜，七莖八莖曲。瑞云：萬竹林中與石傘峰頭是同是別？師云：三莖四莖斜。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七莖八莖曲。瑞禮拜起云：佛法已蒙師指示，正偏不落有無機。師云：不落正偏，你作麼生道？瑞便問訊歸位。師云：去。
僧問：疎山恁麼道，意在什麼處？師曰：龜毛長數丈。進云：羅山恁麼答，意在什麼處？師曰：錯過撐天柱。
僧問云：黃龍南禪師三關語，隆慶閒答後，再無人轉語，請和尚再轉一語。師曰：天下無一人答不得。進云：某甲不會，請和尚方便。師云：萬兩黃金難買個不會，若將個不會答他，無有不是。僧曰：真個不會，望和尚答。師曰：若如此，一一問將來，我為汝答。問云：人人有個生緣，上座生緣在什麼處？師曰：我是越州人。問：我手何似佛手？師云：草枯鷹眼疾。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人老不知心。(有頌錄、頌古卷中)
僧問：父母未生前，本來無有色身山河大地，為什麼忽生色身山河大地？師曰：即今那個是你色身？僧擬再舉，師咄之，僧禮拜。

師問六休袁居士云：德山托盆因緣，張無盡居士頌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既不因授記，為什麼只得三年活？居士還有疑不？士曰：有疑。師又舉：疎山造塔完，問院主云：為復將一錢與匠人？為復將兩錢與匠人？為將三錢與匠人？眾不能對。羅山代云：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一錢與匠人，帶累匠人眉鬚墮落。居士又作麼生？士云：如此則公案所疑甚多。師曰：譬如盡大地都做了個問頭來，問時你又如何對？士拍掌兩下。師曰：適來的虧？居士有省。

客問：壇經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且道此心為是真心？為是妄心？師云：汝還識心麼？客無語。師云：心尚不識，說甚麼真心、妄心？客又問：如何是極則？師云：却被汝道著。

又問五識相分色。師云：色聲香味觸，眼耳鼻舌身，冤家自有對，何須問別人。又問仁者心動因緣。師云：風動與旛動，休言未是真，不識心何物，於中有主人。又問黃蘗吐舌因緣。師云：聞時富貴，見面貧窮，纔聞吐舌，三日耳聾。問：悟之境界，師可方便否？師云：姑姑問嫂嫂，哥哥偏汝親，嫂答姑娘道，他時自識真。

又問讓公答馬祖打車打牛因緣。師云：打車與打牛，親疎自須辯，錯認四大者，更須著方便。又問梁主問誌公安樂禁。師云：渾身是病疑求藥，驀口塞個熱鐵丸，吞吐未能心痛快，全身跳入裏頭看。

又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因緣。師云：權時得個破帽子，眨眼須知用掉却，若還守住不解放，錦繡夜行誰省著。又問：有大力人為什麼攃脚不起？師云：那羅自謂力無敵，百戰場中逞奇特，眉毛眼上無多子，盡力猶云道不識。

僧問溈山，仰山摘茶次，一曰：得體。一曰：得用。為是論虛，為是論實？師曰：擔板漢。僧問：如何全體大用？師默然良久，曰：我欲與你說，恐失妙用。僧禮拜。

僧問：和尚嘗教人識取頭，請問：如何是頭？師云：你且知有。問：如何是尾？師云：知有到不知有。問：有頭無尾時如何？師云：大虫變老鼠。問：有尾無頭時如何？師云：乞兒誇富貴。問：頭尾相稱時如何？師云：國王修布施。問：無尾無頭時如何？師云：盲人為導師。

師在雲棲代講戒疏，發隱至不敬師友戒，引韓退之見大顛因緣。時有座主聞之，斥曰：爾江南禪和子，專耍弄嘴頭，講甚麼宗？前者勝期如此，我已斥令不敢。爾何等人，輒敢爾耶？師曰：汝乃雲棲堂上法師耶？我有一問，若道得則可，若道不得，莫道我講宗好。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汝適來見我講宗者，謂復言談語句是講宗耶？謂復拈槌竪拂是講宗耶？

若以言談語句是宗者，則汝以聲見如來；若以拈槌竪拂是宗者，則汝以色見如來。於此二處見如來，則汝是邪道；離此二途，則何處見我講宗來？座主不能對。傍僧云：請上座代轉一語。師徐步入禪堂。眾云：原來只學得問人，自己也道不得。西堂云：他向汝道了也。師拍掌云：原來有人在。

有僧誤將七佛偈為廁紙，求懺悔。師曰：此不須懺，料汝再無第二紙，只將你早間懺了，晚間又作的來懺懺。僧慚色而退。

有僧觸怒師，師持杖趁逐至僧床前，僧倒臥叫喚云：病痛饒饒。師云：你將手來，我看看脉看。隨與贖藥，眾俱失笑。

俗人問：色欲難戒，奈何？師云：你戒酒否？云：已戒多年。師云：戒後曾犯否？云：不曾少犯。師云：如是則戒色亦當如戒酒這等戒去。

一日，師入菜園，捉菜蟲一握，傍僧問云：是甚麼？師即兩手擦殺蟲，云：這業障！這業障！進云：和尚為何殺生？師云：你償命！你償命！

僧問：如何八幅羅裙著地拖？師云：只因他脚長。

師入堂示眾：若論此事，如糞堆裏一顆夜明珠相似。首座進云：只如不識明珠者當作麼生？師云：是汝不識。座云：謝師印證。師云：莫塗污老僧。

僧問：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問這等大事，也須禮拜。僧禮拜起，欲問。師曰：是汝不知安身處那？僧欲再問，師低頭隱几。

僧問：殃掘摩羅救產難，意旨如何？師曰：佛也不曾為人生得下。僧云：某甲不會，請師一頌。頌曰：陽和無意轉人間，萬卉千花盡放顏。不識文殊何所謂？前三三與後三三。

幻有舉：古人須將惡知惡覺并奇言妙句一切放下，空空然放一話頭。參取問師，師聞舉至一切放下句處，便連聲云：好阿！好阿！及舉至放一話頭句未竟時，便應聲云：又被風吹別調中。

博山僧道開問云：世尊拈起，迦葉微笑，笑個什麼？師云：且喫茶。僧云：喫茶後如何？師云：逼殺人。僧云：麻谷參章敬道：是是處如何？師云：拈一放一，不是好手。僧云：南陽道：身心一如，心外無餘。在和尚分上如何？師云：心外無餘。僧云：此是忠國師的，與和尚何干？師云：既是忠國師的，因甚麼在我口中出？僧云：和尚可布施學人。師云：我耳聾。僧云：趙州道：狗子無佛性。當真是有是無？師云：趙州止得一個牙齒。僧云：當時這僧已到什麼田地？十二類眾生都不問，緣何只問個狗子？師云：汝作奇特會麼？僧云：此事在和尚分上如何？師云：我比趙州多兩個牙齒。僧云：和尚今日著賊也。師云：筭家事漢有什麼長處？僧云：

適來南陽公案請和尚頌。師云：擡頭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前之後之，左之右之。噫！對面無他語，你是何人我是誰？次早進方丈，師云：博山開堂示眾，試舉似看。僧云：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師云：此是他本分為人處。僧云：誰的是和尚？師云：我這裏教人化緣。僧云：德山、臨濟都拈却子胡家風，試道看。師云：不必重宣此義。僧云：請和尚道。師云：道過了也。僧云：再道。師云：拏繩來。僧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全真法界作麼生？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柳鴈田居士問：世尊上堂意旨，為復是陞座處？為復白槌處？師應聲與一掌。士云：分明拘賊破家。師曰：還要第二頓那。

柳居士呈偈曰：是什麼，是什麼，對著家尊莫問爺。金不換金隨處使，從來常御白牛車。師覽畢，問曰：且道趙州勘破婆子，甚麼處是勘破處？士曰：壁外葢茅屋。師曰：不是，更道。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六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七

門人明凡　錄

吳興丁元公山陰祁駿佳　編

請示

僧參，云：求和尚開示。師曰：菩薩初發心便登正覺，汝發足處早已開示，更教我說個甚麼？

翰林王聚洲居士問曰：某亦嘗於楞嚴留心，頗有透處。但於一人發真歸元，十方世界悉皆消殞，未能痛快。比如如來，豈非發真歸元者乎？既發真已，世界何不消殞？若消殞，則大地眾生無立脚處，何更云如來與諸天人同在祇桓精舍而說法乎？若不消殞，則如來誠實之語，豈有不足信耶？師曰：如來且置，只如公於大明之下，驟然走入暗室之中，還能見有許多世界也無？曰：若驟然走入，惟見暗黑，別無可見。師曰：若諸不入者，還見世界否？曰：見。師曰：何以彼見而公獨不見乎？曰：繇明入暗，暗生明滅，故惟見黑暗，而不見山河大地。彼不入者，明相宛然，故無不見耳。師曰：一人發真，例如一人入暗，與相類否？曰：是正相類。師曰：如此則何疑一人發真而世界不消殞乎？又如十人同作一夢，間或一人獲醒，一人世界全消，彼中九人受用如故。十人同醒，則十人世界全消。不可以一人之醒而撥九人之有，亦不可以九人之寐而疑一人之無，惟證乃知，難可測也。曰：如師所論，理固頗通，何以世尊亦倚靈山說法耶？豈有如來未曾發真者乎？師曰：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也。住靈山者，逗應羣機，猶水中之月，豈實有耶？狂猨無知，妄心欲取，而且不知水中無月耳。眾生以肉眼觀佛，以為佛住靈山；若以慧眼觀，則證諸法如義，不知何者是佛，何者非佛也。雖然，又般若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三者既無，則自己尚無處所，何處得有世界、山河、大地？故云：十方世界，猶如手中所持一物；返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空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以此而觀，明若日星，而公於此處，豈不為痛快哉？所以不能痛快者，但於文字著脚，而不返炤自心，致使分別成謬也。故肇法師云：會萬法歸於自己者，其惟聖人乎？

僧問：某甲用功似有箇見處，祇是有疑。師曰：見箇甚麼？僧云：見自心包含世界。師曰：自身虧？僧云：亦在自心中。師曰：若恁

麼見，我顯聖寺即今做甚麼？僧云：身中總一片，無所隔礙。師曰：還見隔壁事麼？

僧問：見聞知覺，是心不是心？師曰：若是心，云何叫做見聞覺知？若不是心，應同外物。云何知是見聞覺知，而終不云他見他聞？於此正好著力，參久自有悟處。師復云：一不得別求玄妙，二不得希望證聖，三不得怕怖生死，四不得撥無因果。

僧問：和尚教人不思善，不思惡，只恁麼去，三十年不出山，我稱是人真善知識。學人一聞此語，疑信相半。信者，信今誠實之言；疑者，古云草衣木食。若不思玄，異於深山野人者幾希？又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何故？和尚教人不思善，不思惡，只恁麼參，不惟不敢承當，亦難使人信受。師云：汝信我言，不能盡記古語，疑信不能不半耳。昔者能大師向道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繇是明公豁然大悟，汗流夾背。既悟，便不同於深山野人，吾言非為謬矣。如云大事已明未明，皆如喪考妣者，良繇道力未充，命根未斷，故於已明未明生疑。若向父母未生前看破，則無此問矣。

僧問：和尚嘗言：昏沉即解脫，散亂即清淨。但於學人分上，恰有不相應處。昏則忘懷，散則浪蕩。既昏散，不妨於道。何故經云：除睡嘗攝心，能生諸禪定？師云：風雲雷雨，天之妙用。昏散運用，人之嘗情。執風雲而昧天體，執昏散以迷真心，自成顛倒。若悟本心，一切皆名妙用。教有明文，非吾臆語。苟未見性，妄認假名，自成迷背。所以勞他古人，多方抑揚，隨時破立。故曰：無有定名，阿耨菩提。汝真有意於此，當力窮見性，一念開明。但有言說，俱無實義。思之！勉之！

問：悟道之人還假修行否？師云：正好修行。何也？法身乃證得，報身從修得。曰：恁麼有兩個耶？師曰：我不說有兩個，亦不說一個。法身者，即自己也。經云：譬如有人百骸調適，忽忘我身，微加針艾，即知有我。是知證義。報身者，猶如衣服，實從辦得。若說是我身，如何又脫得著得？若非我者，被人盜去，云何又云被人盜去？

僧問：某甲即今如何用心則是？師云：無所用心處是汝用心，以無所用心是真用心義。又云：汝是讀書人，豈不聞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比如行路人，有拄杖子則不得自在，若有所擔負則不得自在。要自在者，豈不是空手行也？又云：無言是天地之至言。故曰：天何言哉？春到則普天匝地皆春。可不信乎？

僧問：某甲欲修行，不知把柄，求和尚開示。師云：汝要把柄做甚麼？譬如人之眼睛，可外求得麼？縱汝外求，可得的即是可失的。

岳石帆居士云：雲棲和尚賺度許多好和尚、好秀才在會下，我所以不肯他。師曰：聖賢嘗受屈。士云：何謂也？師曰：莫我知也。夫予欲無言，蓋因無當機之人自摩其胸，發此長嘆耳。士曰：此是方便遮護語。師曰：是非相諍，他總不起，須是我為後學者發其蘊奧。士云：我非強抑，昔時曾親與他諍論。師曰：昔時諍論，今須讚嘆，始見居士有天神不測之妙。士云：你是雲棲和尚那？師曰：我是弟子。士云：讚嘆你即是讚嘆雲棲也。師曰：居士莫塗糊人好。士又指大眾云：你等當看這個和尚。師曰：他終是不信你，祇是看自家。士云：當今佛法寥落，須盡力為之。師曰：天地間自有時節因緣，非某能為也。居士唯唯。

問：西方是有是無？師曰：無。曰：經云：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既有方所，那得言無？甚違經意。師曰：不道事中無，祇是理上實無。經文分明，是你錯解。佛者，覺也；土者，覺知之地也；十者，圓足之數也。今言十萬億佛土者，蓋言超數量覺炤之地，有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也。然何以要超數量覺炤耶？蓋纔有動念，便屬數量；纔有數量，即受煩惱，不名極樂矣。纔有覺炤，即屬取捨；有取捨，即受生死，不名本性無量壽佛矣。是故禪門直指一念未生前。又云：父母未生前，乾坤混沌時，洪濛未判時，也只說得數量覺炤不及之地，豈別有旨也？法華經曰：塵點佛剎前，有佛號大通智勝如來。且塵點佛剎，豈容思議哉？苟容思議，惡得名為大通智勝乎？如是一大藏教中，莫不指歸數量覺炤不及處，是自性天真之佛，無別有佛待你成也。故或曰：不可說不可說劫前，有佛號某；或恒河沙劫，或不可思議劫，或無量阿僧祇劫前，有佛號某。一皆以超數越量，離覺泯炤為是也。汝何得循文背旨，失佛本懷？是則為滅佛種也。曰：然則超數越量，離覺泯炤，何者是本性無量壽佛？師曰：恩大難酬，速禮三拜。曰：若然者，則古人例有證驗，豈虛說耶？或天樂迎空，或異香滿室，或化佛現前，或蓮標姓字，將謂邪魔所作乎？師曰：非謂虛說，亦非邪魔。此乃慈父勝方便門中之事也。蓋謂三乘厭苦，菩薩說此淨土之門，實為權誘，漸漸引歸一乘。故有佛來迎，有我生去，彼此歷然，淨穢迥異。是佛權門，豈為實教？故法華經云：是諸佛世尊，更有異方便，助顯第一義。異方便者，即淨土三乘等教是也。第一義者，即一乘實教是也。故經云：十方世界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既云一乘，豈有去來淨穢之可間耶？故華嚴經始終一際，因果同融，微塵剎土，總一法界，會六道四生，同入佛乘。故論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信實則善財一生頓證，滯權則身子多劫難成。故予前所論者，非為杜撰，出

是實宗；子所難者，亦非謬問，依佛權設。然予非實人，但知教道可宗，與子稱性而論也。

雲鶴居士問：念佛得生西方否？師曰：得。曰：何以得生乎？師曰：予亦不知何以得生，汝但念佛，不患不生也。佛如最上醫王，撮略羣書，合就靈丹，誠能服之，自然療病，不必究其方之是非也。曰：即如丹藥修合，必有原繇，念佛豈無因耶？師曰：譬如甘草解毒，大黃發瀉。或有人問：大黃何以發瀉？雖醫王有所不知，而大黃實能發瀉。故予亦曰：念佛不知何以得生西方，而念佛實能往生西方。雖教中云：阿彌陀佛因中願力所致，亦三乘權誘之言，要非大乘稱性之語。何也？譬如箭穿石虎，笋發寒林，未審誰假願力使之然也。若無自心之誠感，而欲究其所以然，吾不知其然而然矣。鴈田柳子問：經云：如來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為是身變耶？為是語變耶？若是身變者，則如來應默然，如不默然，何繇得解？如牛犬之有聲，如來亦應具嚎吠之聲，如不嚎吠，何繇得解？如其不然，何以稱隨類也？師曰：如來非身變，身相如故；亦非語變，語相如故。以其不變，故能隨類各解也。何也？如其有變，則在天非人，在人非天，豈能各應也哉？譬如世之演戲者，豈有變也？然羣聚而觀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風流者見之謂之風流，鬪諍者見之謂之鬪諍，乃至禮義廉耻、孝悌忠信、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各適其適，莫不稱益。退謂人曰：此戲唯孝唯悌，乃至惟風流、惟鬪諍、不仁不義，豈戲者有異乎？實乃觀者各解其自心耳。雖然，須知有不變而變，變而不變。何也？即如戲之於戲也，謂其有變，則戲者安有二心？謂其無變，則觀者何能各解一幻？戲如是法，法亦復然，而況於佛乎？是以耳聰者善聞琴瑟之妙，眼明者特辨玄黃之精。然琴瑟不為聾者所移，玄黃不為盲者所惑，而聾盲自異。其猶大海汪洋，終莫能窮，隨力大小，取之有多寡，而海不為之增減。佛法浩翰，終不能測利鈍，解之淺深，而法不為之是非。各解繇人，佛豈為親疎哉？

居士又問：真即是妄，妄即是真，真妄既不有二，何以令人除昏遣妄，而集於定慧也？譬如水不離波，波不離水，寧有離波之水，不濕之波乎？今云斷妄證真，便同離波求水，非惟不能證真，愈且增其虛妄。故曰：斷除妄想，重增病也。若認妄想即真，不必斷除。經又云：妄盡覺圓。又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繇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楞嚴經中，十因六交，莫不皆繇妄想而受輪迴。斷者不是，縱者亦非。如是難明之義，惟師決之。師曰：真本不有，因妄顯真。妄本不生，依真而起。故曰：因迷迷覺，覺不生迷。凡聖人設教，猶良醫用藥，豈執其方？先欲破妄，而真妄對破，故曰：妄盡覺圓。次欲破執，真妄俱即，而亦妄真俱非，故曰：斷除

增病也。葢欲自契本心耳。如能悟旨，則非是勿經於口，真妄空自有名矣。今時儱侗之師，強欲以名言自得，執此即妄即真而自負，不知舉意即乖其宗矣。而人或詰之，復引即水即波之句以強釋，是豈達方便之門乎？且如水果是波也耶？水果非波也耶？夫水本無波，緣風所作。狂風所吹曰濤，大風所吹曰浪，嘗風所吹曰波，微風所吹曰紋。其悠悠漾漾，千名萬狀，莫不皆緣風使之然也。水果是波，則無風之時，恬然清淨，波相不有。波相不有，應非有水。水果非波，則陸地無波之處，凝然不動，不動皆應是水。如此則水陸無分，世界不成安立？夫真本無妄，緣境所作。順境所感曰喜，逆境所感曰怒，違境所感曰哀，美境所感曰樂。其紛紛紜紜，莫不皆緣境使之然也。真果是妄，六根不到之處，泯然無知，境相不有。境相不有，應非有真。真果非妄，則日用交錯之際，杳然忘返，念相遷流。念相遷流，真應是斷。今推其波，有時有緣乎風作，有時無緣乎風息。作息既緣其風，則水體凝然不動矣。如其有動，則水具心識。如其有心，則水應自言我能動耶？我能靜耶？我能生波耶？波非我是耶？波即是我，而我即是波耶？而水不能自言者，以其無情耳。無情則無動，無動則無所不動，故曰江河兢注而不流也。吾心與真妄雜出而不能辨者，亦猶波之作息，濫於水而不能分者也。波既作息緣風，非關於水，則此真妄亦皆緣境，而豈關於心乎？然則波耶水耶？真耶妄耶？不分而分，分而不分，惟宛轉消歸自己而已矣。不然，則不能免其隨言生執，又安能自了哉？

問：無明即佛性，何謂也？師曰：無明佛性，同出根本知中，各無自體。以佛性無體，迷為無明。無明無體，悟為佛性。非佛性外有無明，亦非無明外有佛性，惟迷悟使之然耳。猶如日明夜暗，同住虛空，循環往復，各無自體。苟知無體，則無明即明。若執有佛性，則明即無明。不著不拒，則超然自得也。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取。義可泮然矣。又問：煩惱即菩提，何謂也？師曰：梵語菩提，此云知覺。若煩惱異於菩提，則煩惱菩提各不相知。若菩提異於煩惱，則菩提煩惱各住一際。各住一際，則菩提自菩提，誰住菩提？各不相知，則煩惱自煩惱，誰知煩惱？以菩提不異煩惱，迷菩提為煩惱。以煩惱不異菩提，知煩惱即菩提。葢知之為言，覺也。故曰：知則不為冤。雖然，若將個知即菩提，蘊在懷中，便名煩惱。故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直饒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猶未脫略。何也？葢此事直須妙悟自心，不在言宣耳。

陶石簣居士問：師在此作麼？答曰：看華嚴合論。曰：師在室中，著此小小境界，當看是論。曰：不然，却是室外者更當看也。曰：何謂也？曰：居室者，必知室外有空，空外更有空，可謂小不迷小，大不著大，內外該融，小大相入。只恐在室外者，迷此六合一

總之空，不復知空外有空，界外有界。豈知華嚴法界中，十方各具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外，更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耶？故當看也。居士曰：多知，多知。

太史又問曰：師於禪門用力久矣，而夢昧為有無耶？如或有之，何方以制之？師曰：世稱無夢者有三焉：一者、七住已還，想陰已盡，此乃定力所持，故得無夢證者之事。經云：想陰盡者，夢昧俱息，猶如晴空。二者、用功真切，寤寐恒一，信力所持，故得無夢初心之事，如服丹藥，壽千萬年，非是本有。三者、倦勞之極，或無明濃厚，失憶為忘，妄謂無夢，非實是無，深成不覺愚者之事。予於三者未有取焉。何則？世之人徒以夢為夢，覺為覺，而不知覺即夢，夢即覺也。若覺是實，則無入夢；若夢是實，應無有覺。居覺非夢，居夢非覺，猶明暗相傾，何有自性？別有國土，夢五十日乃得一覺，彼得不為夢是而覺非者乎？如是，則我世界中曷嘗非夢，而曷嘗非覺乎？以此而推，則彼定力所持，是名假惺惺；信力持者，是名強作主。諸佛成就夢中佛事，所謂說夢法，度夢眾生，開夢方便，坐夢道場，現夢神通，入夢涅槃；菩薩修夢萬行，獻夢供養；聲聞、緣覺得夢解脫，入夢禪定；人天三途夢受果報，入夢生死，爭夢人我，說夢是非，造夢惡業，轉夢輪迴。居士興夢問，山僧起夢答，縱之亦夢，制之亦夢，止之亦夢，作之亦夢。說到此間，忽見那吒太子執降魔杵當頭一揮，雖覺腦門磕碎，猶未醒在。魯據梧，朱交蘆諸子過訪，問曰：經云：世界山河大地，皆因妄想結成。是否？師曰：然。曰：和尚為我想得一錠金否？師曰：得。曰：何不與我一見？師曰：子嘗於閒寂之時，也想杭城否？曰：想。曰：正當想時，彼處樓臺殿閣、人物街道，皆儼然否？曰：然。曰：既然如是，何不拈出來與山僧一看？曰：然則然矣，只是拈不出。曰：若然者，子尚拈不出，爭教山僧又能拈出與子看？子如一想，則有一城景致儼然在目。若千想萬想，則有千城萬城景致各各儼然在目。彼亦不來，此亦不去。不來故，彼城非無。不去故，此想非有。以非有非無故，各住一際。各住一際故，一人想則城現一人想中。若千人萬人想，則城現千人萬人想中。曾無定體，不因一人想而城為之一，不因多人想而城為之多。故曰：非如非異，非實非虛。非如故非一，非異故非多，非虛故隨想成辦，非實故想處不真。子如一念不生，山河大地當下泯絕，何處更有山河大地來？是知一切皆隨想念建立。故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豈虛語哉？

有新戒欲募緣造寺謁師，師誡之曰：大抵出家人要以生死為本，福緣次之也。昔者楊岐老人親總十年院事，及住楊岐，屋頹壁敗，門人欲修飾之，老人誡却之。葢老人親從此中過來，艱辛備歷，乃有

此語，可謂曾為浪子偏憐客矣。今之人不聞如是之訓，纔出家來，把個脚跟未穩話丟向一邊，祇欲幹辦緣事，以消歲月。倘因果一差，失脚三途，經劫罔返。此事且置，祇如因正果正，福享人天，何曾不云迷中倍人。何也？大凡人都被善惡二種因果輪迴六道，自己佛性終成迷背。故曰：作善則善現，作惡則惡現，真心則隱沒。豈不見梁武帝問達磨云：弟子造寺度僧有功德否？磨云：實無功德。功德在自性中求，豈外求耶？如此則我出家人不以生死為念，向自性中求可乎？曰：然。福德亦不可少耳。如某某修營寺宇，嗔怒無當，人不為過，豈非福力所持耶？師曰：實非福力，乃魔持耳。棗柏曰：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修菩薩行者，慎勿起嗔。苟有一毫嗔念，則有一分嗔怒，魔增其勢力。捨命之後，繼有福德，報為大力鬼王，并修羅夜叉之類。福消報盡，還墮三途。曰：起嗔如是，未審修道還有加勢力也無？師曰：有。華嚴經十住、十行、十向、十地菩薩，各有如來威力加被，說當位法門，是其義也。曰：若然者，佛與魔果何物耶？而能與人勢力若是？師曰：本非外物，皆自心之力，法爾如然故也。譬如世人，燔燒屋宅亦用火，蒸煑飯食亦用火，燒煉丹藥亦用火。凡用火之時，各有一分自然風力，與之俱發，成熟其事。燔屋，邪也；煑飯，正也；煉丹，道也。風火皆無分別，而能隨事得失。亦猶佛魔無有分別，而能隨心是非。藉風發火，因心成事，皆不得而異也。良繇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熟。今人不了自心，嘗隨境轉，魔得其便，牽入惡道。皆繇未明佛性，自無作主，使之然也。豈魔佛云乎哉？如此，則子所言福德，亦不可少。其可信諸？不可信諸？

有客游禹陵過訪，問曰：彼中有窆石甚異焉。師曰：何謂也？曰：始吾於無心之際推之則動，其後著意推之則不動，其故何也？師曰：破色心論云：佛說心力最大，水無香故動作勝地，火無香味故動作勝水，風無色香味故動作勝於三大，心非四大故動作勝於諸大。是知無心之力無有限量，其量能轉天為地、轉地為天，大中現小、小中現大，一為無量、無量為一，故淨名以不思議目之。夫不思議豈容有心乎？心思一萌則屬分限矣。昔者鳩摩羅什年七歲時，隨母往燒香寺中，有銕鉢可受石餘，什即置之於頂，乃作念云：鉢甚大，我年甚小，得無重耶？不覺失聲，鉢尋墮地。母問曰：何也？什曰：我始無心置鉢於頂，不覺其為重，無端分別鉢大我小，寧無重乎？即覺甚重，力不能戴，故失聲耳。是時羅什即悟萬法皆惟自心，無有他物。以此而推，子之始也無心，故能動石；次也有意，故不能動耳。是以箭穿石虎，非人力之能為；酒勞三軍，豈麴蘗之成就？是皆本乎無心，神而應之，略著思惟即已不堪也。吾知諸佛凡夫本不相隔，但十二時中其神機注發不能自知耳。

只玄居士問：格物物格，意旨如何？師彈指三下，曰：某甲特來禮拜，求脫生死。師云：居士未發足之前會得，方脫得生死，於今開口已錯了也。不見古人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一念發心，是汝脫生死處；一路而來，是汝脫生死處。士禮拜而出，師喚云：來！來！我再向汝道。士回首，師云：我向汝道了也。士擬議，師云：去！明日來。僧問：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某甲無奈心意識混擾，不能直進，乞師方便。師云：還識心意識麼？曰：不識。師曰：識尚不識，欲離何物？譬如世人結冤而欲遠離，必先知其結冤之繇，然後與之遠離。

僧問：古人道：離却心意識，絕却凡聖路，然後有參學分。某甲欲離心意識未能，何也？師曰：心意識作何形狀？有甚冤尤？汝欲離他，送至何方？僧曰：恁麼則無心意識耶？師曰：汝適來要離心意識，如今又怕他無那。汝知之乎？夫心意識者，聿起名心，思惟曰意，分別曰識。名雖有三，其體惟一。惟一之體，其性無生。無生之性，應用有別。故立三名。能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尚不名一，何況有三？學者循言背旨，起心動念，皆歸迷悶。若不妙悟真源，終無自濟之日。故古人多方提唱，無非欲令人忘心頓證。誰知反起心識，牽動前塵，致使醍醐翻成毒藥，可悲也夫！

明翮問：某甲看個拂子放下因緣，只是教人休歇去，莫是化城事否？師曰：不是。你看他古人問：如何是法身竪起拂子？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放下拂子，豈可作放下論耶？若真正悟明，放下不放下總是閒話。所以道：末後一著，始到牢關；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僧舉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某甲看經數年，竝無入處，未審和尚有何方便？師云：汝疑向有無處著脚那？曰：某甲不向有無處著脚。師曰：你豈不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狗子何謂無佛性耶？作此疑否？曰：然。師曰：不然。要會這些，須向此老未開口已前會得，始獲安樂。若向他舌頭下會取，直饒千萬劫竝無會時。何以故？此事不在語言上故也。

僧問：丹霞劈佛，和尚鑄佛，是同是別？師曰：丹霞劈佛，和尚鑄佛。僧擬再問，師曰：似欠伶俐。首座曰：是便是，只是與古人相違。師曰：前人已納敗闕，你不可復踏故穽。若要安樂，直似嬰兒相似，始得恁麼。所以寶鏡三昧云：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哆哆啰啰，有句無句，終必得物，語未正故。到恁麼地，始獲大體，更得大用，始可為人。

內翰黃慎軒、侍御左心源、給諫蕭九生、尚寶劉自明同會於白雲觀。慎軒問：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只如真與識神作麼生分別？師曰：此

極易耳，但未獲一番妙悟，似難辯白。且如教中云：有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即此一語，得失相半。何則？葢所謂但落言思，早已不是，實惟親到一番為妙耳。只如山僧在越之時，有人問予上京之程，予嘗答之，所謂北關而至於蘇州、鎮江、淮安、濟寧、臨清以及張家灣、進海岱門，雖與人說，實未曾到，而心中未免惶惑。今也既已來此，始知前之所說不謬，惶惑之心不待制而除之矣。人或問之，所答如前，祇我一人，名同境同，言同句同，其間一真一假，不待辯而明矣。是知前之所說，似是而非，所以不能自盡其疑也。今之所說，親到了然，所以是非不能及也。故古人石火電光之機接於人者，葢欲其親證之也。苟能親證，所謂真耶識耶，亦不待辯而明矣。

司業傅商槃問曰：某於禪門用力久矣，亦嘗有悟，對機問辨之次，未能痛快，不知過在何處？師曰：公之所難，難在為人，而獨不知難於自為也。故吾嘗以二事驗人，而未見有透之者。何為二事？一者驗於文字。夫文字，即諸佛言說法身也。汝云曾悟者，悟自心也。自心即是佛心，既悟佛心，當解佛語，既解佛語，便能於諸佛所說經教，諸祖差別機緣，一見了然，無有疑惑。如或有疑，則所言悟者，未必然矣。二者驗於自心。於日用應酧之際，似有一分作主，為物所寄，是誠不覺。此且置，只如離物寂靜之時，跏趺坐禪之際，中間似有一物上下往還，所謂是是非非，得得失失，疑疑惑惑，取取捨捨，還得安帖否？如或安帖，則盡世間所有草木，盡化作人，一一人具無量舌，一一舌具無量問難，一一問難具無量差別，非前非後，一時問來，只消彈指一下，悉皆答之矣。可謂得大無畏，具大自在。間或未得安帖，何必云對機應酧之際，未能痛快，當寂然無事之時，早已諵訛了也。故曰：人許我易，我自許難。又曰：惟人自肯乃方親。公宜勉諸。

太常趙石梁問曰：吾家新喪二孫，不覺心動，欲歸一探。師曰：公有靜功可持，云何心動？曰：雖有靜功，遇境不能不動，未知過在何處？師曰：譬如琉璃，乃世間之至寶，有人持之不捨，孜孜護惜，是人豈無食時、睡時、屙時、倦時？當是時也，釋之不可，持之不可。何也？持之妨事，釋之防碎，於是取捨惶惑，有不勝言者。爭如不貴琉璃，手不持物，於一切時，縱橫自在，任運施為，無往不可，較彼寶琉璃者，又何如耶？所以諸佛扳凡夫五欲亂心，但以方便言說而教導之，使之發心；拔二乘偏空定心，必以不思議神力而激動之，然後發心。故迦葉云：五欲凡夫，於無上道而有返復，我等皆無。又云：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以此而觀，則知公有靜而有不靜。若凡夫者，無靜則無不靜。

故曰：一切凡夫，本來圓覺。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莫不皆言本來如是。擬心趨向，則非是相乖矣。太常曰：這個意趣，畢竟如何？師曰：如來臨滅度時，大眾不勝其哀。是諸菩薩，天人國王，後宮夫人，并婆羅門，各各以上妙供，倍倍增勝，持以上佛，而皆不受。純陀者，工巧之子，無一物將來，何以如來受其最後供養，記彼滿足檀波羅蜜？蓋如來極唱最後之微意耳。且如來入滅度者，根身器界，正報依報，一切盡捨，乃名滅度。而諸菩薩既有以持來，如來欲何受乎？設有受之，欲置何所？故純陀無物將來，正適如來無受為正受矣。般若云：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燃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此類彼，如合符節。故香嚴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今年貧，連錐也。無類而推之，則知香嚴老人非無原矣。
嚴印持居士問曰：今人參禪嘗有錯認者，過在何處？師云：如人失却一包銀子，左尋右尋，忽然尋著一包珠子也不認、尋著一包金子也不認，畢竟尋著自己這一包方纔說是了。士云：倘渠尋著金珠時便認了如何？師云：除非是渠欺心要他的纔認。

書問

答德王

客歲重蒙頒賜，垂念山衲，何以克當？又承下問，愧不能深慰聖懷，聊裁寸忱，諒大王已洞鑒之矣。山僧向欲上京請藏，特謁聖顏，面陳衷曲，余為南北眾友苦留，兼聞遼警，故中止耳。茲者蘊真來，重蒙慈賜，感荷無已，惟炷香佛前，祈祝洪福萬安，壽固天地。道德彌高，等泰山之聳耀；見知朗豁，似滄海之淵深。位齊不退，心契真如，總法界以為家，視四生若親子，此即山僧之所禱也。蘊真回，先肅此啟，餘容面報。
承問：生死到來，如何預知？時至此則不難。若能念念了達目前生滅，凡起一念，凡滅一念，俱要了知，則生死不待預期，自然瞞不得矣。故古人有言：死時應盡終須盡，坐脫立亡唬小兒。酪出乳中無別法，死而何苦欲先知？但時中不可差過也。二問：死後杳無踪跡者，譬如大王睡熟時，亦嘗做夢，不四體調適不動，與死何異？然則夢中所有善惡、是非、苦樂、得失，了了不昧，豈盡無踪跡耶？但他人不見，以之為無，自己則未嘗無也。三問：善知識臨終有病者，此所謂異熟業也。夫知識秖此一生，則永出三界，所有曠

劫積集業債，於此畢酧，不待再來也。如人遠去不返，所有陳債，俱要索還。如不遠去，債主不急索，此必然之理矣。凡夫無病而有預知者，有二種：一謂多生所積，戒殺功成；二為報其現生，無事真實。必非詐謀多事者能之也。四問：枯骨埋塋有吉凶者，教中所謂名言習氣也。諺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況人身四大，共稟五行，順則為吉，逆則為凶，豈特枯骨為然？架屋造船，皆有休咎分焉。五問：坐禪開眼閉眼皆不論，祇要念念不昧，了了嘗知，自然寂不失炤，作得主宰。故曰：不論禪定解脫，祇要見性。此之謂也。六問：雜念紛飛，如何作觀？古人有言：以紛飛之心，窮彼紛飛之念。窮之無處，彼紛飛之念自然無矣。此乃還源之妙觀，非彼觀動觀靜、觀彼觀此之可比也。七問：身中果有三魂七魄，不知有魂管尸骨不？此皆聖賢指凡夫迷一真性，枉受輪迴，不了自心，作一多解。故曰：原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如能獲悟，則一根若返源，六用成解脫。又云：尚非其一，何處有六？一六既非，三七何有？不可以迷為解，自起深疑也。八問：身中十二宮辰，此本玄門外道執色身為自己者，作此說也。不聞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若能了悟，能依之色身不有，則所依之十二宮辰何在？亦不可執無有身，落於斷見。何則？人人有法身常住，不生不滅，備之在我，終不繇他。儒云：未知生，焉知死？又云：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究之於未分已前、混沌已後，惟一虛空，何有十二宮辰？天地可譬人身，虛空可譬法身。迷成兩途，悟惟一致。所謂三魂七魄、十二宮辰，不可執其定有定無也。拙衲管見如此，惟大王鑒之。於文字語言之前，自知曠劫已來，無有一物一名可稱外有。直下孤明獨立，無物當情，縱橫去住，豈讓於佛？諒大王早見及此，為愍末世眾生，故作此問，發明向上大事，示彼苦海舟航，真菩薩之再來也。柰貧道智淺才疎，不能少副所問，為慚爾。

再答德王(此在初答)

丙辰之秋，蘊真過訪於嘉禾之福城，備道大王歸向三寶，廣修福德。山僧已知非今世之事，皆繇曩劫修來，不則皆為富貴所迷，五欲所戀，罔知返本矣。今即此不忘之心，便是大王本來面目，自己主人公也。山僧特以拙刻并書數語呈覽，諒大王亦已悉知。今者復蒙施金顧問，意欲辨明真偽，山僧讀之汗顏，未敢加答，然亦不敢違背聖意，但以平日所學所見者，少欵數辭，以慰來問。念佛不能開發聰慧者，第恐心不誠，誠則明矣。譬如水濁失鑒，清則毫髮不可昧也。然大王心志勇猛，直欲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奪驪龍之珠，截犀兕之角，故以明心見性為問耳。所言心性者，一身之主

謂之心，心能變化謂之性，以心能成佛，心能成凡，心能造善，心能造惡。造善者則生天堂，造惡者則墮地獄，心起邪見則落外道天魔，心修四諦十二緣乃至六度萬行則名三乘。若能圓見自心，則法界皆我自心，曾非他有，故謂之佛，以覺自心故也。昔者異見王欲滅佛法，宗勝往勸不能，波羅提救之，乘雲而至。時王愕然問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又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在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以是而推，則知大王從曩劫來，出生入死，不知其幾千萬也。而大王之佛性，未嘗有生滅去來。大王之色身，又何嘗有生滅去來。能知於此，則是大王本來面目，亦即大王之佛性也。以人不能直下自信，故如來權說三乘，修有為行，善根調熟，信心自許，然後直下承當。是知三乘曾非別旨也。所言有為虛妄者，其猶渡河用筏，非筏則不能渡，到岸則筏成棄具矣。人之欲渡生死此岸河者，必假有為有相之法，以渡涅槃彼岸，非此則不能渡。渡至彼岸，則有為之法皆虛妄，非未渡者可以棄之也。別有一等，不自信自佛、自淨自土，故如來別開勝方便門，令人念佛求生淨土。見佛則見自心，自佛曾無別佛。所以教載佛語，禪示佛心，實無別法。不識後代之徒，宗教相非，過於水火。所以古人於方便門中更開方便，令人用功參扣，久久純熟，自信自心，自知下落處也。如云一靜之中無人無我，而不知一靜之中無文無字、無聖凡、無用工、無參扣、無西方、無東土，何處更有許多疑情也？故曰：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又曰：文言道斷，心行處滅。而大王之肯心自許，則羣疑自釋，不必貧僧叨咀也。所問不知何為性命者，此不知自性本然之理，謬執色身妄心以為自己，故有此論。山僧逐一配明：心猶大海之水，性猶水之能成泡者也。色身如水結之泡，命猶幻泡所住之時也。水因風擊而成幻泡，心隨境轉而就色身。泡之不能久住，猶身之不能久住也。而彼外道欲使色身常住，謂之曰修命，目曰長生，猶欲使幻泡之不滅，烏可得哉？如或可得，彼修長生者今在何處？彼既不能長生，而人之冀長生雙修性命者，不亦謬乎？故我佛示人本有之心，此心不生不滅，非去來今，實不同於戲論也。若悟自心，則一亦不有。故經云：實無少法可得名阿耨菩

提。豈三魂七魄十二元辰之有也？彼等亦依無常色身，作此邪說耳。如不能即信，惟大王所云：一靜之中，人我尚無，何處更有魂魄可得耶？又有道與無道異者，其猶二人同睡。其一人心清昏薄，安然穩睡，逍遙自適；其一人心亂昏重，魂夢顛倒，叫喚狂亂。所睡是同，受用各異。有道無道，受用亦復如是。要知身後模樣，須知見前作略。若現前作得主，則身後亦作得主，無別模樣也。所言老子教、無為教，默養冀生於天，而後有陰陽煉度、閨房戰勝等術七十二家。彼呼為傍門，皆昧自身，心外求道，總名外道。圓頓教者，即吾教諸大乘經是。達磨教，即禪門直指自心，見性成佛者是。二祖三祖，代代相承，源流有據，非彼外道僭稱者也。金光教，乃玄門圖報禍福，冀求衣食者也。淨空無為，俱是俗人。口說空無，身染俗累，妻子產業，與人無異，言行相乖，撥無因果。即如羅道人，現受天牢之報，甚非可信。歸家認祖偈，都是邪人謬造。除明自心之外，更有何加？以不能自明其心，故勸方便念佛，功成見佛，引歸西方。佛當開示邪正，自知分齊也。山僧所見如此，特以進答，惟大王詳鑒之。

答德王

承問身性之異者，雖則常所知，實非常所盡。證非不證也，蓋以自背，故謂之迷。豈其皆無而修得之也？貧道即以現前指出，可使日用親證焉。身猶萬象，性猶虛空。萬象去來生滅不停，皆為虛空之所容受，而虛空亘古亘今，凝然不變也。身之動靜生滅，莫不皆現自性之中，而自性能知去來動靜生滅，寧不如虛空亘古亘今，不受生死者乎？若能一念不生，身心當下無有處所，何處見有生死來？所以貧道勸人常住無念，自然前後泯淨。即此無念，頓入大光明藏。總法界都是個自己法性，從上佛祖都向此中安住，何必臨終求驗也？昔者有鬼逼禪師橋上打坐，隱聞眾鬼相語云：今日有替代來也。他鬼問曰：替代者何人？曰：戴銕帽者，即替身也。至晚天雨，岸上人頂銕鍋入河濯足，禪師急止之，語其故，其人即回，鬼嗔曰：何等禿物，敗吾好事，我當報之。繇是鬼皆圍遶欲害僧，僧即斂念不動，鬼曰：好一座塔，人從那裏去了？少時鬼散，僧作念云：鬼去也。鬼復聚云：來也，來也。僧復斂念，鬼云：又不見了。如是者三，豁然大悟，時人號為鬼逼禪師。當其念動，鬼得以見之，此即生死宛然；念斂則鬼尚不見，更何能害之？鬼所得見者，皆繇我心生滅，故或有或無，然我自性若存若滅、若去若來，皆現知中，湛然常住，更求方所，似差一著也。敢問大王：此中用力已久，亦有片時入寂不？倘亦有入寂時，還見有身心不？若有身

心，不名禪寂；若有禪寂，畢竟沒有身心；既無身心，寧有方所歸乎？此時無身可得、無心可起，臨終有何異焉？若無異者，何不當下使其無心，而乃俟臨終求驗耶？

答方眉子(法名大瀛，歙縣人。)

足下所述，甚有來歷，但學道之人，一人所在也要到，半人所在也要到，此語雖淺近，於今時極有好處。何也？蓋此事最細，佛出世時，莫大聖流尚懷畏怯，而佛猶秘之四十餘年，末後拈花，始露消息，是知非易易言者矣。故如來於一乘而開作三乘，展轉調護，苟得開悟者，世出世間宗乘、教乘廣大差別，悉皆通達，辯才如海，問一知十，承當此事，可謂如水注一瓶水，更無少欠，非惟人信，抑且自許者也。邇來諸方大有不然，於教乘中一無所據，但於古人機緣暗地湊插，或下一轉語，或作一偈頌，以當平生，直恐爛泥裏有刺，極須簡點。予觀足下偈頌，極有相應，但不知足下於三乘十二分教，展卷釋然無惑不？祖師機緣，一一識其來處意不？行住坐臥之間，得坦然無罣礙不？觸境逢緣，一一自在不？所謂自在者，非謂於善惡不動為自在，要即惡以成利益，始名自在也。若不得恁麼地，極須仔細，不得草草。若得恁麼地，而足下云人嘉禾，恐熟識踪跡之，即為有礙矣。故古人云：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光不透脫。此亦是病。大丈夫漢頂天立地，直須豎起金剛脊，放下鐵面皮，初無畏怯，始稱得無礙道人也。山僧一無所知，以足下問及，故以實語相覆。惟足下一一自己評勘，是非皎然，如欲深造，將如來了義大乘頓在目前，如臨寶鏡，妍醜自彰。切不可以古人語為病，棄置佛語，而一味弄無義味話頭，是棄其師而重其徒，諸方病患皆在於此。當時藥山、大潙、百丈諸大老，凡所出言與修多羅合，皆繇宗教兼暢，故得光垂萬古而不泯也。今足下真正要擔當此事，所謂一人所在也要到，半人所在也要到，當盡心焉。

答李借假居士(名化龍，粵東南海人。)

三復來書，知老居士宿承願力，來此末世，現宰官身，求出世道，為眾生作軌範也。不則妙年何能不為富貴所沈，而知有此事耶？相似知解，或者有之，何能決然長齋？若曰非再來人，吾必不信矣。蒙示依疏論淨土話頭等語，皆是途徑之說，可信不可執。何以故？無真實立故。徒使人終日取捨，勞心費力，無益也。公何不體取六祖之言，不思善，不思惡，只恁麼參，自然心入無生，湛然常寂。此語何等徑直？遠離途徑，直下自信，所謂成佛無尚於此矣。貧道

自慚無德，空為海內所知。荷蒙玉翰遙頒，下情愧汗，不敢以繁詞穢耳。僅以所知錄呈，若能擔當，則一念相應，即一念佛。百念千念，亦復如是。切勿墮隨言執。見說有禪可參，便作禪解；見說有淨土，便作淨土解；說有經論，便作經論解；說有戒律，便作戒律解。如是等，皆是隨言作計，被他所轉，迷背自心，終無了日。如云未悟者，公初不知有出世事，緣經論乃知，知即悟也。若云不能修行，此一念長齋，已是修行。若推以廣之，則萬德萬行，作福方便，皆從此一念發起也。若云未明大事，但看不思善，不思惡，兩頭坐斷，中間自虛。此祖師之言，公能不信乎？若信，則大事已明，不須更明。貧道所知，如是而已。

答推府王橋海

來翰云：悟了還同未悟。實如所論，但此事非懸料可了，必須實到這個田地始得。如某昔讀荔枝賦，時中遙想滋味，或人問之，亦與彊說，終不得無疑。前歲雖則已嘗，猶未知其深趣，茲者備悉種類滋味盡嘗，較前看書與略得滋味時，豈不天淵乎？是故若能真正向這裏歇心，自然無邊差別一念頓斷，更要覓個疑處了不可得，諒居士已到這個境界，非下情所知。今且問：父母未生前，阿那個是居士本來面目？乞通個消息。

又

問：儒釋不壞權實者，凡有施為皆不出權，將謂實者離一切施為也。三乘人所見皆如此，惟大乘人所見不同，斬猫刈蛇皆是滿盤托出，非常境界全體昭然，但人不能解耳。雖然，未到這箇田地，切不可妄擬。昔玉泉皓禪師嘗製犢鼻褌，書歷代祖師名字，乃云：惟有文殊、普賢略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褌。有鄉僧亦效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嘔血無及也。其僧竟如所記。故吾謂不可妄擬。昔者丹霞燒木佛，院主呵之而鬚眉墮落，所以不識此境界，斥之亦不可。故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以是故知南泉、歸宗之輩高提祖印，直示向上機關，非撥無也。若不是他說破，沒世之人安知有這箇時節？惟居士明知此事，假興諸問作末世法眼，奈某智短，不副所問為慚耳。

又

居士垂問二段，直如銀山鐵壁，山僧不知所措，苟非日用真正留心個中，安能造詣如是之細也？然欲通其難，不外自己，捨己而別求，是不得其計矣。何則？佛說如幻，六祖云：不思善惡，皆所謂

撥塵見佛。譬如有人流浪他鄉，知識教其回家，必曰：路中不可游蕩，莫管是非，一直到家。既到家已，不妨治生產業，皆要用幻與非幻，不必言矣。如此，則在路不顧閒，非實為歸家之正法，何無記之有？到家自有分外消息，不必預防無記而生疑也。又極樂人壽無量，佛壽亦無量，云何彌陀、觀音有泥洹？此有二義：一者、佛對眾生說，不對佛說，故曰：眾生病故，菩薩亦病；若眾生病愈，菩薩亦愈。二者、佛有二身：一者、法身，不屬生滅；二者、報身，修因報得。眾生之壽無量者，對此方百年之說，如玄門稱千萬年為長生者，對短說長，故報身之無量非同法身之無量也。要而言之，佛為度眾生故，示生三界，既有所度之機，機盡則應亡，是為泥洹。夫泥洹者，不生不滅之謂，非永滅不生也。又娑婆與極樂無垢短長較量者，此皆約報境而言，非真境也。境既屬報，其長短自不能同矣。吾以義推之，娑婆之名堪忍，以能忍苦故。極樂反此，總名對待，而不若無垢者，以其苦樂兩忘故也。又云勢至不泥洹者，彼大菩薩願力持故。若云彌陀滅後，觀音勢至相次紹位，亦未有不般泥洹之說，但後後耳。所言彌陀化身多者，亦眾生心數念念出生，有何數量？如此則三十六萬億，猶是對機之數，況藏中無文，故雲棲大師斥之。吾謂但恐不能實悟耳。如能真悟，則佛及眾生大小數量，此界他方，皆是迷頑妄想安立。若悟菩提，本無所有，故曰但有言說，都無實義。管見如此，諒居士有格外之識，非下情所知爾。

答張少尹

承示：未有佛時，先有某甲。此言雖則近理，恐未盡善。不見道：聖名凡號，總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又云：用棒用喝時，皆是以無情劒斬斷是非。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不可背地裏說兵書也。且如現前尊夫人有病，而足下便云：累不能脫。此豈不是德山棒、臨濟喝耶？正恁麼時，不知作麼生斬？況日用縱橫，是非關鎖，總是個德山、臨濟。大須著眼，不可說了便休。至囑，至囑。

答陳麓亭居士

接手書，知足下用心非泛泛者比。但此事極易，日用現前，舉心動念，便覺雲山萬里。苟非真得一回汗出，要脫生死，恐未能耳。何也？蓋此乃不思議境界，略涉思惟，則已不是了也。其過在乎當人不貴妙悟，祇欲將文字湊合，容易明白。不知這個容易，却是大病。若真正發明一切差別因緣，當念氷消，更無疑滯，猶演若之得

頭，狂怖頓除，何處更容疑惑？如欲更問于人，是我頭耶？非我頭耶？其狂未省耳。繇是而推，敢問足下，只此一偈之外，一切差別公案，得釋然無疑否？於生死分上，得脫然否？如或未能，則此偈未必然矣。愚末無知，敢爾直言，諒居士個中人，必不我罪。

佛事

雪夜為達觀大師茶毗

達大師，達大師，生前好惡相半，滅後是非兩忘。天人已失依怙，四眾永沒舟航。大地一時變白，松濤徹夜顛狂。吹散許多障礙，竪起無上法幢。大師來也在什麼處？却在山僧筆尖頭上放光。那知音的搥胸叫屈，那不知音的徒自悲傷。偈曰：石火光中著脚，電光影裏翻身。當場燒却皮袋，踏碎毗盧頂[寧*頁]。露出本來面目，千聖莫有知名。只解自問自諾，休言無臭無聲。

為瀾日華侍者舉火

祇望曾參養曾晳，誰知顏路泣顏淵。他日音書報，慈母哭聲，兒子叫聲，天華侍者聽我宣。若欲脚下承當，須悟父母生前。大眾，父母生前即且置，只如四大敗壞後，你一靈真性向什麼處安身立命？還會麼？若也不會，須得山僧痛下毒手與汝槌栘，不比臨濟棒、德山喝，直下要與諸方別。提起一把無明火，燒得髑髏頂門裂。頂門裂，露出當先那一著？擲火把，云：猶如大夢獲醒時，心縱精明向誰說？

為信侍者封關

揭却拄杖頭，封却布袋口，分付主人公，心猿莫外走。信侍者還肯麼？匙鑰在山僧手裏，繇不得汝也，直教一千日後與汝相見。封竟，乃云：鎖則鎖矣，封則封矣，未審還有人解得轉身通氣句也無？若無，山僧自道去也。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妙峰和尚舉龕

寶棺說法，特為末世不孝兒孫；金槨雙趺，示彼將來可信之法。世尊一片婆心，現此未曾有事。爭似我今日先師大和尚，放下身心，

一切不管，懨此大眾喧繁，忻彼青山空寂。所謂此處不安身，自有安身處。

為松巢林上座舉火

萬里神光頂後相，著眼看時看不見。若教火內翻身後，打破虛空無兩樣。林上座還會麼？須領略。放四大，莫把捉。你須證，你須覺。忽然踏著來時路，始信從前都是錯。須知淨土有蓮胎，不戀娘生這軀殼。這軀殼，與燒却。若也會得，當下安樂。其或不信，老僧與你下個毒手毒脚。全憑一把無明火，燒得大千無好惡。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七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之八

門人明凡　錄

吳興丁元公山陰祁駿佳　編

讚

釋迦佛

蒲團箕踞，默有所思。佛不念佛，如意施為。伴閑度日，審眾生機。

出山釋迦佛

舉足下足，無非道場。指真自語，不許思量。森羅萬象，全無伎個。這個如是，莫論青黃。

雪山修道

撇却王宮，甘守空寂。食柏飡松，一麻一麥。歷盡艱辛，大事了畢。雲月溪山，共轉十力。

自在觀音

巍巍獨坐默無言，聲色場中展妙玄。覿面不教觀自在，反聞聞性却安然。

水月觀音

明月波心寧有意，寂然不動兩相容。去來自在如如體，略著思惟墮幾宗。

矮彌勒

肚皮寬濶沒星星，拄杖橫肩大步行。三十丈身三尺相，不知那個是真真。

睡彌勒

放憨肚皮，提個布袋。榮辱不驚，安然忍耐。笑臉難買人不嗔，閉眼方名觀自在。

浴彌勒

世人不識背後眼，這漢因拋一片心。枕子夜間曾摸著，誰論通身與遍身。

觀音

大蟲被犬咬，驚人又好笑。覿面別無嗔，沉思即不妙。

觀音(達觀大師索頌)

滿耳非聲，何音可觀？滿眼非色，若個自在。非色非聲，不內不外，片月長空，落大千界。孰是圓通？須彌內芥，落盡皮膚，這個不壞。

又

細草蒲團終日坐，覿面相呈祇這個。神筆僧繇道不會，不會應問破竈墮。
又
東一筆，西一筆，幻出色相稱奇特。若言此是觀世音，莫怪達磨道不識。
又
儀容挺特，端嚴自在。踏瓣蓮花，風流體態。金沙灘上度馬郎，至今還不盡慈悲債。
又
不是聲，不是色，聲色叢中現奇特。若人逼迫求救者，勸君但念觀音力。
又
水墨逞神通，良工略施巧。何者是觀音，大蟲被犬咬。

觀音(陶石簣請頌)

抽却腦楔，拔却眼釘。歷歷明鑑，不繇前塵。六根圓泯，孰是觀音。綠水青山，此清淨身。

又

百花叢裏現神通，徹底掀翻處處同，不解鷓鴣鳴底事，幾番錯恨五更風。

跋陀婆羅沐浴圖(達觀大師索頌)

四大無主，萬法無性。塵不因洗，體非染淨。觸著便知，了無遺剩。是十六人，同行同證。

達磨

熊耳山前客，相看過我廬。久思甘露味，何故一言無。莫言無，天花滿地鋪。不知春到何言語，萬姓咸皆換舊符。

又

坐破蒲團，圖個什麼？斷臂安心，始酬其價。

準高僧事蹟

難思神力實非凡，一衲無多菡九山。滾滾木從水底出，喧喧人作異端傳。皆從曠劫修行得，豈是尋常容易看。試問準公何所為，引臂長舒過剎竿。

楚石琦禪師衣盆

衣菡八百里，盆覆三千界，毒龍業火滅，清涼得自在。羅剎盡其力，莫能揭其菡，舉心重若山，忘念輕如芥。佛佛相授受，祖祖曾無外，隨身三百畝，得者不窮敗。遇賊不為劫，入火不為壞，遺作子孫計，永教紹饑餒。

達觀尊者舍利

緣生之法無有因，無因又因白業生。眾生緣熟舍利現，無緣對面如目盲。非色非心亦非我，無形無相無方所。堅剛一片虛空身，擬涉思惟即話墮。五色新鮮真靈異，八斛四斗無窮計。或得灰壤或雨烟，隨所知量不思議。老人行履無他方，一味時中毗舍偈。了得身心本性空，歷諸患難如平地。往往勸人受持者，坐脫立亡等兒戲。亦曾限數脫猛牢，自利利他終不二。舍利舍利曠劫修，豈比尋常好容易。若得見聞供養者，即時布種無生位。

鷹窠頂雲岫菴無壞關主(迴泉師請)

昔日聞名未見伊，今朝容貌尚依稀。天涯海角尋相似，若個眉毛不下垂。真眾生父，為人天師。凜然風彩仍如舊，留與諸方作範儀。

雲棲和尚

五雲山下，壁觀峰前，規模如在，此話未圓。噫！玄音落落兮寂若不聞，玅相巍巍兮光被大千。

無瑕上座

磊落大人相，威嚴不可測。求之不可求，識之不可識。靄靄扇慈風，沛然被八極。形超象數先，名載無生籍。末後一著子，文言收不得。淨名高舉不二門，空生巖畔花狼藉。

古卓和尚

一個蒲團，一鑪寶香，兀然而坐，無可思量。謂其是也，頭上添頭；謂其非也，何曾兩樣？他年欲問和尚真，祇這却堪留供養。

月軒旻禪人

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堂堂如在，默默無言。是歟非歟俱休問，到底輸他一著先。

靜峰初禪師

千年嘗在，偶爾不識。恐昧將來，記之於筆。古今歲月常如此，落花滿地無人拾。

會慶寺血書經

大千經卷，藏一微塵。破而出之，用示羣萌。至人妙解，善運其神。瀝乾十指，書此一乘。語言文字，共露全身。一點一畫，與華藏等。其深敬之讚之，盡吾力莫能竭其誠。

吏部袁六休居士

提不動的拄杖，舉不起的拂子，銕似硬的脊梁，雞皮樣的臉觜。我今一一拈來，試問大眾，且道是伊不是伊？

自題畫像

似我又非我，開口便話墮。畢竟是阿誰，六月火邊坐。

又

對面不相識，莫是山中客。依稀似欲言，又覺長年默。

又

倚巖打坐，傍家行脚，窮年失伴堪寂寞。一段身心絕逗留，長嘯孤雲與野鶴。

又

揮麈獨坐，欲譚何事？終日無言，示第一義。

又

數竿修竹下，一片鷹石間。獨坐思前古，忘懷祇面山。

又

椰[木*栗]橫擔，銕鞋踏破，以心取心，圖個什麼？逢人尋覓，走徧天下，眉毛眼上，鼻孔下大，喫粥喫飯，休更差過。

又

難入頭，好相識。易見面，認不得。微塵有剩，虛空逼塞。這個無知老漢，只好拈來挂東壁。

記

四明鄮山阿育王寺舍利塔記

聞之古德云：欲滅罪愆，無如親近舍利；欲集福樂，無如舍利；欲成妙道，無如舍利。昔如來入城時，有童子聚石為塔，以供養佛。

佛為授記：此童子者，我滅百年，當作輪王，而有神力，大興我教。于是阿育王應記而生，獲佛舍利八分之一，造塔八萬四千。維時耶舍尊者，五指放光，召飛羽鬼，送四天下，一時安布。晉太康三年，獵人劉薩訶者，并州離石人也。死見閻王，閻王告曰：汝乃智積菩薩，一迷至此，造極重業，罪當地獄。我憫汝愚，示汝出罪之方。凡汝中國舍利寶塔、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汝能求現舍利，汝罪可滅。繇是獲返陽世。徧禮一十二年，南行會稽，海畔山陬，苦莫能得。忽聞天樂隱隱，從地底發，標剎為識曰：舍利不遠矣。竭誠七日夜，寶塔涌出。今寧波鄞山所稱阿育王寺，即此舍利塔所藏八吉祥地也。薩訶從茲出家，尋復得道，號慧達國師。塔紺青色，高一尺四寸，方廣七寸，而有四櫺。舍利中懸金鐘覆之，旋轉不定，窻楞雕刻，殆非目力所及。四方觀者，或見如珠，五色不同，一多大小，莫識分齊。或現光明，或現聖像，或現金銀琉璃世界，或現宮殿樓臺。隨所見心，應所見量，其真神物不可思議也耶。曾聞　國初三請，大內三度飛回，是知佛于東南，緣復不淺。我東南人，泯然不知，此豈善信之過，實為僧者不善讚揚之過也。夫薩訶獵人，以舍利故，非惟宿業頓消，抑且現生證果，何況具有福德之人。以石壘塔，尚得轉輪王位，何況廣廈大木以覆此塔。木雕漆布，一瞻一禮，尚獲福利，何況舍利真身老朽。近見大殿將頹，發願修理，所費不貲。自越入閩，廣此勝因，述茲緣起，告諸來者。

重興顯聖寺碑記

茲山者，玉笥山也。茲寺者，雲門寺也。以馬祖高弟大珠和尚於此住持，故有是額。樂天有石路雲門裏，花宮玉笥前之句。寺廢，後周顯德間，僧重耀建顯聖懺院于雲門之故址。宋乾德元年，勑改今額。理宗皇帝祖吳宣憲王陵寢在寺後，勑改顯聖陵。院隣有六寺二菴，謂淳化、雍熙、長慶、壽聖、淨聖，餘皆廢，惟茲寺獨存。陵為胡元所毀，寺僧維之僅存故蹟，而術士家傳有佳穴，好事者多垂涎，屢興訟。嘉靖間，住僧景詮上本克復。萬曆間，復訟縣，姑蘇翁公愈祥宰其事，獲妥。太史陶君石簣、太學張君濬元請予住持。寺產舊頗多，今皆廢，僅頹屋三楹，田四畝，山五畝，地十二畝。予用價二十九兩，從龍華贖回，協力二十餘年，始得大殿、禪堂、僧室一新，幾五十餘間，復置田四十餘畝。予朽矣，年逼風火，恐後來者不知前人艱苦，認為己物，恣意盜賣，故備述往事，以為求鑑云爾。

濟溺記

人之難遠者好色，亦復難行者仁義也。古曰：如好好色。是知好色者不易，易言其遠離矣，而又安知有過者焉？嘗聞光祿顏君客吳門，有程氏二女為仲姬所逼，欲自溺，舟子得之以售商人，商人將轉鬻於妓，顏君怒曰：良家女敢爾耶？遂白巡司，程覺，欲贖以歸，二女有難色，顏君卒然憫念，乃云：本欲活之，反致死地，是豈得計耶？遂捐金以贖，此人所難能者一也；當其艾年，同載以歸，而心不迷亂，人所難能者二也；倍與奩資，擇婿以嫁，人所難能者三也。人有三難，君得并之，不期仁義而仁義著焉，寧不為丈夫所為皆出人一頭地非耶？余遊歷諸省，未見好德濟艱者若顏君矣，惡世荒淫，能凜然卓然，屈指曾有幾人乎？故余筆記永貽云爾。

白蓮寺放生社記

夫地水火風，乃人物共稟之體也；見聞知覺，亦人物等具之性也。性體既等，寧有好生惡死之心而不等乎？宋儒以為人靈物蠢，當供人享，此逆天理損仁德之語也。莊周有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答云：子非吾，安知吾不知魚之樂？如此則人尚不知，人又安知物盡蠢而當供人之享耶？若以宋人之言為然，則惻隱之心，體物之念，又何施焉？上古之世，未有五穀，飲血茹毛，習以成俗。春秋之時，君臣父子尚不相保，況及于物？故於賓朋交際，禘祭之禮，未能盡絕，而聖賢何嘗不痛心哉？觀夫聖人却子路之禱，大賢創聞聲之誡，寧不為啟人之微意也？惟佛大聖人為四生慈父，恩沾沙界，澤及昆蟲，使人明罪福，識因果，彰報應，殆盡體無遺之道也。然人黠慧，籍宋人之言，資克饞口，非特來生之冤對難逃，抑且惻隱之心喪盡矣。茲者許居士與白蓮寺諸師友共結放生社於寺首，每人日出錢一文，無繁費也；遇生即放，不定時日，無濫殺也。所用微而所積大，實得聖賢之深意矣。余嘉其德而立之記。若夫先聖賢好生之德，憫物之情，余不得而盡知之，但請考諸方冊，可以備矣。

梁湖卜士記

西域大耳三藏至，稱得他心通，帝詔南陽忠國師勘之。國師曰：你得他心通，是否？曰：是。國師良久，問曰：且道老僧即今向什麼處去來？藏曰：和尚是大善知識，何得向西川看兢渡？國師復良

久，問曰：且道老僧即今向什麼處去來？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看弄猢猻？師復良久，又問曰：且道老僧即今向甚處去來？藏罔措，不能答。古今商量者云：國師前二度現他受用身三昧，以心緣物，故藏得而知之；後一度現自受用三昧，以心不緣，非惟三處不可得而知之，便是三世諸佛無摸索處。昔有隣人陳姓者，語予曰：梁湖有一術士，凡買卜者至，但執其課筒，對天禱祝，不必顯言其事。術士一一知之。予往試問，執課筒對天空祝，不言某事。術士曰：汝尚未禱，教我斷個什麼？今之人例云：自受用三昧，皆在聖賢分上所具。不知塵勞凡夫悉皆具足，何也？彼陳姓者，乃塵俗中人，豈知為自受用三昧、他受用三昧耶？但心不緣物，則彼鬼眼睛不能覿耳。聖人曰：百性日用而不知。良可悲夫！

隱嶺祟記

溈山偈曰：未達法惟心，起種種分別。達法惟心已，分別即不生。吾推惟心之旨，百姓於日用之中，猶空之涵物，而無物非空矣。惜乎癡狂之輩，或擎空遠餉，或掘地討天，或遠趨問覺，安知循身上下內外四方無非空乎？夫云惟心非有外物，則眼之所見，耳之所聞，鼻之所齅，舌之所辯，身之所觸，意之所思，莫不皆心。然猶無明所醉，而執為色聲香味觸法焉。昔嘉靖間，倭寇作業上虞之隱嶺，有人被賊所殺者，日出作祟，來往之人皆苦之。有識者云：此必賊所殺者，以後若見之，但云倭來矣，彼當自退。其人一依言者，祟不復現。魏將張遼，唐時王彥章，皆有威名。村裏有小兒啼不止者，其母曰：王將軍來矣。兒啼即止。吾謂啼兒得非為其所殺者耶？夫六根為六塵所寓，今已四大敗壞，而猶能作祟，豈六根之所及也？六根尚無，六塵何有？非惟心而何物使之然也？況隔世而猶怖威名，是知惟心之妙，豈身世之可隔耶？

銘

龍居菴普同塔銘

夫莊周以天下無藏，特據器界；肇公了四大本空，別示根身。雖則各就其長，未若雲居有言：青山有限，白骨無窮。吾生不離大眾，而死豈能異乎？繇是造普同塔而處十方師友，非惟根身器界兩相混融，抑且生死去來曾非離背，是真得佛之心者矣。所以諸方梵剎咸倣其範以行之。茲者皐亭山之東、黃鶴峰之下，古有永慶寺，為元兵燹廢，故址已屬民間。一濂慎公訪求復得，謀於文谷印師，里人

共相畫計，改寺為菴，署曰龍居，葢取龍象共居之意也。慎公辭世，餘願未果，囑諸弟子曰：此菴當與十方共選有德者主之，毋令甲乙相承。於是共議擇一江湘公代領其事，弘廣慎公之業，前後一新，內外肅如，眾盈百數，勝出他剎矣。復於東崗之下建普同塔三，其中則本山眷屬，東十方雲水，西諸優婆塞，使生死不相離，親踈不相混，是真得佛祖之遺意也。予繇東魯回，湘公迎余至龍居，再三誠懇，屬余以銘，因序其事而為之銘曰：空生大覺，大覺依身。身依器界，器界依空。各不相到，彼此互容。本無生死，何有始終？法性法爾，事理融通。繇迷真性，成此妄計。五行相克，分彼同異。猶如水泡，大小成勢。消泡復水，非一非二。若色身者，自他一隱。惟有智人，了法如是。會彼同異，入無生地。

序

般若經敘品偈論都敘序

夫般若無知而無所不知，雖無所不知，究其所以知，則未嘗知也。般若無為而無所不為，雖無所不為，究其所以為，則未嘗為也。葢繇般若淵深若海，窮之莫究其底，巍峩如山，登之莫達其頂，故云不可以知知，不可識識。諸佛之慧命，諸菩薩之達道，諸眾生之安宅，實乃十界之棲托，莫不繇之也。故知是經以常見論之，三乘二時所說大根會，通融九會，皆是初成，而後世有聞此不生信心者，皆繇宿世不種靈根故也。或曰：般若乃方等之後，佛欲帶小說大，而諸子未明父旨，雖云領知眾物，猶住門外，止宿草菴，不敢希取一飡，豈同法華面付家財，聞成佛記，何得頓類大乘，而過贊若此耶？答曰：既云帶小轉大，寧不欲付家財？若曰廢權入實，成佛何非前法？聲聞不悟，徒自愚癡，落後發明，方知本有。葢得失在人，豈法有大小耶？所以法華會三歸一，實乃即小之大，無別有大。涅槃義一名五，曾非一外別有五名。故曰般若，涅槃，佛性，金剛三昧，首楞嚴定，皆一義也。是知般若一法，徹始徹終，盡凡盡聖，皆繇此一門，成其出入階降之差。諸佛之所以諄諄教誡，學者當深窮其旨趣矣。奈六百卷浩瀚之文，小聖尚非其分，豈凡下之能易窺哉。所以古人深慨未來根鈍，難堪刪削，定制放光，光贊，摩訶等經，雖多少不同，莫不皆繇大經之所流出。而龍樹菩薩，內懷祖印，兼闡教乘，因念後世於諸部般若，彼此不能會歸，小大不能通貫，繇是註大智度論若干卷，冀開其迷。惜乎經簡論繁，猶莊子之註郭象，亡羊泣岐，開悟須得其要門。何幸時當末季，至人再來，有大沙門蘊空曉禪師者，慨大藏之重繁，參考再四，較南北之

本類，明重單之譯，撮其大意緊要之言，會成一部，題曰彙目。削智論之餘文，錄其最要，名曰箋釋。前代哲人，如生肇，慧遠等諸大法師所作放光，光贊，般若等經之序文，大經五十五卷九十品之題目，撮彼品內之大意，註於題下，稱曰撮錄。使後來見者，一藏之奧典，示如指掌；六百卷之大義，曉若日星。嘔心血二十餘年，成部帙數十餘卷。撮大經入於微塵，一多並現；擲須彌於芥內，小大何妨。圓融無礙，自在縱橫，此恩此德，世莫加焉。苟非龍樹之再來，必是靈山之受囑者矣。不爾，則何能忘疲倦，入藏海，處龍宮，搜至寶，刪繁文，撮要義，無非皆為佛之慧命也。可謂道越羣情，思超過半。其猶獅子之哮吼，無畏勇猛，作決定說；亦如象王之遊步，縱涉恒河，直窮其底。如是作略，如是大用，欲知其深奧者，請觀數帙之文。則知如來一代之教，如探囊取寶，使大小是非，皎然莫隱，邪僻戲論，難逃其跡。真所謂擲大千於界外，移妙喜於此方。若非淨名之流，應居童壽之亞，功侔上古，利及將來。經云：足動大千，草入劫火，未足為難；如來滅後，能持此經，是則為難。此如來之明證，故予無得而贊焉。天啟六年丙寅仲春日序。

受生幻智二法門序

夫道無方也，行無門也，無方則隨時破立，無門則惟利是從，此古今不刊之格也。世有無知者，不善所擇，多諸偽濫，惟智者之所慨焉。且時人作預修還受生錢者，經教無文，不根若此。若云人之受生，必於曹案假借使用，閻君豈贓濫之徒耶？若云死後無可使用，必須預寄獄庫，吾未見世人先將財帛寄司獄，以備入監之費，恐智者弗為爾。人能修德，則天人欽仰；心希聖賢，則國家褒寵。刑憲、地獄，豈有二焉？復謂婦人生產必入血湖，遙指目連為證。且地獄者，幽冥也；幽冥也者，無識無知；無識無知，而云羽州追陽縣，不知何省所屬矣。夫有陰陽則有夫婦，有夫婦則有產育，產育者必入血湖，豈閻君不繇產育而生于木石耶？如亦繇之，則伊母在獄，而子何治乎？曰：若然，則血湖之說不足信也。曰：非不足信，間為一種婦人不生敬慎者之所設，非施之一槩也。予每私議如此，豈知有同音者焉。嘉禾鹿園居士葉君，儒門白足，藝苑高奎，初則淹貫六經，今也闇閑釋典，慨此二謬，刻此二門，望轉其習。一曰妙德夜神說菩薩受生藏，二曰摩耶夫人說大願幻智解脫門，懇予作序。余愧幼不讀書，又兼學淺，安能與大方鬪巧？然其用心正合愚意，聊為解說。夫受生者，以法界無礙自在力，於一切處受生，非一人道，其猶月行霄漢，影落百川，然非心意思議所及，豈

錢帛囑託使之然乎？誕育者，以真心無性三昧門，於一切處誕育，非一如來，其猶虛空體，非萬象而不拒，萬象發揮，尚非鐵圍石壁所障，豈血湖地獄使之可拘乎？統三世為一際，生即不生，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閻君云乎哉？徧十方為幻腹，無生即生，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血湖云乎哉？苟能如是，則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直下承當，即名佛子。信心一念，已越諸流，如斯妙利，非葉君其孰能知之？

金剛三昧經註解序

夫真心獨露，若皓月之朗於太虛；法性無虧，似驪珠之耀於滄海。了了不昧，日用明明。無生即生，以真如不守自性，而變現隨緣；生即無生，以實相本來無物，而一塵不受。求之叵得，如木中火，決定是有，而方處無憑；體之即神，比鏡內花，儼然可見，而取不能得。無方妙用，猶映色之摩尼，影雖移而體實不變；具足本來，若迷家之貧子，身雖困而寶未嘗無。嗟夫！我輩沉埋曠劫，迷背日深，本有家財，致生難認。良繇不逢善友，開悟何從？故我如來離兜率，降王宮，捨富貴，逃雪嶺，苦行六年，覩明星成道，作眾生之慈父，為九界之師宗。三七思惟，法輪大轉。蓋為利鈍難齊，所以教分漸頓。四十餘年，欲說不能說，權實互覆；涅槃時近，欲休不能休，罄示一心。其猶握金剛劍，用斬羣疑；豎正法幢，破諸邪惑。革小乘而純入一乘，會百川而同歸大海。真救病之良藥，運寶筏以濟人。是故世尊無問自說，既甘露而普救沉疴；伽陀說偈贊揚，鼓琵琶而相席打令。解脫發廣問之端，知六度皆歸無相；心王問無生之義，識三行惟一自心。無住示法身，非來非去；大力啟果德，有證有修。身子重聞一偈之因緣，達真空具含四德；梵行守真修之一味，即俗諦頓具四緣。地藏騰七品之餘疑，阿難請一經之名字。始末究竟，祇是一心；前後辨明，寧逃法性？惜乎澆漓末世，妙典難逢。茲得無瑕師夢祈神授，刻此流通，旨奧文奇，讀者彷彿。繇是不揣愚庸，伸此管見。若夫昔人片言而擲地金聲，一語而大千廣被，余何敢言？但心慕大乘，鄉希贊嘆，奈聖言莫測，凡智叵思，倘或譌訛，願施懺悔。

玄沙備禪師語錄序

聞夫不落階級，囑云：好去尋思，洞貫金剛。不意中途折擔，布單纔展，乃云：不敢自欺凡聖。削除方向，胸中流出。磕著足指處，頓悟苦樂無生；當場盤詰時，報道非干西土。自知宗乘有據，血脈

相傳，所謂黃河水從源頭上濁來也。近來多見諸方唱導者師法無憑、談禪者出世無准，自稱悟道，妄意為人。詰其來源，無可指的，豈能如玄沙大師遠傳鷲嶺、近接曹溪，為石頭之親孫、作雪峰之真子？心印列祖，教貫楞嚴。對境無心，遇虎恰似家猫；現前大用，斷蛇猶如握土。故諸碩德多就決疑。余生末世，恨不能面稟嘉猷；法道澆漓，無緇見其全錄。昔年入閩，特訪故踪，牌坊如昔，石圈尚存。奈大殿墾作山田、僧房改為民舍，捫心無地，欲住焉能？茲得林居士萬容聿興此志，重建寶坊，偶得全錄，如獲衣珠。念此將來，即已付梓，專人走越，乞余題辭。自惟膚學，何敢與大方闘巧？博地凡愚，未能與聖賢接語。少伸大槩，用慰遠來，其玄風妙旨盡在錄中。若能入目，便知昔人如在；其或循文背義，覿面猶迷，雖得之在我，何關文字？然悟必緣緣，少他不可。凡具通方眼者，諒必不以文字為病爾。

趙州語錄序

竊惟破家蕩產於十八上，而善舞太阿；縱賓奪主於聖賢前，而逢場作戲。一物不將來，直教放下著；不起一念時，向道須彌山。鎮州蘿蔔頭，諸方謾云即是師承；青州布衫子，學者休向言中取實。拈一莖艸而作丈六金身，惟一個齒而盡知滋味。時常老實頭殺活臨機，頓超他用棒用喝；三寸綿軟舌縱橫自在，未嘗用怪語奇辭。其猶水上按葫蘆，看他東捺西轉；室中懸寶鏡，任教凡來聖來。南泉之真子、馬祖之嫡孫，拈提向上宗乘，善解拖泥帶水，其惟趙州一人而已。惜其語不能盡傳，僅獲一帙，學者如逢至寶。真如嘗御鼎一臠而盡知眾味，飲大海一滴而備諳百川。但舊刻不佳，亦且板殘字滅。今發心重刻，利益將來，深恰老朽之心。聊題數語，以冠篇首云爾。

天宮寺放生會序

夫生生為不生，勿謂不生為不生，須知生是不生之生，不生乃是生之不生。達此者，可以語無生之道也。流水長者深知及此，所以見十千游魚水涸命盡，為誦金光明經，諸魚是夜盡脫魚報，生帝天靈山會上，皆授佛記。故余謂欲度生者，必先自得無生，然後利生接物，無不如願。若流水長者，可為放生之良範也。吳中天宮寺禪者，身住應門，不為常習所障，志結二十餘輩，聚放生會，繼長者風，請余決疑。故以生不生之意語之，令彼先於自度，然後度生，此萬古不易之規也。譬夫救溺者，先自備船筏及竿索之類，然後自

他可以並濟。若不知方便，自無所仗，赤身入水，自他俱溺，此必然之勢也。子當以是語告諸同會，須知自己生死為重，若能自出生死，不憂眾生不能度也。至囑。

序祖師來原序

諸方各祖其祖，宗教相攻，過於水火，而祖師堂唯以達磨配享，不列教祖者，似忘其本也。或曰：非忘本也，達磨以代代相承，教祖則瀚漫無據，故唯設達磨耳。此語未盡善也。苟非摩騰、竺法先以白馬西來，登空說法，降伏五嶽道士，四眾發心，達磨雖祖，突來東土，有何憑據，孰解信受？予知達磨所指，指彼二人所傳之經，意豈有他哉？是知功亞於佛，而不設享者，忘其本也。若別論之，則禪不忘其祖，而教忘之也；合而論之，則兩家皆忘之矣。故予向年設祖師位，初曰東土傳經第一代摩騰尊者，次曰東土弘宗第一代達磨尊者，三曰建立叢林規矩百丈大智禪師，四則本山開山和尚，未知是否？伏望四方尊宿不廢公論者，有以教之云爾。

心經大意序

眉毛挂劍，血濺梵天，水按葫蘆，略著便轉，圓融活潑，巧發機宜，無出般若心經歟！所以非文字而即文字，何妨四六鋪舒？即語言而非語言，豈礙熾然言說？故曰：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非偶然之語也。經標智慧渡彼岸者，非謂菩薩更渡彼岸也。觀自在者，欲令眾生自觀自在也。以自在故，於一空中雙遮，則非空非色，非根非塵，乃至無智無得；雙炤，則即色即空，不增不減，以及不滅不生。誠能如是，何苦厄之不度，涅槃之不究竟乎？友谷師深得般若旨趣，言文之表，註釋此經，題曰大意。與旅泊居士過訪，出以示余，片時數過，不忍釋手，屬余著辭，自愧識淺，何敢措語？但師為雲棲白足，叨忝同參，不可無片言隻字代資鞭影云爾。

涅槃經會疏序

夫大般涅槃經者，乃如來顧命之言也。蘊成曠劫，而久秘不談；方便調機，而待時方說。所以大小對帶，半滿開宗；頓漸偏圓，初中後唱。唯此奧旨，最後極談。猶庫內之珍財，臨終始付；海中之神寶，劫盡乃亡。大哉世尊，慈悲莫並，精求竭力，等救沉淪。伺機四十九年，本懷未罄；唱滅二月十五，盡吐肝腸。故得十外皈依，

闡提亦悟。昆蟲草木，悉以沾恩；象馬蛇虺，咸皆被澤。內凡外凡，而功超曠劫；天類人類，而果證無生。能事既畢，即告涅槃。於是日月無光，山林變白，大地震動，鳥獸哀鳴。是凡是聖，盡失所天；情與無情，誰非號泣。是知此經一唱，無復遺餘，至矣盡矣，他莫能尚。舊經四十卷，譯辭繁贅，靈運刪削，言理簡直。開宗判教，五七八家，灌頂精詳，互存得失。繇是重參至理，註此玄文。惜乎陳隋兵亂，疏未入經，彼此分張，勢同吳越。況復藏中久匿，學者尠窺，末世澆漓，盡疲至道。致使法眼朦垢，佛日沉埋，哀哉痛哉，實傷心腑。故予不揣愚庸，而輒敢效顰，欲會此經，而發心有日。再三披閱，宗趣靡知。奈旨奧文深，有倣郭象，錯綜前後，多苦亡羊。於是不懼闡提之罪，甘負謗法之愆。芟繁錄實，貴在貫通，罪歟福歟，並伸懺悔。

重刻正法眼藏序

正法眼藏者，難言也，請以喻明。譬如眼之洞見森羅萬象，取之無窮，用之無盡，故名曰藏。夫藏者，含藏最廣，邪正相襍，涇渭難辯。甚至邪能奪正，正反為邪。故泉眼不通，泥沙立壅；法眼不正，邪見層出。剔抉泥沙而泉眼通，剪除邪見而法眼正。自非至人，其何擇焉？昔竺乾有九十六種背正趨邪，二十八人摧邪持正。逮我東土，白馬西來，正教始興於濁世，名相尋陷於邪宗。繇是達磨大師掃除繁萎，直示本心。嗣後五宗分派，各別門風，會其樞要，卓乎純正。詎意人根寖劣，法久弊生。或承虛接響，以瞎枷盲棒妄號通宗；或守拙抱愚，以一味不言目為本分，彷彿依稀，自稱了悟；或搖唇鼓舌，以當平生。如是有百二十家癡禪，自賺賺人，淪溺狂邪。故我大慧老人承悲願力，運無畏心，決擇五家，提挈最正者凡百餘人，裒以成帙，目曰正法眼藏。是書也，如懸白澤裘，精妖喪魄；秉金剛劍，魔外潛踪。四七古錐宗眼，二三老漢家珍。不涉程途，一覽具足。知為後學指南，無加此矣。時有普善菴沙門、慧悅居士、春門徐弘澤，自慶奇遇，嗟彼未聞，冀報佛恩，募資重刻，屬余為序，以貽同志。而參學者，即使游法界無邊之門，融古今剎那之念，猶是功勳邊事。若能了悟，則自心何知？自眼何見？非見非知，是真得正法眼藏者矣。

無趣禪師語錄序

夫祖道不可絕繼，風穴於法堂痛哭；克家之子難得，仰山自記再來。莫不以諸佛慧命為懷，度生為急務者也。所以獅子有罹難之

憂，預傳法髓；達磨忍服毒之苦，得嗣方休。是皆深體祖佛授受之志矣。惟無趣老人幼專魯誥，壯博禪宗，道聞雞聲而悟，學得野老傳心，開托臨濟棒喝之宗，光揚馬祖磨磚之用，慈悲密用，權實並施，承接從上正源流，成就克家真師子，實為人天大樹，末世津梁，寧不為仰山再來之儔乎？某自恨生此象季，不遇至人，每嘆前朝豪盛，近代絕聞。茲得南明禪者持老人語錄相示，不覺忻喜。何期濁世遇此希聲，片言隻字盡吐諸佛肝腸，豎拂拈槌極唱諸祖骨髓，開卷則疑惑潛消，再玩則勇猛頓發，實為明時之盛典，釋氏之法幢。將來學者體而行之，非惟己事可辦，抑且佛祖之慧命有望矣。

車溪禪師語錄序

聞夫一光東亘，五葉花開，密運羣機，千差兢入。所以諸方各宗其宗，門風自是不同；共學所學，知見曾何有二？車溪禪師乃臨濟直下兒孫，實無趣克家之子，默籌七事，妙協三玄，播黃檗吐舌之風，顯高安[祝/土]拳之用，掌殺活機，權衡學者，秉吹毛劍，勘驗諸方，遐邇咸推獨步，古今屈指一人，苟非承夙願之再來，寧不為多生之根熟耶？某生不遇時，學無所附，福輕罪重，不能面稟嘉猷，道聽途傳，歲月徒增渴想。茲因南明禪者持錄相示，焚香頂讀，自覺潛神，再玩淵微，初心頗愜，何期不出蝸居而聞所未聞，生逢斯世而遇此難遇？如展智囊，始知己見之朦朧；似入大海，方信江河之狹淺。自慚無德，莫可讚揚，略敘數辭，聊申翹致。

跋

重刻華嚴經跋

一葉落，天下秋，不言而信；一陽復，大地春，不令而行。故能無量為一，若百川之歸大海；一為無量，似皓月之印百川。圓融自在，活潑難思，其惟大方廣佛華嚴經歟？是經也，如來指明眾生自性，日用具足，非因修得。而眾生為無明所蔽，迷背自心，故於初成正覺之時，乃云：奇哉！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繇妄想執著而不證得。繇是頓轡華嚴，圓示一乘無外之法；指明法界，發揮凡聖不二之宗。淨穢交徹，非是該羅。重重相映，猶帝網之傳輝；彼彼互融，若千燈之合影；內外無礙，如芥子之納於珍瓶；大小相收，如微塵之遍含大地。既非思議之境，寧容意識所到？嘗聞翻譯則天童爇香，誦持則修羅敗衄，註疏則夢感金像，造論則齒放白

光。葢以是經不可思議，故其利益亦不可思議也。中菴、鶴林二師，自念時當末季，恐或堙沒，發心重刻，欲冀遠傳。不意泥洹時至，中道而止。茲得炤雙融、法無說諸友繼起，罄心竭力，遍募四方，克成其事。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予主福城，目覩其績，心竊嘉焉。故書數字，誌於部末云爾。

疏

興善寺重修大殿舍利塔疏

夫佛法有三時焉，謂正法、像法、末法也。正法者，如來現在，面稟嘉言，一念發心，便證果也。像法者，如來滅後，碎身舍利，流布十方，造寺建塔也。末法者，稟前二法，薄興供養，而信心去古遠矣。茲者，興善寺去嘉禾東南治三十里，後周坦法師所建。法師道行精嚴，華夷所重。寺建二舍利塔，得得航海，乞二鍮石以為其頂。至　國朝千有餘載，殿宇幾經興廢，而二塔儼然獨峙，人因異之。故興復之不難者，咸塔之力也。余於今春過石佛主期，學徒鷲蘿峰，乃房僧也，邀余登覽。見大殿狼藉，二塔將圮，乃語眾曰：大殿工繁，殊難修理。今此二塔，若或不修，則塔頂毀墮，欲再復之，不亦難乎？答曰：村居荒僻，鷲等德薄，人不取信，雖欲修葺，不勝難甚。余頷之。回東塔，有善人廣恩，余勸之，即施十金，為發心始。倘有見聞生信，則眾手可成山也。因記本末，告諸來者。且遠方既施，而近境不可無心。凡往來隨喜者，但百十分文，隨力隨量，共成勝事，福攸歸矣。

徑山古千僧閣募造禪堂疏

夫無佛作佛，無法說法，是諸佛之常儀，諸菩薩之弘願也。自我佛滅後千年，正法始來。其時也，宗於理行，昧於自心，兢執言教，多陷牛跡。繇是達磨得得遠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道至六傳，宗風大振，廣播四方。其間得旨者，不可數記，其叢林哄然。當時若論綿亘流遠，唯我雙徑為天下魁。所以國一開山之後，代八十人，其為王侯所重者，如護國、法濟等，班班有之。大慧杲公，高廟所重，眾盈三千，道冠天下，於大殿之北，建千僧之閣以延之。至我　　國朝，寺改古向，以故賢能隱避，寥落難言。先年得無邊師，僉同眾議，改復古向。繇是四方羣集，賢者復來。茲髻峰院主與眾禪友得得過越，邀余入山，建立長期，安禪集眾，葢望祖道之重興也。奈久廢難以卒興，眾廣無以安措。於是禪友虛含，聿起大

心，欲於千僧閣後，別建禪堂五間，傍增僧舍。工程浩大，僧力難為，遍叩大檀，方能了事。伏惟運神於插標之頃，梵剎已竟；垂手於布金之際，寶殿完成。大心承紹，功不浪施，但肯相悉，便請標名。

募刻淨諸業障經疏

余聞福事雖多，要知所擇。是以十善修行，報感生天；半偈隨喜，功超沙界。其優劣如此，能無擇乎？故善勝則福勝，緣輕則福輕，此必然之事也。假如造橋砌路，究竟果報，利益人天；供佛齋僧，較量功德，祇完一己。孰若價踰七寶，功勝小乘，直使片言隻字，四方流聞，萬世廣播。以大乘經書刻流通，用廣其傳，未聞者聞，未見者見，非惟佛慧無窮，抑且令受持者斷輪迴、出生死、證涅槃、成菩提，未有不本於此者矣。若以其功德較量，直以虛空喻之，而勿能齊焉。向余簡閱大乘律部，見淨諸業障經、菩薩戒本經，并揭磨儀軌，真後學之津梁，渡世之寶筏也。是以抄錄佩帶，日課有年矣。禪友徹泉過石佛，見予躬讀，欣然發願，募諸四方，刻以流通。余時合掌加額曰：豈期濁世有知音若是禪友者！因喜而授之。其間文旨精玅，功德淵深，如來自讚，展卷當見。能遵此志，必會龍華，少助片緣，非同浪施。謹疏。

徑山千佛閣募齋僧米疏

華嚴經曰：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床座遍三千，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夫所謂報恩者，非特山僧登曲彔木床，揮麈舉論為然，即檀那捨供，大眾輔翼，以及負勞運力者，皆名傳法也。所言報恩者，非特大士捨身，比丘成道者為然，即眾信修檀，度學忍辱，以及持戒精進，莫不皆名報恩也。猶如幻戲登場，缺一則不能成其戲矣。邇來末世，諸方教乘頗演，直旨尠聞，惟雙徑國一開山，相傳八十代，代不乏人。自月林禪師歸寂之後，經百有十載，宗風堙沒，智者泣途，里境相傳，謂寺改其向，以致寥落。近得髻峰、廓菴二上人，僉同眾議，復其初向，自戊申創起，今始落成。於是四海英賢爭赴，稍覩舊規，可謂弘法報恩，兩兼其美矣。奈因眾廣，日給難敷，特持短疏，徧告十方，惟冀體同體之仁，秉護法之念，捨庫藏中有餘貫粟，成出世間無盡福田，實為福慧兩全，共成勝事。謹疏。

徑山大殿募米齋僧疏

夫西方遠十萬億剎土，以念佛為資糧；雙徑高三千六百丈，以粥飯為要事。若也棄靜入纏，未免牽於塵累；歸山遠市，將何度於饑倉？雖欲笑傲雲山，超然自適，寧能日吸於清風？如欲安心在道，四事無虧，必仰資於檀信。今我雙徑，兩浙名山，四海所宗，巍然獨峙於羣峰，傑兮道魁於天下。御墨屢頒，高宗以之駐驛；名人時詠，蘇老以之題碑。莊嚴壯麗，有誇於兜率；無為寂靜，迥出於人間。所以昔人有言曰：百萬松杉雙徑杳，三千樓閣五峰含。邇來寥落，迥異昔時，騷人弔古，過客興悲，歲月綿延，難以復振。向得無邊師重新大殿，繼有觀院主復搆禪堂，於是雲水絡繹不斷，龍象濟濟來歸。一時失欵，有缺賓主之情；欲待無能，必藉檀那之力。因佳其事，代為疏言。

重修阿育王大殿緣疏

夫福緣起，緣因境就，境得人成，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所以緣興在乎境勝，地傑然後人靈。惟阿育王寺神，乃天中聖人也，地擅吉祥之號，兼此二美，為天下冠，實勝功德處也。夫阿育王者，昔為童子，見佛入滅，聚石為塔，以為供養。佛即記云：過後百年，當作輪王，大興我教。果符佛記，得佛舍利八分之一，碎七寶以造塔八萬四千，遣飛羽鬼送四天下，有八吉祥地可以置之。所以大明境內有十九處，此當其一，餘皆貯塔，莫睹真蹟。此居塔外人，皆可以手持目見。夫劉薩訶者，西川之獵戶也，死至陰司，閻王告曰：汝乃智積菩薩，何故造業如此？當墮地獄。吾憫汝故，示出罪之處，若能求見舍利，汝罪可滅。繇是得返陽世，禮拜一十二年，至于甬東鄮山，天樂鏘鏗，七日不歇，舍利從地涌出，非惟滅罪，抑且現世成道，號慧達國師。　國初三取，三度飛回，是知此地名八吉祥，我信之矣。邇來年久，大殿幾頹，故予發心修理，繇是特持短疏，徧告信施大檀善男信女，各發誠心，共成勝事。所謂眾手移山，不難成就，獨力撐天，諒可得哉。是疏。

募刻華嚴經疏鈔疏

夫心源湛寂，智海汪洋，攝凡聖以同歸，融事理而莫剩者，其惟大方廣佛華嚴經歟？此經上中下三部，義趣淵深，信住向五位，後先並入，其猶芥納珍瓶而內外歷然，塵含法界而大小齊至者，無礙自在之謂矣。具斯妙利，憫世絕聞，繇是龍樹於龍宮簡閱，知凡輩何堪，特簡下部十兆餘言，傳流西竺，舉世稱奇，目如意寶，流我東土十分之一。賢首竭苦行幾載，遇文殊而勸讀發明，清涼秉宿願多

生，作疏鈔而廣伸妙義，復得圭峰繼弘斯道，聞之者焚身捨臂，思報佛恩。吾觀古人之用心，精誠竭力，遞相傳持，無非為慶已之奇逢，恐後世之絕續爾。邇來末學，鬪諍堅固，僧家以安適自居，公府以左道為禁，舉世不聞名字，何能少解真乘？佛祖于大寂定中，寧無悲愍哉？茲者嘉禾鹿園居士葉君，少游菻苑，為黌門之白足，晚究心宗典義學之參頭，閱大小之教，探性相之微，還源復性，惟尚華嚴，義博文豐，無出大鈔。慨古板之將湮，欲新刻而繼世，奈何刻資，須假眾緣。予美其誠，讚歎不已，聊書數字，用題薄首，少助影響之功，共成莫大之德。凡我同志，各出隻手。

引

募刻涅槃經會疏引

大涅槃經者，乃世出世莫大之鈔典，實如來最後之極談。所以四十九年不聞，盡迷佛性；二月十五特唱，一眾知皈。六念三修，直趨菩提之路；五行十德，頓超方便之門。十外歸依，二子攝伏，若凡若聖，安住祕密藏中；情與無情，總收大涅槃內。功超日月，德勝乾坤，炤大地以無虧，育群有而不剩者也。所以如來顧命之際，天人魔外之儔，倔僵無雙，尚悔心而戀慕；蜂蠆毒蛇之類，愚癡無比，亦含淚而歸依。無情若大地山林，亦已變白；蠢動如蛄蜣白蛵，悉以悲鳴。蟲獸尚知報德，為人豈無深思？奈是經緣奧，黠慧何知？故灌頂老人難歷百城，運神思而註疏；荊溪尊者深體父意，再精治以完文。惜乎經疏兩處，致使學者探吳而失越；余故釐會，庶挈領以知綱。起筆於辛亥之春，告成於壬子之夏，不能刻棗，未遂初心。茲遇定凡居士，會首化諸同志，冀今世以及後世，一燈而傳萬燈，法身何限？慧命無窮？可謂真報佛恩，不忘付囑者矣。

募造東塔天王殿引

聞夫四十八願而願願度生，五十三參而參參見佛。所以清涼大師演華嚴性海於此地，闡法界一乘於多門。福慧雙修，猶星天之行布；禪教兩學，若萬派之歸宗。圓融自在，大小共繇。故茲山為嘉禾生福之地，行善之場也。近因山門回祿，四天王無處安身；發願重營，老比丘無能幹辦。繇是置簿五十三冊，人領一冊；冊化五十三人，人出一錢，合計五兩三錢。或一人獨出，或鳩眾共成，隨緣皆可。積少成多，猶為山之始于一簣；合力共謀，若掬水可為巨海。勝會難逢，良緣休蹉。予言如是，各出隻手。

募造鏡臺山大師菴引

事逢時會，緣得因成，非偶然者也。鏡臺山大師菴者，即高峰大師藏衣鉢處也。吾徒麥浪，隨予雲門度夏，簡禪宗或問。後見雲棲大師，以高峰海底泥牛話相詰。予時以傍僧推出，乃云：大眾證盟。麥浪一見，似有所得，至今十餘年矣。入苕溪，為卓海幢居士所知，請就武康開向上事，感徒眾剖心以詶法恩。道士捨邪而趣正見，使狂者獲醒，惡者從善。繇是遠近歸依，兢思甘露。故卓君等為卜古址，以彰大師之遺踪；建禪室，以棲十方之龍象。刀耕火種，鑿石栽蓮。池中得二龕，一藏佛影，一藏衣鉢。體質雖朽，而顏色尚鮮；時節雖遐，而因緣不爽。昔雲棲舉話，麥浪傳虛；居士結菴，遺踪復證。此因緣會遇，不謀而然者也。凡我在會之眾，寧非大師之遺塵乎？故根椽片瓦，各發自心；粒米文錢，隨力喜捨。可謂良會難逢，爭先莫讓。

偈

淨土偈

西方元不遠，眼底盡黃金，白鳥鳴峰頂，頻伽繞樹林。拈來非逆順，用處莫沉吟，但見彌陀佛，華開自在心。

又

欲觀琉璃地，須看心境微。風聲鳴雅樂，雲動散天衣。鳥贊如來德，花開大士機。舉頭紅日近，元是住居西。

又

塵念氷消處，心珠自放光，洞明今古事，了證法中王。有物元非物，無常却是常，彌陀若個是，開口便成雙。

又

西方好，西方無煩惱。衣食自然來，珍寶砌街道。平等無貴賤，長生無老少。彌陀寄信來，勸我歸去早。

又

西方好，蓮池側，瑪瑙鸚哥宣佛法，行樹嚴七寶。勢至時顰蹙，觀音傷懷抱。眾生不肯去，何其自迷倒。

又

西方好，襯足皆瑤草。念佛與念法，念僧皆仙鳥。六時聞其聲，合掌共行道。勸我須早去，免受閻王拷。

又
西方好，得到自然了。身冷散天衣，肚饑有神棗。浴池純寶砌，羅網行樹繞。脫此煩惱服，著彼無生襖。
又
百行無如念佛好，念佛之人少煩惱，忙閑不廢用工夫，他日免受閻王拷。行也念，住也念，行住之中著方便，法法頭頭本現成，何須更問娘生面。坐也念，臥也念，散亂昏沉打一片，圓淨明珠炤大千，此界他方都踏遍。我歎世人不少省，念念常逐塵勞境，守財夷虜妻子奴，役役那能一念靜。我嘆世人纏五欲，身心日夜事勞碌，到頭萬事總成空，若個能生極樂國。極樂國，去不遙，目前一念可頓超，落花流水演空色，有情妄謂隔雲霄。七寶樹，寶間錯，琉璃為地黃金閣，香風吹體適溫和，飯食訖已作天樂。我將極樂比娑婆，娑婆世界有八苦，世人不信聽我宣，一一為君從頭數。一生二老三多病，愛別離兮不長命，冤憎會兮人怎逃，求不得兮五陰盛。此之八苦亘古今，欲免除是悟無生，不爾饒住非非想，那能逃得生死侵。我將娑婆比極樂，二者相較真不若，此土事事屬無常，彼方法法皆正覺。九品蓮，黃金臺，曠劫彌陀發願來，若有眾生稱我字，一念花中長聖胎。生極樂，無他方，彌陀切勿論閑忙，工夫純熟心華發，大地山河盡放光。念佛好，須及早，勿使光陰暗棄了，屈指低頭論古今，英雄多少埋青草。君不見居士王龍舒，一生為人念阿彌，臨終立化顯靈驗，筆尖頭上產神珠。又不見荊夫人，時同婢妾誦真經，身雖不出娑婆界，上品蓮中標姓名。

自號沒用

溪邊一腐塊，其形若沉檀。取之無所用，刻之無所長。棄水不之去，付火不之然。能死盜賊心，善却世人貪。日夕三光下，優游天地間。都云沒用物，我道得安閑。

又號散木

商丘有喬木，其木濶百圍。其頂冲霄漢，其年不可知。全身佩荊刺，到底皆虬枝。嗅氣令人狂，嚼味爛唇皮。世人不之諳，識爾者子期。多能復多役，致我長相思。

示朱交蘆

山河大地廣長舌，明暗色空熾然說。瘖痙盲聾最便宜，聰明靈利反成拙。一言要勘老維摩，三個證龜喚作鱉。欲識西來真實旨，踏著稱錘元是鐵。

緣生偈

法從緣生，法從緣滅。生滅皆緣，自性直截。不了直截，認彼問答。問答不週，剎那遷流。爾問我答，爾默我休。無住之者，一二不收。一本不二，一亦非一。一二既非，緣豈為實。以其不實，萬法所出。晝夜迭興，互成窈寐。二者相違，何辨真偽。當其覺時，了知夢非。當其夢時，安知覺是。既不相知，胡可憑據。見覺聞知，其義相次。不了幻興，執成迷昧。苟能達此，到如來地。

詩

述懷

道人一意學癡憨，世事空空無所關，權製荷衣遮病體，傍家行脚傲雲山。腰包未解心先唯，拄杖纔拋意自閑，枕石溪邊時假睡，靜聞流水響潺潺。

途中

為客千里出，渺然萍藻心。回頭綠樹隔，問路白雲深。驀直無容議，狐疑似欲尋。夕陽也投宿，淡影隱踈林。

舊路嶺

屹崒陟雲磴，迢迢翠影低。山城隣古寺，天漢接前谿。怪石玲瓏處，奇松俯仰西。隔林清磬響，知是近招提。

途中二首

辭京已半月，客路幾盤桓。谿峻浪花逆，山高風色寒。馬蹄輪石磴，鳥道渡雲端。絕頂如窮到，方知身世寬。

其二

屈曲臺山路，崢嶸霄漢齊。谿聲近聽好，山色遠看低。旅況隨時度，風塵逐馬蹄。日闌嵐氣擁，設宿問招提。

山行口占

坐久忽勞生，携笻門外行。好花山徑滿，細草暮烟輕。虎蹟新泥印，風聲襍雨清。遙看猿落澗，著意抱枯莖。

登西臺

覓險尋奇不覺勞，層層石磴響風[颱-台+(癸-天+虫)]，懸崖萬仞鳥不度，峭壁千重雲卷濤。回首却教群岫小，擡眸又見遠山高，幽林獨坐疑求伴，忽見猿猴挂樹梢。

古清涼

精藍恰近碧溪邊，聽得谿聲日夜傳。數鳥群呼隔林去，兩山排出白雲前。厨中熟煮連根菜，室內唯參五味禪。倚檻漫吟詩興遠，仰看只剩一絲天。

上西臺過清涼橋

西峙將隣頂，崎嶇路轉彎，人行彩雲裏，心入畫圖間。谿水穿空去，石橋依寺還，松前蹔箕踞，消得半時閒。

中臺

萬山寂寂護高臺，四顧風情面面開。一路天河憑濫渡，幾行秋雁傍時來。太華有意留星斗，淋雨無心長石苔。直是道人生計少，破衣曾把白雲裁。

北臺

岑崩高巖馬不前，委蛇散步入霞巔。凌虛乍識無多地，仰面唯餘尺五天。星月傍簾疑散雪，風雲渡檻似鋪綿。渾忘身世知何處，唯見臺山幾朵蓮。

東臺

望海峰前望轉遙，擬從海外駕雲飄。狂心不識高千里，癡眼猶疑上九霄。匍匐江山如有意，低昂草木似相招。紅霓應是文殊遣，雨過山腰布錦橋。

那羅洞

鐵壁崖心通小竇，聖賢居護宅神龍。五王寺伴天城跡，望海峰前箬笠踪。有意漫勞窺縫罅，無心何所不從容。文殊滿目君知否，變化林邊幾處逢。

再登北臺

崔嵬復崔嵬，再登此高臺。五月名花發，六月寒氷開。忽爾烟雲合，凜然風雪來。長年無暑色，爽彼幽人懷。

與普門社三際

青嶂有緣堪憩足，白雲是處可藏身。道人放意馴麋鹿，睡擁麻衣枕石根。

其二

白雲與我最相知，我住山時他亦隨。侵早和風辭嶂外，晚來依舊護柴扉。

其三

山中潦倒事尋常，明月憑他自轉廊，獨坐夜深隨去住，却來煨個芋頭嘗。

其四

黃葉隨風度竹籬，看看堆積滿堦墀。呼童旋掃烹黃獨，瓦竈強將糞火煨。

其五

風來吹我竹籬響，錯謂禪流叩草蓬。起坐相迎看端的，數堆黃葉聚庭中。

同春坊傅商盤過滹沱河訪戒菴

鐘山界白練，沱水遶僧家。危閣一吟眺，長空見落霞。凄凄兩岸草，德德數聲蛙。南畝禾時熟，應知足歲華。

雲印老人千佛寺講法華經

如來有使者，千佛與相儔。舉念天華落，聞言石點頭。真空無一字，權說有三週。門外亡家客，玲瑯亦自緜。

有感

孰謂蒼天不負賢，幾多豪傑困林泉。稽劉豈是無知者，沒世村庄學種田。

又

有學何如有福彊，蠢然却得坐高堂。詩書滿腹成何事，空抱琵琶對月光。

示遊客

客來索我詩，迅筆敘衷曲。說與行路難，歸家無榮辱。

端陽即事

堪笑世間人，物命當人事。祇識我取歡，安知命所係。現前眷屬和，去後冤家對。我勸急省取，三途莫兒戲。

思鄉

辭越三千里，思鄉十二時。逢人問豐熟，敘話多別離。朝起清雲下，暮觀玄斗移。羈身無所事，歸去故人疑。

上元後日與馬中丞誠所過蓮花菴

春風吹上苑，草色青階除。楊柳萌金穀，梅花綻玉糈。愛蓮因鑿沼，結社搆深居。索偈應無說，談心論有餘。

季春同錢月童朱劍石諸友遊安化寺登毗盧閣望白家庄義塚

平明出東郭，勒馬訪幽居。綠樹遮鶯語，熏風解客裾。登高一眺望，千古恨無餘。彼此離鄉客，空教記玉魚。

送傳司業商盤歸定襄四首之一

若過臺山路，休參無著禪，粥鍋獅子現，拍手哭蒼天。

送黃庶子慎軒歸蜀

相逢不久話離別，正值中秋月皦潔。把盞問君蜀道難，吟詩惠我西來訣。旨深不識論入微，夢惺應知口莫說。脫履歸山雖是樂，朝廷有念君當出。

贈陶鶴洲

不作千年松頂夢，却來洲上事春潮。他時冲翮飛空外，任意搏風度九霄。

寒食弔古

土堆做就肉饅餕，不到渠邊誓不休。一陌紙錢酧志極，問君此外復何求。

贈王新建越衝

種性天然貴，生成獅子身，應隨龍作伴，不與兕為隣。畫戟懸雙日，轅門祇一人，治衝明世界，閒爾靜邊塵。

初夏思鄉

攸攸夏日長，讀易在北窓。窓外千行柳，陰陰生微涼。默然觀造化，評論知其詳。樹上有黃鶯，聲聲似有情。以其忘彼此，向我分

外鳴。我有離鄉念，彼將天地輕。豈曰不如物，祇為各有因。廢剎我受托，難辜檀越心。身雖住北地，夢寐南山岑。

自警

今日期明日，恍然誤白頭。道心在疑惑，世事空悠悠。名墮聖賢數，行同凡夫儔。高談與濶論，返省自生愁。

苦熱

盛夏日作威，行人汗如浴。林間鳥不飛，室內僧知足。但念盤中飧，農夫何桎梏。能消五熱煩，惟有六月六。

過安化寺望白家庄義塚

君是離鄉客，我亦背井人。彼此既相關，其誰不動神。姓名詮竹簡，白骨露風塵。日望鄉關信，愁聞歲月新。紙錢孰為送，來往唯浮雲。兔死狐何悲，亦知為同羣。同鄉無異土，傷悼何殷勤。屈指祇自知，衷腸難訴君。

行路難

行路難，路難不在登高山。愚癡盡道蠢無用，靈利猶嫌心事奸。上古人皆重淳樸，而今一味尚輕薄。事人直道還見疑，素性那堪更雕琢。麤麤衣，稀稀粥，意無非是樂有餘，心不求人便是福。因把往事細思量，思量往事空勞碌。數卷書，一林竹，園蔬野果皆天祿。不求榮，不招辱，出入無拘馴麋鹿。有時拽杖傍溪游，自覺身心無所求。倦依芳草睡一覺，浮雲流水兩悠悠。醒來抖擻疑歸家，夢眼摩沙見藤花。因採藤花入深塢，蕨芽仙草無窮數。只知富貴在眼前，那識人間有萬戶。旋轉松門遇佳客，話濃就地坐磐石。涼風率至滌我襟，爽然自愜汗乾額。問我懷中是何物，報言世上不之識。道人懶意擇精麤，一一拈來皆可食。客又問我行路難，路難不在登高山。

送陶鶴洲還越

君回越中去，寄我越中思。徂歲曾栽柏，今春活幾枝。水田當小滿，僧眾值忙時。致問吾徒輩，艱辛知不知。

越中書至

纔接越中信，思鄉轉覺深。開書識遠意，問客知近音。欲住恐無事，要回似有心。躊躇兩難便，所以自沈吟。

和邢秋部乾陽臥佛

赴緣已訖守林泉，無事攤書白晝眠。百萬人天呼不起，懶將名利涉人間。

顯聖寺二首

幽興憑誰寄？携笻傍竹吟。徑苔留虎跡，溪水雜人音。怪石藏深曲，飛禽度水岑。野僧無活計，獨坐自披襟。

其二

獨坐竹林幽，超然得自繇。微風聲瑟瑟，雛鳥語啾啾。土列笋頭出，苔斑石汗流。祇知林下樂，安識有王侯。

和白法齋

一段身心鐵石堅，連城價重未為妍。爭如與世無為者，種得西方幾朵蓮。

又

十里方圓一掩關，聊將鋤钁斷青山。白雲欲護幽人意，帶鶴和風傍夜還。

又

懶僧終日懶攣眸，與世浮沉過了休。一個話頭忘記却，任他柳絮換狐裘。

又

竹林有精舍，愧無賢者居。殘僧六七輩，琪樹兩三株。伴座顛頭石，聞經乞命魚。飛飛庭際鳥，頻索飯厨餘。

又

奇哉焦冥虫，其體若隣虗。肉眼不可見，天眼始知渠。肚子涵滄海，眉角納須彌。以其最小故，包含無有餘。

同陶石簣伯仲諸友夜遊

霜夜月明白如晝，清酣乘興遊山曲。小橋溪凍水無聲，遠岫雲迷峰不綠。徐步相邀覓上方，遙指精藍似朝旭。漫同學士話無生，無奈更闌寒更促。

又

我詩無奇特，一味老實頭。下得一籮種，秋成三擔收。客來分煑粥，米少熟熬油。清澹雖云苦，人前省告求。

又

我詩無造作，素性懶穿鑿。有漏即笊籬，大乘是井索。吉凶可判然，何用求龜灼。問我西來意，檑槌研木杓。

又

熏風度竹林，戞戞吹我襟。閑坐無所事，靜聽流水音。踑踞不循禮，放蕩空人心。異鳥莫能辯，來我頭上吟。

又

門前一溪水，屋後一林竹。三莖四莖斜，七莖八莖曲。白日無空閑，清風常自足。老僧俗氣多，糞火煨蘿蔔。

訪古雲門

尋幽陟雲際，深處萬峰連，弔古興長歎，吟詩借舊聯。烟炊香米飯，石瀉響山泉，贏得雲遊鶴，赤松時往還。

其二

乘興訪古寺，夤流憶舊遊。花香迷去路，鳥語勸歸休。溪淺時閒釣，林深分外幽。渾忘來處樂，祇意守林丘。

和陶石簣遊雲門

若耶溪源似天墮，片片鱗紋孰為剉。溪上翁眼空四海，窮年適足釣磯坐。水心灩澦何堅剛，一任古今風雨磨。西子漫誇傾國姿，從來贏得虛名大。

和徐霍桐

閒伴二三子，時同造物遊，雲過山錦繡，松引徑清幽。碑古停殘炤，笻聲渡碧流，當年全盛日，應不讓瀛洲。

仲春寫懷

戛戛竹有聲，熏風滌我襟。罷書北窓下，閒步南山岑。問彼名利客，誰思泉石心。仙禽解隨後，聽我逍遙吟。

又

淋淋三月雨，颼颼東北風。落梅堆滿地，凍木長新容。最苦畬田父，開懷思蟄龍。老儂何所似，衲被煖烘烘。

又

雲門六座寺，幾個無事僧，拽杖勤登眺，狂心懶誦經。前村梅吐蕚，北嶺鹿羣行，拍手供長嘯，[耳*少]然天地輕。

咏大參朱雲崢居士玉炤樓

越王城伴山水佳，大夫求靜厭喧譁。買園搆室遠朝市，采藥尋薇却驕奢。三徑種菊復種柳，一泓鑿石栽蓮花。東皐西峙分突屼，蒼松茂竹兩相誇。竹聲奏瑟下秦女，松韻鳴琴擬伯牙。路僻不堪受車馬，溪深亦頗通輕艖。耶溪遶砌傍樓出，古蹟人傳謝敷家。山水豈減晉時美，文章獨顯明世華。不慚東坡賦赤壁，嘗惜太守咏瑯琊。瑯琊若耶一山水，清濁高低不相似。秦望嵯峨鑑水清，白泉涓涓流石蘂。溪嵐多半香爐烟，歌聲應是采蓮女。蓮女妖嬈無比並，纖手摘菱弄清泚。澄潭皓月兩相涵，麗珠走入晶盤裏。魚龍不知水為命，誤隨老儂踏山徑。山徑迂迴轉若邪，逶迤偶到長者家。朱門白壁天地別，云是朱君開別業。架上詩書幾千卷，樓上青山有萬疊。修竹陰陰圍百畝，羣峰磊磊座之右。主人好俠不倦客，金杯滿斟對飲酒。不學池飲樹飲與席飲，只要吟詩一首酒一斗。酩酊不覺月吐輝，笑尋歸路始分手。

過范雨亭別舘

携笻信步出東郭，正當日午度樵風。范君別業在何處，人指觡仡清溪東。芙蓉燦燦兩岸映，籬槿叢叢覆幽徑。金菊正肥長霜葩，芰荷消瘦老秋莖。轉入池亭興展賒，洞天深處野人家。四山排闥非裝點，萬嶂千巖若正邪。迤[這-言+里]次第登高樓，凭空一眺豁胸

眸。野田千片飛白鷺，耶溪數道繞清流。至人能覓佳山水，臥龍金谷豈相似。一一皆堪入畫圖，村庄處處清烟起。金風陣陣響林麓，盡是蒼松與茂竹。下彼衛樂賽天韶，大者嗚嗚小[口*瑟][口*瑟]。主人好飲懶用杯，酒缸對酌醉如泥。狼藉杯盤三灶烹，石牀斜臥如箕踞。夕陽西去尋歸路，兩手扶笻懶擡步。路人笑我何猖狂，我笑路人你不悟。

登香鑪峰

短笻獨上香鑪峰，逍遙不與人世同。壯哉天地一芥子，廓落孤身等太空。逸翮如飛上霄漢，顛狂誤謂游崆峒。倦行趺坐就磐石，玉樹奇花多玲瓏。石崖萬丈不見底，蒼蘚磷磷清風起。小禽羊角入雲端，老儂衣薄寒毛竪。烟嵐忽爾滿山谷，四面平鋪擬裀褥。仰看紅日麗天心，人說雷雨過山腹。濃雲乍散續還斷，翠靄欲流芳草綠。瀑布飛飛簾幕珠，山禽滑滑啼林麓。鹿麋知我忘機者，馴遶左右伴幽獨。伴幽獨，咿咿如訴還如哭。中心要見出世因，可惜時人不知福。

月夜即事

明月白如晝，偏爽幽人懷。朗然一吟賞，整裓幾徘徊。溪聲清且寂，松影合還開。列坐青山伴，當空瀑布來。石橋拳枕睡，游夢入天台。時逢二三叟，形古貌恢偉。談玄洞肺腑，開我積生迷。攜手道宿契，徐往不思回。持笻渡石澗，點破溪中苔。直上絕峰頂，頂上有瓊臺。名花與茂竹，玉樹珊瑚柴。珍寶砌樓閣，瑤池珠翠培。仙桃大如斗，神棗尺一枚。異味世無識，瓊漿琥珀杯。高歌復長嘯，其樂真奇哉。欲別不忍去，又被鳥聲催。醒來在橋上，再四自疑猜。不意此是夢，依依空抱腮。尋思不可再，遐想何崔嵬。人事亦如此，得喪胡欣哀。

題石女峰

壁立無情似有情，不嫌風雨妬紅裙。從來無限風流趣，豈肯輕身托與人。

老僧崖

補衲崖前立，緜來不計年。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傳。

聞吹桐

昨為尋梅出，今來探白莫。草生鋪綠砌，花發滿空庭。應律灰猶在，吹桐聲已聽。春情何太薄，不肯片時停。

山居雜咏

山居無長物，清風四時有。繩床和衲睡，不讓華山叟。

又

我詩有便宜，終不費心機。信口道長短，適意無是非。如來釋迦老，孔子是仲尼。問我如何者，回他囉囉哩。
又
捫虱茅簷下，昏昏不舉頭。披衣仍曝日，白眼看王侯。
又
山居有何趣，幽獨勝塵寰，麋鹿常為伴，龍蛇辨不難。舉槌呈覿面，搖拂過千山，問我西來意，酬他只指彈。
又
春到梅知早，因開隔歲花。暗香和月白，清影弄窓紗。枯幹瓊枝發，騷人國色誇。此心無外慕，素質厭繁華。
又
東隣誰喧嘩，云是王大宅。昨夜生個兒，邀朋廣設席。家私數百萬，靠托有所得。初觀似恩主，細看還是賊。
又
聞有烏先生，狀元十七八。翰林排位次，門第書科甲。四十登三公，閻王已發帖。窮通在眼中，富貴如電爍。
又
西隣動哭聲，謂是母哭兒。兒方念三四，母已六十餘。徒以兒可惜，安識自己癡。少年既已逝，老大欲何為。
又
丈夫志氣欲冲虛，纔有施為便不如。祇有山田堪屈節，不妨腰膝軟如泥。
又
山居何所有，貧病老俱全。白髮嫌頻剃，緇衣恨易穿。鍋炊無米粥，竹筧自來泉。抱病未為苦，清閑即是仙。
又

老儂一味懶，去住總無心，著韈不知倒，披衣失整襟。閒來陟峰頂，足倦坐松陰，世事渾如夢，憑高望遠岑。
又
題詩寄寥寂，乘興步前廊。明月如有意，篩金落草堂。
又
欲入雲門路，沿谿一徑通，休教傍顧問，指點亂峰中。
又
芟草街除下，閒吟幾句詩。看心當動處，著意在忙時。惜菊勤澆水，梳花摘故枝。子規聲太切，連叫我何如。
又
去古何其遠，山僧事送迎。清貧猶有辱，濁富且無驚。佛祖尊王位，公卿重世名。先生五斗粟，下我水雲情。
又
開池不待月，畜水備澆蔬。抱甕雖云拙，消閒不可無。天緣隨分足，物欲自相疎。不意夜來月，如同信使符。
又
我詩無巧句，摸寫實功夫。鑊得一段地，種成兩樣蔬。不栽[葸-十+夕]與韮，多半是葫蘆。擬學趙州老，譚禪只說無。
又
豬羊當用食，不食無冤儔。咂骨察其味，潛心觀所繇。昔時食我肉，今世以身酬。兩足不肯避，四足欲何修。
又
自身如泡幻，常懷千載憂，妄心不能足，日夜思經求。起屋七八透，買田千萬坵，神枯心思盡，病作臥床頭。兒女滿堂屋，誰為展憐眸？分分皆力置，件件安可休？雖死不能捨，願作護家狗，趨富拒貧賤，波波顧前後。一朝筋力竭，厭我已老朽，將我烹之食，辜恩世無有。隔生不復認，對面如千秋，父子情義絕，徒增兒女仇。
又
金風乍作征人悲，野老朝陽補破衣。剪得浮霞修直裰，袈裟又半逐雲飛。
又
簷前卒卒墮黃葉，窓裏貧僧愁更切，寒暑催遷不暫停，未明大事空叨咀。
又
水面優游意興多，何方漁曲暢婆娑。移舟棹打天邊月，品笛聲沈水底歌。失宿江雛空露脛，逃鈎燒尾背浮波。形容萬一無能補，難把餘情仔細哦。
又

聞道春郊多秀色，山翁拽杖印蒼苔。住觀繞岸楊初綠，忽見平江鳥夜來。風捲濤頭珠散雪，山浮水面碧莊臺。龍魚跳躍烟波外，風雨相從笑滿腮。
又
野老山中但學孩，柴門終日未嘗開，地鑪火盡重增炭，瓦權糧疎間雜稂。鼾臥夢魂常自在，忘緣名利已成灰，破衣懶向朝陽補，每把浮雲漫剪裁。

幽燕懷山中

山中多樂事，迥然異城郭。長年少閒事，白日多寂寞。所樂無他伎，所貴無拘束。散步時獨吟，縱曠絕稜角。為客樂不少，何意生煩惱。受用勝常時，未似山中好。不見寒山子，願言寒山老。永無塵累牽，自謂可長保。菓熟猿摘多，山深客過少。水清茶有味，葉墮風自掃。携手招拾得，共返來時道。

偶述

獨住孤庵野水邊，頹儂爛倒一枯禪，身貧無衲為寒計，赤體難遮却自然。

汎舟

獨向滄溟汎小舟，飄颻顛舞類狂鷗。道人活計隨時度，那得塵寰萬斛愁。
數聲漁笛蓼花洲，撲面波瀾不自繇。唯我乍同蘋草白，耽尋佳句滯中流。

漁家樂

家計一生非別有，孤身隨處甚逍遙。江魚村酒無餘味，酣醉橫眠待日高。
綠楊蔭下攬孤舟，拳枕鼾眠萬慮休。醉醒移橈隨分去，更無名利惑心頭。
柳綠桃紅映碧波，清閒無事且高歌。光陰有限休虛度，慢酌寬懷學護鵞。
夜宿蘆汀晝出湘，人間浮利懶思量。直鈎不釣貪生者，負命希求度渴腸。

虛利浮名久已休，禦寒不已葢羊裘。時人不識漁家樂，却謂呈身衒漢侯。

龍山

偶然無事步高峰，極目雲山千萬重，隱隱村歌深樹裏，漂漂漁泊澣波中。苔莊恆石龍形古，露滴蒼松鶴髮濃，為笑皤翁活計少，窮崖獨坐究心宗。

懷白公故墓

夕陽西下水茫然，流落江湖不記年。旅雁年來垂弔淚，游人時至問先賢。斷碑有字應難識，荒草無端到處延。不是聖朝留寵錫，幾無寒食楮飄錢。

村暮

牧童吹角過前溪，已覺殘陽墜隴西。野霧橫郊籠樹色，哀猿尋穴遶山啼。滄浪漁曲沈波底，霄漢游禽歸路迷。我向村墟閒步裏，却將天氣晚來題。

題廬山池寺四仙亭

撒手懸崖上，崢嶸似接天。迥然名利外，不與世相連。

題虎谿橋

昔年曾慕虎谿橋，千里驅馳不憚勞。莫謂靜修能却死，也輸溪水到今朝。

辭

擬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未知曠劫之何依。恨無始之不悟，失善友之提携。認色身為自己，執幻世為安居。虛生浪死，枉受輪迴。縱貪嗔而造業，逐名利而空馳。苟悟榮華之不實兮，棄朝堂而早歸。未諳身世之非真兮，猶繫縛於子妻。縱逍遙以自適，樂田園兮娛嬉。豈其無常之

卒至，歲月之相催。鬢紛紛兮霜雪堆，身漸漸兮容顏頹。不覺五陰之前逝，豈識四大之分離。業識紛紛兮，不可得而主持。泉路茫茫兮，知何處可依棲。家財縱有兮焉帶，兒女雖孝兮何知。業隨身而自受，魂獨逝以孤悽。胡為乎而不預覺，急發心而歸依。悟真如之不變，何身世之可羈。識妄心之不有，了夢境之原虛。達法界平等兮，豈聖凡之可間。觀真性無生兮，寧自他之有殊。不去不來兮，涅槃即是生死。不垢不淨兮，煩惱胡非菩提。如是乎若菱花之瀉影，歸去來猶日月之東西。吾何知焉，惟知是而無疑。

歌

良知歌

良知非是有知知，良知亦非無知知。知得有無知斯在，直向有無中薦取。若謂有知見不圓，執著無知又一偏。有無疊成六十二，欲了除是悟言前。悟言前，透心法，日用了了惺惺著。待客迎賓出現成，何須百計求方略。入斯門，得自在，神通應現週沙界。縱橫妙用總無方，答話不須揀內外。饑便飡，睡便臥，行住坐臥祇這箇。柳綠花紅三月天，世界拈來如許大。有等道人彊作主，只管人前弄死語。顛拈倒用總不知，徒把良知作規矩。有等道人恣彊辯，何曾夢見娘生面。出語茫然混正邪，徒事規模執方便。不知性，迷自心，無始劫來認識神。若教火內翻身後，未審那個是天真。解天真，識通變，入門便討公文驗。虛懸寶鑑定龍蛇，慧劍高提光焰焰。不用思，不用算，鳶飛魚躍道一貫。良知良知若個知，知得良知金不換。

溺女歌(王雲萊請)

人間溺女自有因，非謂性僻殘親生。張家有女貌如神，自幼護惜如珠珍。長大嫁與李家去，金箱連步珠裝身。悶悶只嫌嫁資少，兄弟相看猶生嗔。歸來日夜惟啼哭，父母不安倍珠玉。餘財使盡又無多，賣田賣地兼賣僕。只要女心生歡喜，賣僕又恐女不足。嫁得女家如石崇，不識自己已賣屋。滿得女意自身空，家中大小吸清風。大怨小怨無日了，擬向女家養身老。冷眼相看冷面打，茶飯三飡不甚飽。思量往日錯用心，還是兒子是真親。天下無有不是父，兒子雖嗔不甚怒。溺女還是溺女招，天神宜鑒溺女過。前人墮穽後人防，致使溺女無控訴。

補孝歌(有序)

余曾祖千，身長九尺。父為虎擒，隣人報知，驚往救。父打虎三拳，虎怒，爪傷祖面去。時陶君世芳聞於府縣，幾旌表。有隣人王姓者，為府吏，索銀于祖。祖曰：有銀買孝子，不若買田遺子孫。繇是吏隱匿不行。陶君有孝子歌，隣人徧誦，年久稿遺，不可得。予因作補孝歌以誌其事。

聖世天下平，人物忘彼此。白晝虎臨村，咆哮喧天地。虎無傷人心，人起逐虎意。人驚虎亦慌，吾祖不知避。子聞父危難，竭誠忘生死。見父不見虎，顧親不顧己。猛力石虎拳，怒爪傷身體。逐虎出墻外，負親歸家裏。祇知父可救，不識脣露齒。服藥未有方，殷勤拜天地。心誠佛亦靈，此際有神明。天賜父子全，共享有餘齡。時有陶長者，具聞乞旌表。司府曾申文，吏弊不消繳。長者歌徧傳，年久無尋討。我生何其晚，竟不得真稿。因作補孝歌，後代因我識。若有知我心，續之不可失。

旅泊歌(贈沈定凡，號旅泊居士。)

君不見，身心如幻復如電。蜉蝣天地若寄居，旅泊人間無拘戀。明識娑婆不我家，安身自有空王殿。空王殿，拈來一一有方便。縱橫逆順任施為，見聞知覺本成現。兀兀騰騰總自然，好惡是非都不辨。天真自是絕安排，略著思惟不可見。承願力，受付囑，示身此界混愚俗。有財布施不憂貧，無事牽心便是福。富貴處之如浮雲，妻孥爭礙空王腹。直將煩惱當菩提，誰羨無生極樂國。行便吟，倦便坐，醉飽齁齁只貪臥。懶將名利掛胸襟，夢中猶想陳摶做。脫巾露頂絕嫌疑，跣足髦頭無禮數。或時白眼空四海，或時摩腹誇高大。拄杖橫挑日月肩，眉毛牢把虛空鎖。乾坤撮來芥子安，倒用顛拈無不可。嗟世人，識不破，橫搏四大成自墮。夢眼睜開仔細看，父母未生誰是我。若教火內再翻身，試問其間是甚麼。我將天地比此身，去來長短無定真。或時一夢更三世，或時七日已千春。似有似無似恍惚，誰生誰死誰昇沉。優游三界如旅泊，世間若箇是知音。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卷之八(終)

No. 1444-B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塔銘

曹洞二十六世傳至慈舟，舟得一人曰澄公，是為湛然和尚。師生有異徵，長而大目哆脣，直腸信口，穎悟無礙，志求無上。初投玉

峰，即儆勵晝夕，期參悟大事。復見隱峰，峰示行住坐臥，但參念佛的是誰，三日夜有省。而師自念彌勤，一切處精苦疑嘿，時年二十矣。及往妙峰剃染，諮決心要，脅不就席者三年，而難行苦行實於此時行之。乙酉，偶聞僧論傅大士法身偈，便能記持經書，始解一切義理。然或數日不粒，而坐參不倦，自誓必得乃已。因閱雪竇與僧論柏樹子話，有行者頌曰：一免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師便能對機著語，及憶乾峰舉一不得舉二話，乃大發明。從此於一切公案了了，出語縱橫，不存軌則，而猶自謂所詣未極。又三年庚寅，夜坐凝寂，忽若虛空震絕，須臾而甦，師時年已三十矣。性根洞朗，言語契機，拈經示人，源派洋溢，於諸佛事不思而應，世共推之以為大辯才焉。慈舟說法於止風塗，師至，舟曰：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伴滄海遙時如何？師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展眉。舟又問洞上宗旨，師呈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個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基。舟曰：語句綿密，不落終始，真當家種草也。遂付法，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大地為甘露。咄！五乳峰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個兒。師之授受若此。師嘗歎末世佛法大乘旨趣無聞，著書若干篇，曰宗門或問，曰慨古錄。復著楞嚴臆說、法華意語、金剛三昧經注、涅槃會疏、思益梵天所問經解語錄八卷，盛行於世。山東德王刺血寫書，請師至府問道受戒，讚歎敬服。初時師詣雲棲蓮池授具，池舉高峰海底泥牛話，師傍推出一僧云：大眾證明。池頷之。其機用電捷若此。壬寅至都中，隨達觀應劫，禪林有嚴色。師以平易簡亮，傾重一時。嵊縣汝登周公，初請師就剡谿明心寺說法。翰林輝黃公、用先吳公、魯唯張公諸達官，皆執弟子禮，請問法意。翰林望齡陶公、舜鼎王公、奭齡陶公、承[噗-口+火]祁公，承事尤加敬切。時月川澄、達觀可、憨山清、聞谷印諸知識，皆修敬讓。諸宰官請師重修阿育王殿。市木閩還，航海遇寇，聞師名，尋即懺罪，且授號矢護送，請築江塘。而相力音聲，悉稱佛號。夷夏感悅，皆篤信禪宗云。時人共為之語云：師現肉身渡生，方便善巧，應物時宜，隨機暎徹，無上摩尼，全體直示，解與行符。名聞葢不虛也。師名圓澄，嘉靖辛酉生會稽，姓夏氏，年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三。天啟丙寅臘月初四日，化于紹興府之天華寺。門人及遠近來者，哭師甚哀，山林震動。奉全身塋于顯聖寺南鉢盂山之陰而塔焉。後十年，崇禎丙子春正月，居士丁元公持師行狀見懿典，求銘刻之山中。懿典拜而言曰：

聖朝尊尚佛法至矣，而禪學之弊，今且以合頭棒喝為佛事，而視理義文節為不足為；以支離偏見為無上悟門，而視三藏大典為麤淺言句；以杜撰無理語錄為向上真詮，而視天下古今為可欺誑；以私通賄賂為師資道合，而等授受於販漁；以夤緣達官為門庭，而列寶座于權位。唯師嗣佛正傳，末法標榜，大振洞宗，綱維後學。其卓絕不羣，遇人本色，實德實行，化理嘉猷，東南一人而已。銘曰：

明星在宮，　山中大雄。　有口無舌，　三際真空。
嵩巖雪月，　震塞儵忽。　惟茲宗乘，　香雲地窣。
大哉慈舟，　廣運海秋。　龍摶金鳥，　截纜泥牛。
湛然清天，　旃檀布烟。　絕學無學，　馭航即安。
波風浩浩，　注溢匪造。　深壑委冥，　毒鼓震焯。
惟月之明，　枯木華芳。　亦如鍊師，　金成火忘。
弘願所現，　大覺如起。　肉身利行，　慈雲若水。
若水在天，　是為澤美。　和風帝前，　永師峙年。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協理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右春坊諭德、中允、贊善、兼本院侍講、修簡討、直起居注、纂輯章奏、管理文官誥敕、正史纂修官陳懿典薰沐頓首拜撰

No. 1444-C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塔銘

師名圓澄，字湛然，別號散木道人，會稽東關夏氏子。祖千，打虎球父，邑中推為孝子。師生而穎悟，具辯才，觸事解了。性不羈，雖人所苦難賤簡，事率躬親，無所諱憚。父時產落，徙居蔣家山，為郵卒自活。老且病，師年纔十一二，即代其役。持檄往來數十里間，不避風雨寒暑，夜穿虎豹之羣，亦不懾也。親沒，乃求度世。往臥僧寮中，有鬼撼其床榦，累囑之，不肯去。師曰：山鬼伎倆止此矣。遂鼾睡達旦。去依玉峰師，始習文義。次依隱峰師。時祖庭荒寂，越中衲子初未有問祖師西來意云何者。峰稍通其旨，見師應對敏捷，乃曰：是兒似可參禪。師忽聞參禪字，如逃虐人。聆親舊聲欵其側，身心踴躍，不能自已。每欲置問，而苦無下口。恍惚經七日，猛入室叩請。峰曰：但看取念佛是誰。師於是刻刻提持，寢食俱廢。經三日，方禮經次，頓覺有省。趨似峰，峰曰：似則似，是則未是。師懼懕而退，一似有物礙膺，茹吐不得者。行坐惝恍，眾謂其癡。如是者三年。萬曆甲申，時年二十四，乃詣天荒山，投妙峰師。峰為祝髮圓僧相。時冬月寒甚，體無複裩，而通昔參叩，未嘗就枕。明年，採茶於葉家山，聞僧誦傅大士法身偈，於是礙膺之物為之脫然，然能茹之不能吐也。入郡城分衛，受戒於雲棲。還

以高峰海底泥牛話叩南宗師，宗越所推為宗門老宿也。舉未竟，宗厲聲一喝，師點頭而已。掩關於天妃宮三年，閱雪竇與僧論柏樹子因緣，自是始解下語。又掩關寶林寺三年，憶與錦堂師論乾峰舉一不得舉二話，始豁然無復疑滯。乃頌曰：舉一舉二別端倪，個裏曾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意鷂過新羅，刻舟求劒原迷。又頌雲門十五日話，自是出語皆能脫去窠臼，不存軌則矣。住止風庵，與南宗晨夕究竟。時慈舟師自少林來，為南宗同門友，因請憩錫。師以所悟求證，兼聞洞下宗旨，呈偈相印可，遂定師資之禮焉。至京師，與達觀、月川諸大老分道揚鑣，未嘗少讓，諸師亦斂衽稱歎。生平不為律縛脫略軌儀，從前所為一不覆藏，腸直如弦，舌快如矢。遇人無貴賤新故，皆以本色語相鉗錘，雜以諧調，未嘗有所揀擇，諸方頗有少叢林之譏。然識者自貴尚之，不以率故貶其道價也。中年以來，耳根幾斷，而應機迅捷，受命如響。所交縉紳皆當代名士，而與余兄弟特善，所以獲管窺茲事，得師力為多。得法後，踞講席者凡四十餘，開堂說法凡六。其嗣法者六人，為明懷、明盂、明方、明澓、明有、明雪，皆能舉揚宗乘，為後來眼目。所著有宗門或問、慨古錄若干卷，思益簡註、楞嚴臆說、法華意語若干卷，會涅槃疏、金剛三昧註若干卷，及門人所記法語若干卷，皆行於世。晚年頗崇有為，見人即勸行施，曰：吾將究竟檀波羅蜜，具足功德法財然後已。余見每調之，師厲聲曰：子一毛尚不肯落，乃欲開大口瞞人天耶？余笑曰：昔黃龍設三關，不若吾師一關之難度也。所修大剎凡五，治石塘自西陵至嶁、曹二壩，為里凡一百六十，建亭橋凡幾，凡可利濟有情，無不從事。末復欲修鄮山阿育王寺，資已具，屬順世乃已，弟子明敬始克成之。師於嘉靖辛酉八月五日生於東關，兒時常游戲天華寺之廢址，時其地已歸勢人，師每發願恢復，既得法已，游行於四方，未暇及也。余兄女女章氏者早嫠，捐資贖以為寺，寺成以奉師。天啟丙寅秋，講法華於華嚴寺，十二月四日期畢，至天華為眾小參，因示微疾遂逝，豈昔人所稱葉落歸根者耶？享年六十有六，僧臘四十三。門人迎遺蛻塔于顯聖寺南山，師手所定也。其弟子明懷譜師遺事，請銘於奭齡，會奭齡方宦游嶺南，久未屬草，洎歸而懷亦順世。適明方繼主天華法席，明雪分化弁山，復以塔銘為請，因以平昔所聞，攷諸年譜，敘而銘之。銘曰：

森羅萬象，　一法所印。　孰佩其符，　以揚正令。
大末緣火，　蟭螟巢空。　往寧有至，　來亦無從。
曹源一滴，　巨浪滔天。　即心即佛，　語直而圓。
窮其變相，　千七百則，　如開武庫，　滿貯矛戟。

試拈寸刃，　便可殺人。　束而不御，　徒手逡巡。
堂堂澄師，　隆頂秀目。　周雲四垂，　詎階尺木。
曹溪耶溪，　異流同源。　寄跡洞下，　非有專門。
跋難陀龍，　無耳而聽，　師之圓通，　於是乎證。
玉笥巖巖，　花宮四敷。　逶夷南岡，　吉祥所儲。
慧日既匿，　靈炬俄隕。　庸庸攸灼，　緒弗其燼。
後千萬年，　不替引之。

崇禎癸酉歲佛成道日柴桑居士陶奭齡謹識

No. 1444-D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行狀

師名圓澄，字湛然，別號散木道人，會稽夏氏子也。父名世瑞，號鏡軒。母顧氏，宋英公竦之裔，南渡有安奇駙馬者所自祖也。母夢僧而娠，十有四月生七日啼不止，有僧過之，囑云：自誓不昧，止宿於此，啼作麼？遂不復啼。長而大目昂鼻，哆脣露齒，直腸信口。年十七喪父，十九喪母，窶甚，充郵卒。因錯投公牒被攝，懼辱自投于江，漂流數里，漁者救行澤中，遇一僧目之云：是能出家，有大用。師即求度出世。往臥僧寮中，有多鬼撼其牀榦，屢囑之不肯去，師謂：山鬼伎倆止此。竟鼾睡。旦去投玉峰師，充圊頭，始習文義。一日入方丈求授經，玉叱曰：丁字不識，不作苦行，求甚麼經？師曰：尚求參悟大事，何況區區文字？玉異之，付法華經，曰：此諸佛骨髓，珍重，熟讀自有得。隨訪隱峰師，隱器之，對眾云：此子可參禪。師遂求示，隱曰：行住坐臥，但參念佛的是誰？三日夜有省。知法不假他求，趨似隱，隱曰：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且一切處疑嘿著。時年二十矣。壬午往天荒山妙峰和尚處剃染，懇求要訣，峰唯指念佛，冬無複裀，而通宵參究，未嘗就枕。三年充圊頭，行難行苦行。乙酉葉家山聞二僧論傅大士法身偈，便能記持經書，解一切道理。往北塔寺不納，遜居荒廟中，五日不粒，坐參不倦。詣雲棲求蓮池大師授具，還訪南宗師，入門便問曰：海底泥牛銜月走，是甚麼意？宗一喝，師不能答，遂憤然曰：不悟不休。即於天妃宮掩關，三年不發一語。偶閱語錄，至雪竇與僧論柏樹子話，有行者頌曰：一免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師便能轉機著語。又因燈滅，隔窓取火有省，隨頌一首令呈南。南曰：我道他是個人，猶作如是去就耶？師聞，復令請益。南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參。師於此漸入。一日，憶乾峰和尚舉一不得舉二話，遂豁然無疑。頌曰：舉一舉二別端倪，個裏元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議鷂過新羅，

刻舟求劒元迷。又頌雲門十五日話曰：日日犯土黃，日日是好日，鐵蒺藜兮無孔笛。分付禪和莫近前，擬議須教性命失。從此于海底泥牛話及諸諝訛公案，一切了了出語，皆脫窠臼，不存軌則矣。啟關參錦堂和尚，錦大賞曰：宗門寥落極矣，再振之者，非子而誰？時戊子歲也。又二年，一夜靜坐凝寂，忽若虛空霹靂，聲震大地，須臾而甦，遍體汗釋，如脫重擔，此庚寅七月二十一日也。時師年已三十矣，性根洞朗，言語契機，於諸佛事不思議應，於諸經旨玄會徹微。詣雲棲蓮池大師，一日舉高峰海底泥牛話，師推出傍僧曰：大眾證明。大師頷之。又火浴僧回，大師問：亡僧遷化後向甚麼處去？眾著語皆不契。師出云：謝和尚罣念。大師休去。既還，越日乞食，暮宿塔山金剛神脚下。時大學士金庭朱公、太史石簣陶公、太學濬元張公同游應天塔，下寶林寺，至天王殿，聞鼾齁聲，使覺之，問曰：何人？師曰：無事僧也。諸公與酬問數語，相謂曰：語淡而味永，高人也。揖師，問：依止何所？師曰：饑則化飯喫，倦則此地打眠耳。諸公共葺靜室以居。師一日靜坐，忽如冷水潑身，詩偈如泉涌，自念曰：此聰明境耳。時己丑春也。自此囊錐漸露，賢士大夫爭重之。萬曆十九年辛卯，慈舟和尚謁普陀，回至紹興，憩大善寺，幻休和尚子，洞宗嫡嗣也。黃兩高居士請於止風塗說法，師趨座呈所見求證，舟問曰：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時如何？師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轉眉。舟又問洞上宗旨，師呈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個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鍼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基。舟曰：語句綿密，不落終始，真當家種草也。遂召入室印證，復曰：汝後鼓兩片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即付法，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大地為甘露。咄！五乳峰前無鏃箭，射得南方半個兒。師始匡徒說法，稱人天師也。師生而穎悟，具大辯才，觸事了了，性不羈滯，雖人所苦難賤簡，事率躬親，無所諱憚。生平所為，一不覆藏，遇人無貴賤親故，皆以本色語相鉗錘。中年以來，病患耳根幾斷，而應機迅捷，受命如響。壬寅入京，值達觀大師應劫，禪林有嚴色，師以平易簡亮推重，一時黃、袁、陶諸公卿皆及門請教，冠葢傾都市，而師絕不以為意。一日，達觀大師同月川法師、陶石簣、黃慎軒兩太史、左心源、曾仲水、米友石諸公嘉熙寺翫月次，慎軒臥問馬祖翫月因緣，師曰：汝臥我立，不得為汝說法。慎軒亟起謝過，月師云：內翰錯過了也。達師云：我下語不及此公。又僧鶴林參達觀大師，大師曰：你信得及麼？林曰：信得及。大師云：既信得及，可將法華經拋在尿桶內得麼？林如所言，諸方疑駭。後師特往問林，林云：實有此事。師曰：你當時見何道理，便恁麼

來？林曰：我忽憶善財參勝熱婆羅門因緣，便乃如此。師云：如今還有疑否？林曰：此是地獄之因，豈得無疑？師曰：我今問你，你須實答，汝信得及否？林曰：信得及。師曰：汝真信得及否？林曰：真信得及。師曰：真信得及，割取頭來。林不知所措，師便喝。尋還越，請開法者日益盛。己未，山東德王刺血寫書，請師至府，殷勤修敬，問道受戒。師至杭州，聞谷師、慧聞師等數員知識法師及諸縉紳護法，各命侍者持柬迎師。慧聞法師柬內云：今日大眾要與和尚作家相見，和尚若來，已墮情識；和尚不來，猶缺慈悲。師閱畢，即將眾柬一齊扯碎，正色厲聲云：這些客作漢，敢於老僧處納敗闕耶？師至，即陞堂正立。慧云：和尚莫要般門弄斧。師與一掌云：速道，速道。慧無語。師曰：死漢聞谷。師遂率眾作禮。丙寅臘月，於顯聖寺呼大眾前作付囑語。初四日，至天華寺上堂。明智出眾禮師，白往九華。師曰：汝去，老僧即今起程。語畢，復為眾語。至夜分丑時，右脇示寂。門人迎全身至顯聖寺龕。三年丁卯，塔於寺南鉢盂山之陰。師生於嘉靖辛酉歲八月五日寅時，住世六十有六，臘四十有三。上堂：開法會六：初壽興寺，次雲門廣孝寺，次徑山觀音殿即古千僧閣，次嘉興東塔寺，次雲門顯聖寺，次紹興天華寺。講演經論會四十餘：初周海門居士請於剡谿明心寺，次顯聖寺，次張太學宅中，次山陰壽聖寺，次梅墅彌陀庵，次上虞百官陽草偃，次下心壩，次寶林寺，次秀水石佛寺，次海鹽天寧寺，次嘉興東塔寺，次顯聖寺，次蕭山關王廟，次顯聖寺，次紹興大善寺，次顯聖寺，次顯聖寺，次南京圓覺禪院，次延壽寺，次崑山一宿庵，次紹興天華寺，次湖州道場山，次紹興華嚴寺等處。師頌五位偏正曰：正中偏，啞子喫苦向誰言？開口已招人貶笑，祇應肚裏哭蒼天。偏中正，物物頭頭行正令，信手拈來用得親，擬欲求玄俱是病。正中來，云何石女也懷胎？天明生個白頭子，九月楊花遍地開。偏中至，狹路相逢不須避。線去鍼來本自然，目擊道存兩會意。兼中到，動靜不分真個妙。著衣喫飯本尋常，却似大蟲裹紙帽。又三玄三要頌曰：老儂不識字，錯讀己已巳。去問大大人，答我渠似你。師嘗歎末世佛法大乘，旨趣無聞，著楞嚴臆說、法華意語、金剛三昧經注、涅槃會疏、思益梵天所問經解、陶太史請注，又宗門或問、慨古錄等語錄八卷行世。付法弟子指南明徹、麥浪明懷、石雨明方、三宜明盂、爾密明澓、曇茂李黃葉具足、明有瑞白明雪，無學能幻居士、雁田柳浈，參學如天倪明聞、香幢明海、柱石明梁等。其餘印心者，林下水邊，繼起未艾，洞上逆流，汪洋無既。復有久依法席，去而嗣臨濟，稱雄彼宗者，亦皆受法乳，恩知所報者也。師于一切利益之事，無不具行。若築石塘，自西興抵曹娥二百餘里。若剡谿南下，至濠而勢逼，流

沙停漲，水勢日西齧，會稽日受築塘之苦。師白當事者，令剷去沙洲，水乃漸伏。若修阿育王殿，市木閩還，航海遇寇，聞師名即懺罪，且授號矢護送。若越城戒珠寺鐵鑄佛像，葺前殿。若徑山造彌陀佛。若山陰修柯橋融光寺并佛菩薩像。若修東關大石佛殿。若長慶寺造羅漢像。若錢塘江湄建茶亭并渡船。若燄口施食水陸，放救生命。又若為夏氏置饗祀田等。不可悉紀。不肖丁元公奉教有年，備聞行事，敢述斯錄，冀名達手，銘筆傳馨。謹狀。

No. 1444-附a 禪宗或問自序

夫如來出世，以大事為本懷；諸祖相傳，惟真心為究竟。良由曲高和寡，十地尚乃魂驚；旨直言深，上慢多生退屈。是以長者著敝垢之衣，而語諸窮子；大士示眇目之相，而同號作人。方便二十餘年，始得心相體信。然則蒙授不退之記，猶迷直指之宗，所以揭示於百萬眾前，惟迦葉一人而已。千年之下，教法始傳我土，遐邇之間，性相自相矛盾。豈意人根淺薄，不能玅悟佳猷，多崇乾慧，一槩墮於見坑，各擅化門，多方執成邪謬，葛藤窠經絡識心，是非窟埋沉情解。於是達磨大師得得遠來，開示上乘，一心掃除名相，呵斥邪修。奈何人未之信，九年冷坐，旁起妬心，服毒六番，知音始遇，其猶刖足之卞璧，按劍之隋珠，尊貴無雙，致生難認。自後諸師極力弘揚此道，語錄多所不聞。獨永明大師撮宗鏡百卷，羅三藏之靈文；明教和尚集輔教一篇，括百家之異說。莫不盡善盡美，曲委萬途，示諸指掌，顯然了解。惜乎文言浩博，淺昧難知。故予於對客之際，少欵清談，輒呈管見，如將盃杓擬測天池。不意柳子、朱子輩集以成帙，雖非攘羊之直，毋乃家醜自揚。諸方後學初機，聊資鞭影；高明遠識，希冀指南。可謂同體佛心，用垂來鑑。若也因指見月，則滿目具陳，何妨文字？藉語知心，則全體擔當，悟必有由。所以酒樓前洞明祖意，俚語可憑；肉案頭玅契佛心，村言不廢。實乃得之在己，見聞知覺尚且無名；失之由緣，邪正是非必須辨白。自惟出佛身血，懺悔無門；頗諒襯凳之勤，不加深誚。

明會稽雲門顯聖寺住持嗣祖沙門圓澄撰

No. 1444-附 雲門顯聖寺散木禪師宗門或問

會稽歇庵居士　陶望齡　校正

參學門人　柳浈、朱嘉謨　編。

乙未四月念日，有客過訪，縱譚樂甚，不覺話及宗門中事。客驚悸起問，如獲故物，謂師云：參禪為脩行之要，何以諸方或云念佛為徑超之旨，或云持呪為獨脫之門？廼至看教誦經，作福禮拜，各分戶庭，是非互立，請師決之，開後學之重昏，為法門之寶鑑。

答曰：據佛化門，一一無非正教。然則大小殊途，頓漸成異，不分而分，非異而異。子欲委悉，須審發心。為復因念佛發心耶？因持呪發心耶？乃至看教、誦經發心耶？曰：吾發心者，非持呪、看教、誦經發心。何以故？某在家初不知有此等法門脩持，亦不因念佛發心。何則？在俗亦已念佛，但不知生死，故我發心耳。曰：然。如子所言生死者，古云：心迷則生死始，心悟則輪迴息。子為生死發心，當知參禪為脩行之要，其餘不待辨而釋然矣。何則？念佛者，念此心也；看教者，辨此心也；持呪者，護此心也；參禪者，參此心也。雖則同證此心為本，良由餘門漸而非頓，參禪頓而非漸。所以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云：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是以諸方說漸說頓，少林得皮得髓，得失同異，自可分也。

客曰：參禪之要，以何為入手之門？

答曰：參禪無別奇特，但於生死之心，真切用力，便是入手之門。何則？子所謂生死者，只如古人道：生從何來？死從何往？能無疑否？曰：此無疑耳。曰：何謂無疑？曰：我見楞嚴經曰：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色雜妄想，想相為身。是知生從不覺而生。又云：世界眾生業果，三種妄緣，和合而生，緣散則滅，各循本因，受報好醜，生死死生，曾無有息。所以若人命終，善惡境現，隨業受生。是知死隨報感而往，何疑之有也？予曰：子知生死，而不知無生死也。不覺而生，妄也；隨業而往，亦妄也。如此以為無疑者，何以聖賢出興，遞相告報，斷生死，入涅槃，絕輪迴，證解脫？是豈欺我哉？曰：何謂無生死耶？予曰：如經所云，則妄色出于頑空，頑空出於晦昧，晦昧出于不覺。未審不覺出于何也？不覺因覺，豈有無因而有不覺者乎？子能知此，則輪迴息；迷此，則生死始。究此，為發心之本；悟此，為入道之要。只此便是參禪下手之門，豈別有所謂參禪乎？非特學者以究心為本，諸佛出世亦以此為要。所以經云：諸佛世尊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故弘傳序云：妙法蓮華經者，諸佛降靈之本致也。是佛出世四十九年，說法三百六十五會，其間大小偏圓、隱顯秘密，莫有不指歸一心。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自佛初生，便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已露這箇消息了也。至乎覩星悟道，乃云：奇哉！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良由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便乃向鹿野苑

中，雙垂二相，廣轉法輪。良由小機不堪，隱勝現劣，巧說三乘。雖得法華，圓入佛乘，猶涉言詮，未為究竟。直至拈花示眾，迦葉破顏，方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一相無相，付囑大迦葉。展轉相承，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以至天下老和尚，以心印心，祖祖密付。其間或有往他國而求嗣，入深山而尋徒，或傳衣而罹難，或航海而傳宗，或斷臂以求自心，或痛心而憂絕嗣。如是者，十死九生，孜孜護持，豈非佛祖欲眾生究心為本也？

客曰：如來胡不直指明心入道，何以却說三學萬行之門，疑惑後學？佛心當不其然。

答曰：佛本欲以一乘化眾生無有餘門，故曰：若以小乘化，乃至于一人，我則墮慳貪，此事為不可。良由小機不堪三七思維循諸方便，故曰：我若讚佛乘，眾生沒在苦，破法不信故，墜於三惡道，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亦應說三乘。作是思維時，十方佛皆現，梵音慰諭我：善哉釋迦文，第一之導師。是知三乘是權、一乘是實，一乘豈非一心也？故楞伽曰：欲說真實者，彼心無真實。故如來雖則權說三乘，終歸真實。故法華曰：是法於久後，要當說真實。真實離於文字，非究心親證之指，其他孰能知之？

客曰：究心為入道徑旨，何以從上先德，或看教明心，或誦經悟道，乃至念佛持呪，廣興福緣，種種行門，各各解脫，彼則何也？

予曰：此是如來神力方便之所建立。經不云乎：時諸佛世尊，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但云助，不云正，旨甚明矣，予非臆說。楞嚴云：圓根與不圓根，日劫相倍。若論漸，則諸門無不圓通；若取頓，須求直指。故經云：聖性無不通，逆順皆方便，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盖音塵圓消，離于生滅，可為悟心之門。是知諸皆方便，惟悟心為能得也。

客曰：師引二十五圓通證成，則知餘皆方便，不再疑也。柰何彼中以觀音當機耳根為教體，師以迦葉親承悟心為緊務，是二者勢相矛盾，未審如何會入？

答，彼中正陳方便，作教家之標的。此則直究自心，乃入道之弘規。觀音雖述耳根圓通，其入由於聞思三慧。故云，彼佛教我，從聞思脩，入三摩地。迦葉雖欵意根得道，傳法實由示眾拈花。故曰，正法眼藏，用付迦葉。然非觀音，毋以顯頓漸之門。非迦葉，毋以弘徑直之旨。如是則觀音示能入之宗，迦葉傳所歸之趣。是二者，如動靜之不能離也。子毋以是非自負，唐喪光陰。但崇參叩，入有因緣。如香岩擊竹，靈雲見桃，玄沙祝指，溈山撥火。是等於十八界悟道，莫不皆從參叩而得也。故云，有疑有悟，不疑不悟。

儒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當深信焉。以是而知二十五聖所脩之法皆方便，而遲速成其異矣。二十五聖所獲之果皆自心，而淺深所以別也。然達磨之宗，出於淺深遲速之外。故云，教外別傳，實為尊貴，非易聞耳。

客曰：近來知識例云：欲明心地，須當廣博教乘，依教脩行，方離魔業。若不識教，盡屬盲脩。師云：究心不在看教，得不悖於理也。

答曰：子不聞佛呵阿難云：人間稱汝多聞第一。以此積劫多聞，不能免離摩登伽難。又汝雖歷劫憶持十方如來秘密妙嚴，不如一日脩無漏業，遠離世間憎、愛二苦。又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又古云：千劫學定，不如一日學慧；千劫學慧，不如一日學道。惟則老人曰：結責多聞，勸脩無漏。如是等語，非一經一教所載，子胡不之信？却云：必須識教修行。不爾，則盲脩無用。此真閭巷之談耳！不然，則六祖非得髓之徒，神秀為的傳之嗣。今之識教者，豈有過于德山？此老初云：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惟我知焉。出家兒千劫學佛細行，萬劫學佛威儀，不得成佛。南方一類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窠穴，絕其狐種。遂擔鈔疏出蜀。路逢婆子買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曰：金剛經。婆曰：某有一問答，道得則施與點心，若道不得，且請別買。曰：但問。婆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德山杜口無言，便覺鋒銳稍挫。婆指見龍潭聽法夜深，潭曰：胡不放參去？德曰：外面黑，不可去。潭燃紙燭與之，德方接過手，潭與之吹滅。德山豁然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恁麼道理便什麼？德曰：自今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次日，堆疏鈔于法堂，手執炬曰：窮諸玄辨，似一毫入于大虛；竭世樞機，如一滴投于巨壑。焚之。夫悟心可以焚疏，則脩心不在識教，不待辨而明矣。

客曰：從上禪德說法，如雷奔電掃，對機似風捲星馳，豈有不從博學強記而得，否則何由使之然也。

答曰：寶藏論云：博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絕學尚謂之隣，豈博學而可凝哉？香岩大師在百丈會中強記第一，答十答百，曾無擬滯。溈山問曰：我不問子禪，不問子道，但向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看。岩默然不能加答，曰：却請和尚道。溈曰：我道得是我的三昧，於汝有何交涉？岩退省舊日所看之書，並無一句答得，遂焚書籍，乃云：今生不做學佛法僧也。休止白崖山三載。一日，出垢拾瓦礫拋之，擊竹作聲，豁然大悟，遂作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脩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

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上白溈山，山曰：子徹也。仰山曰：不然，此心機意識著述所成，更作一偈看。岩復作一偈：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岩復作偈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曰：且喜師弟會祖師禪也。溈曰：不可更道意識著述也。且道此事若在博學，為什麼當時答不得？若不待悟明，後來為什麼連難無疑？古云：壺中有世界，別是一乾坤。斯言信矣。故六祖云：道在心悟，何關文字？且如一人看書，得曉一邦之景致，所謂某山、某塔、某寺，無不備識。人或問之，未必不指東為西，喚南作北。還他當地小兒，初不識字，人或問之，彼答：一一諦實，一一無差。博學耶？強記耶？辨才耶？聖智耶？以其親見故也。是二人較之，不啻霄壤明矣。子謂悟心須籍博學，則小兒焉能指路？故云：只恐不是佛，是佛何愁不解語？

客曰：上古禪德，祖祖相承，師師密印，故可印證自心。近來末法澆漓，師承少遇，倘得悟心，誰為印證？

答曰：譬如有人，久忘故物，一日忽憶，尋覓不已，倘或得見，疑惑氷消，是人更欲求別人證否？又如演若達多，怖頭狂走，忽然狂息，見頭如故，豈有更欲問人：此是我頭耶？非我頭耶？若欲更問，何異于狂？本分自心，如能得悟，豈有更欲求人證許，方乃消疑耳？如玄沙出嶺參禪，偶傷足指，作念云：是身無我，痛從何來？是身是苦，畢竟無生。休休！遂回雪峰。峯問曰：備闍黎何不遍參去？沙答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其語，不聞玄沙欲求人印證者也。寶壽隔江見歸宗，宗以扇招之，壽則橫趨而去。宗復召之，壽竟不回顧。寶壽胡不過江求證？或謂三祖不見二祖，但悟得二祖安心因緣，乃繼祖燈。故法華云：後世無佛，若見此經，則為見佛。大丈夫漢，當自強其道，豈愁無人印證？況祖師機緣語錄，傳載方冊，皆可鏡心。故郁山主等，未聞其有印證之師。會元亦收于祖錄，可不知乎？

客曰：若然者何？玄策對智煌禪師曰：空劫已前無師自悟即得，空劫已後無師自悟盡屬天然外道，復何謂也？

答曰：彼時有師，不求印證，固非也。此時無師，而不欲學者，亦非也。空劫無佛可也，末法無師亦可也。無佛無師，言異而義一，時別而心同。比夫人之幼而無力，須得父母看成。倘幼而喪親者，為復自成其身，而創立家業耶？為復自棄其生，而付諸水火耶？歷觀古人立大功業者，多有幼而無怙，長而自成其身，豈曰無親而不欲全其生？

客曰：佛在時，諸大聲聞尚然得少為足，乃至邪悟邪脩，佛莫之救，況末法無師，得無悞耶？

答曰：此非真人之所為也。彼大聲聞，正恐後世不知學道分齊，故乃興權，啟發未悟。法華云：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可謂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若謂聲聞實乃如此，豈非謗耶？譬有人失却一兩金，各處尋獲，或別得三五數，乃至九錢九分，不見本金，是人能息其心否？曰：是人不得本金，終不能息。予曰：然。若能見其原金，則尋覓之心，不求息而自息矣。何況妙明元心，不獲妙悟，中間豈能自息疑心？如獲真正悟明，然後考諸方冊，了了無疑，如鏡照鏡，似心合心，豈有不知其時者哉？古人云：萬象之中獨現身，惟人自肯乃方親。當初謬向途中覓，今日方知火裡氷。可以決疑矣。

客曰：據師所論，學道不在多聞，悟心不愁無證，於理頗當。何以前來引古云：千劫學定，不如一日學慧；千劫學慧，不如一日學道。則定慧當非正脩之門矣。何以法華曰：如來所得法，定慧力莊嚴。又古人云：定慧二門，如車之二輪，鳥之二羽，苟缺一，則不免其顛仆。脩心離於定慧，恐不能入于菩提之鄉。義同撥無，予實疑也。

答曰：如悟自心，此心即定即慧，非心外別有所謂定慧也。何則？定慧乃是無相之門。心外無定，定外無心，乃至慧外無心，心外無慧。若以相求，便屬邪道。所以金剛云：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豈別有定慧，待汝脩也。譬如空之虛洞，妙含萬象，非無象外之空，實無空外之象。須知即空即象，即象即空，豈別有所謂空，別有所謂象也。故六祖云：但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若見性，則禪定解脫皆舉之矣。

客曰：若然，則所謂戒，所謂定與慧，皆虛名耶？不必諦信。

答曰：非謂虛有其名，而不必信之。但因百千異號，同具本心。所以云：設事有千差，合理還歸一。當時世尊，因權教菩薩，乃至有學聲聞等，迷理失事，故將一大乘，分別說三。後來法華，會權入實，拂其羊鹿牛，名惟一大乘。等賜諸子，猶涉名言。直至拈花，始稱本懷。當是時，所謂心性，亦無著脚處。何況其他，焉有拂位而不拂法乎？所以道：至忘言，則全體戒定慧。豈謂無戒定慧耶？何則？譬如有人，不識耳目。問諸別人：何者是耳？何者是目？彼人報曰：見者是目，聞者是耳。其人當以因見識目，因聞悟耳。不可執其所見所聞，以為自己之耳目也。何以故？自眼不能自見，自耳不能自聞。聞見因塵，認緣失真，得無悞耶？如能返觀無見無聞，方是真識耳目。則全見全聞，曾非外物。豈謂無見聞耶？

客曰：悟心便全體戒定慧，於理或當。若不廣集福德，烏得便同於佛？況我世尊，脩六度行，各五百生，方名滿足。其餘難行苦行，不可具舉。

答曰：如來福德者，乃無為相也。若有為相者，乃人天果報。所以經云：若住於相，行于布施，如人入暗，即無所見。若不住相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又云：忍辱波羅密，即非忍辱波羅密，是名忍辱波羅密。是知如來六度，皆無為相也。又玄覺曰：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是無為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若無為實相之門，非悟心頓超之旨，吾不知也。

客曰：若然，則不必脩於六度萬行，但直究自心是不？

答曰：非謂離于六度萬行，而別有究心也。六度萬行，即是究心之旨。何則？若以分別心，而取彼非，此是只此，是名有為。但行於六度萬行，不起著心，取捨兩忘，直入無為，此真脩六度萬行者也。所以經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若也起心作念：我當脩于六度，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若也作念：不必脩於六度萬行，直究自心，便得成佛。是人大失善利，非佛種也。何則？聲聞不脩六度萬行故，不能證于無上菩提。所以迦葉云：見是菩薩不可思議法門，我等聲聞，祇應號泣，聲振三千大千世界。古人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豈許恁麼道也？

客曰：如師所云，參禪為究心之要，某無疑矣。然參禪是後人所目，經教無聞為諸佛子，還宜以論明妙道，豈可如宗門把無義味話頭令人提究？如栢樹子・乾屎橛・麻三斤之類，恐非佛意耳。

答曰：此實佛意也。何則？豈不聞梵語禪那，此云聞思脩，謂思彼所聞，脩彼所思，證彼所脩，名之三慧。諸佛諸祖，莫有不從此三者而證者也。今祖宗門下，以一參字易彼思字，豈有異哉？且上古之世，機熟根利，聞思便證，降此以還，加以深參方悟，是知參比於思，更進一步耳。故經有四馬之喻，前後可知也。子所問無味話頭，亦原于佛意，非祖師私創也。何則？如來一代時教，大小偏圓，莫不盡善，其上根者，見義忘詮，中下之流，迷心執教，多陷牛跡。佛雖掃拂，有指月等喻，猶涉名言，故或拈花示眾，昇座默然，意皆一貫。故六祖已前，亦皆論明佛性，後來諸家，各立戶庭，密設玄機，掃除意見，削彼是非，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則乾屎橛下，彼旃檀香，栢樹子，渾是金剛劍。何則？佛所謂實相，所謂真心，須在悟明，豈名言之可幾哉？顧此二者，亦非名言之可幾也。

客曰：解師所言，則知看教參禪，曾無二理，而遲速有異，滯脫各途，務從其要。然經有嘆持呪功能，故經云：若不持我頂光神呪，得離魔惱，坐於道場，無有是處。何以明之？

答曰：此易明也。惟則老人將楞嚴經科為五分：初、見道分；二、脩道分；三、助道分；四、證果分；五、結經分。明科持呪為修道分，何須說也？故云：見道方脩道，不見復何脩？今未得悟心，則脩道不知其方。既未能脩道，不若先究自心而後為可也。佛恐後世脩道者陷於魔業，故凡說經必說呪以護之。亦有不同，如法華者所護說法，故標曰法師；楞嚴所護道心，標曰行人。乃至治鬼治病差別不同，大抵不出助脩也。苟能悟心，所謂真言者皆出于吾胸中矣。何以故？觀音大士悟圓通後，便能于一首現八萬四千首、一眼現八萬四千眼，結一一印、誦一一呪，狀如涌泉不可竭也。故僧問古德云：如何是真言？德云：作麼作麼？且道這箇是真言不是真言？參！

客曰：師謂參禪勝于餘門某無疑矣。然佛說十六觀經，念佛往生淨土，似有易於參禪，未知孰為優劣？

答曰：念佛惟憑彼佛提携，全叨願力參禪，克究真心，祇是自因，求人求己，優劣可見。且十六觀經，佛因韋提希夫人難遭逆子，身禁獄中，速求解脫，為說此經，作勝方便。且佛出世四十九年，其間所說法要，不可勝舉，其指于淨土者，萬中之一耳。子胡不疑諸餘，而疑此一節乎？子不見法華曰：諸佛世尊，種種方便，種種譬喻，種種因緣，是法皆為一佛乘故，為諸眾生演說諸法。如是則當知觀經之設，豈非為一佛乘之助耶？然則經指方便者，義可知矣。

客曰：若惟觀經，果比餘經，不止萬中之一，何以餘經皆指淨土？如華嚴普賢菩薩語善財曰：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楞嚴大勢至云：都攝六根，靜念相繫等云云，又如之何？

答曰：諸經皆指淨土者，大意不過讚持經之勝報，感生淨土而已。亦非指此一途，必云得某功德，生某淨土，得某法門，乃至見彌勒等。此皆流通經法，豈曰專指往生？華嚴為善財遍歷百城，圓收萬行，十願包羅，土歷剎塵，佛供恒沙，非止淨土一國，彌陀一佛者也。楞嚴揀選圓通，勢至正陳方便，如是者凡二十四人，明非此方教體。若以勢至為楞嚴正意，則觀音無處容身矣。故文殊曰：聖性無不通，逆順皆方便，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夫在音聞者，非聞思脩三慧禪那，而孰加乎？如是當知，楞嚴意指非前二十四法門，亦明甚矣。行願品云：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師子，我以清淨身語意，一切徧禮盡無餘。普賢行願威神力，普現一切如來前，一身復現剎塵身，一一徧禮剎塵佛，乃至恒忍一切諸眾生。當知善財非專于淨土也明矣。

客曰：如師所言，法華是一實之談，何以亦指淨土也？經曰：若如來滅度之後，後五百歲中，若有女人聞是經典，如說脩行，于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眾圍繞住處。此又何云？

答曰：此有二義：一者、明法華功勝餘經。後五百歲鬪諍堅固之世，女人聞經脩行尚得生於淨土，豈況聲聞菩薩受持不獲勝妙功德者乎？以劣倣勝，其勝可知矣。似指他佛。二者、會合前文還是釋迦。何也？方便品云：除佛滅度後，現前無佛。所以者何？佛滅度後，如是等經受持讀誦者，是人難得。若遇餘佛，於此法中便得決了。天台釋餘國為方便，有餘土也。良由法身常住，非生非滅，機應既盡，方便唱滅，分應餘國，故名方便餘土。醫師喻中甚明。又云：我于餘國作佛，更有異名等。盖為佛在世時，諸大聲聞聞法得記，各稱本懷。佛滅度後，倘聞經生解，欲發信心，當何決了？佛意云：當生餘國，還見于我而得決了。若據壽量品中，狂子病愈，長者還來；智者悟心，靈山如故。當知餘國見佛明為方便，始知寂場不異古今。

客曰：師之所論，無不了了。近來諸方，何以一槩示人念佛，更無他語，何也？

答曰：巴歌易和，雪曲難酬，此常途之事也。近來法門浸敝，多出聽嚮之流，入耳出口，祇欲人前裝大模樣，衒惑于人，不知自己全然缺於師法。今日出家，明日收徒，經教有所未聞，知識未能親近，外假威儀，內心如墨。凡弟子有問，則答曰：念佛千了百了，不知是何道理？只恐彼此朦朧，唐喪光陰，伊誰之過？古云：師不明兮弟不明，兩人相伴落火坑。可不鑒諸？苟或有問云：如何是念佛即心離心，圓脩別脩法門？彼師則便生嗔，不知自缺師承，反責前人無理。或以胡指亂答，取笑達者。苟圖名利，掩彼善根，其害匪細。金剛經云：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既無定法，豈止念佛一途？雖則無定開示，皆為阿耨菩提者。苟不以剋的究心為佛本懷，吾弗知矣。

客曰：諸方師德倘有濫為，過已知矣。雲棲和尚何以一皆念佛勸人？

答曰：子莫謗雲棲，雲棲必不如是。何也？他如開雜貨舖，人買珍珠與之珍珠，人買鼠糞則與鼠糞，曾無定計。予昔年曾近座下，凡見和尚示眾，皆圓示真心，曾無異道。一日，和尚詰予曰：古人云：海底泥牛嘶月走，岩前石虎抱兒眠。鉄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你作麼生？予將旁僧推出云：大眾證明。和尚復詰曰：南泉斬貓不得，學趙州頂草鞋。你作麼生？予便抽身出堂。大

眾報云：已出去矣。和尚即休。又一日，有西堂湛源出問云：德山托鉢因緣意旨如何？和尚展卷示之。如此對客開示，日無少乏。山房襍錄中別舊溪先主號云：溪水本無新與舊，久居方表舊溪名。自從認得溪邊主，不趁桃花入武陵。又雲遊詩云：問渠行脚事如何？面面相看口如木。又雪師子詩云：掃聚成形染便雄，通身皎潔玉光濃。幻裝也解驚群獸，不是尋常一色功。又自贊真云：依肉像，出紙像。紙像固不真，肉像還成妄。那箇是雲棲和尚？又題云：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青匠。庶幾此近之，權留作供養。若道這便是，依然成兩樣。不兩樣，三十棒。是皆譚禪也。又拈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謂：開我迷。雲：空生宴坐不言。帝釋云：善說般若。拈云：良久處欲望開迷，陰霾萬里；宴坐邊擬聞般若，說竟多時。既然如是，鞭頭得旨，空裏飛花者，畢竟是箇什麼？參。又拈自性西方，惟心淨土。拈云：若直指西方，不但過此娑婆十萬億剎者為非也。設箇自性，已涉程途。若實譚淨土，不但寶池金地種種莊嚴者為非也。纔道自心，翻成垢穢。離此二邊，作麼生是西方淨土？參。既云十萬億剎非直指，寶地莊嚴非實談，當知惟權惟假，意可推矣。如是等語，備載彼錄。豈雲棲不欲參禪，而惟脩淨土乎？雖然，雲棲曲盡萬途，豈止二門？何者？和尚直抵燕京，訪詢辨容、月心諸大尊宿，親領圓融法門，故說無定方。且姑舉數端，以什子疑。其發隱戒疏，朔望布薩，是主戒也。歷講法華・維摩、妙宗、圓覺等經，是主教也。作證訛集・崇行錄，是主論也。教受瑜伽，是宗呪也。放生呪食，濟貧扶乏，是脩福也。其餘萬德萬行，難以具述。且三時課誦，是百丈已來諸方各剎住持大體。今指雲棲惟脩淨土，其猶見門墻，未見堂奧，而妄度人家財，不亦誣乎？矧彼之門墻，亦非易窺者。今凡住雲棲者，或往隨喜者，皆不能深叩微妙。但見僧眾濟濟，佛聲浩浩，退謂人曰：雲棲惟求生淨土。若有如古人撥草瞻風，便見雲棲有通天作用，辭海波騰，未易言也。

客曰：某惑于人言，失却雲棲和尚，因師所舉，自為恨也。然經云：念佛一聲，能免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參禪之益，豈能勝于此乎？

答曰：子莫錯解佛語。蓋謂凡夫背佛，不念佛語，廣作業因，故於生死之際，無有邊涯。譬如蕩子，不念父母，流浪他鄉，受諸苦惱，無有返期。苟能一念思憶家山，漸覺迴途，承順慈親，受無量樂。眾生亦爾，其或發心念佛，恩德便隔凡流，歸於聖域。豈曰一聲佛號，便得如是？若然，則五逆強徒，但心心造惡，口口持名，應無罪矣。何以善星比丘，身親面佛，生陷泥犁？是知念佛一聲，據其發心為語也。又佛者，心也。昧心造業，果報無涯。其猶處

夢，深成不覺。苟得悟心，大夢俄醒，黑業頓消。所謂八十億劫，猶屬分限。不爾，則虛唱無益，慢道佛語難信也。

客曰：都云念佛，雖未極於成功，將來善種亦不虛廢。苟參禪得悟果，超勝餘門。若不得悟心，則光陰唐喪，空無所獲。為此人多念佛，不欲參禪也。師以何旨定之？

答曰：梵語阿梨耶，此云含藏識，即第八識也。能含藏善惡種子，故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既云善惡之業悉皆不忘，況般若之緣而可忘耶？宗鏡云：般若有經耳之緣，法華有隨喜之德。蟒聞懺以生天，龍聽法而悟道。物尚如此，況人而不如乎？永嘉云：吾早曾經多劫脩，不是等閒相誑惑。又高峯云：一生不就，三生必克。是豈欺人哉？若此般若因緣，如空用其力，則一切諸法皆無其因。經教無文，不知何因有此語也？經載人食金剛，少火燃薪等喻，明如皎日，不必辨也。子胡不信此而疑彼謬說耶？

客曰：師所發明，無不了了。然教載成佛，必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迺得成佛。如舍利弗云：若得作佛時，具三十二相，乃名得真滅。今禪門但云見性便得成佛，都不言相好，何也？

答曰：經云：三十二相得見如來否？須菩提言：如是，如是！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佛告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見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若然，則法華所言三十二相，豈有相之相耶？何以故？身子智慧第一，不在空生之下，未必以相見之也。參禪悟心之士，無相尚不取，況有乎？

客曰：三十二相，是非相者，可少無疑。然佛有無量神通三昧，乃至種種功德，備如華嚴。今禪門既稱成佛，何以不具如此法門也？

答曰：若論稱性門中一切皆具，禽獸昆虫皆能辨事，況人而不具神通乎？但迷昧不知，非謂無也。所以云：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且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子能知乎？且如眼之放光也，森羅萬象，洞鑑分明，混而不襍，分而不離，重重涉入，彼此互容，此不碍彼，彼不碍此，相入則一為無量，相即則無量為一，如月印千江，海吞萬象，曾無間然。此即華嚴普光明殿無障碍大總持神通三昧之門也。耳、鼻、舌、身亦復如是。彼時法身大士領覽法身境界，各各充足無疑。二乘凡夫執認根塵，未能證得，故楞嚴會上揀選圓通，令人自悟，將六根優劣推求。如悟圓通，則知根根塵塵週遍法界，所謂眾生與佛本不相差也。嘗論之，如鳥之處巢也，人負而置之別林，彼林不窄，此巢不壞，鳥即驚云：不知何等大人將我世界取之置於

何方？我未之知也。如淨名住不思議神力，斷妙喜世界置于娑婆世界，彼界不壞，此界不窄，本性如故。彼諸菩薩除補處者，其餘皆作是言：不知何人取我世界？如來願見救護。所謂不思議神力者，比夫負鳥巢者何以異矣？又如蟻之負微物也，勢如泰山，合于眾力，極其志思，竟日不能數步。有人運土者，連蟻担之，餘處易如反掌，蟻即驚云：彼大人者，具不思議神力也，能負世界過于不可思議世界，我等不知，誰能救之？夫彼起未曾有之驚，此即以為尋常之事，豈許蟻之思議可知？是豈不類不思議菩薩之神力乎？故永嘉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偕。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子所謂三昧者，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此即一行三昧，此是三昧王三昧，出生一切三昧也。苟能從此一念無為體上圓鑑萬機，即是海印三昧。隨機應變，事理無碍，即是獅子遊戲三昧。證此一心，得決定解，一切不疑，即是師子無畏三昧。運決定法，稱機適教，巧盡三乘，即是現一切色身三昧。故法華云：妙音菩薩現一切色身三昧者，以妙音聲為能應之機也。觀音菩薩現三十二相者，以妙觀心為所應之機也。揀能非所而曰妙音者，以其不二之音稱適無虧，豈非妙乎？揀所非能而曰觀音者，本不自觀，以觀觀機，豈非觀乎？群機雖異，能現之心常一，故曰現一切色身三昧。真心雖一，其所赴之機不同，故曰三十二相。群機雖多，不出三十二者，三十二是總，一切是別，總別相攝，還是現一切色身三昧也。其餘三昧皆可例推，不盡舉也。

客曰：師所話及處，多舉法華，謂一乘之譚無有過也。又云：世尊拈花，百萬人天唯迦葉一人得旨。似有過於法華。若然，法華會上諸大聲聞悟心得記，不可信矣。何者？一悟之後，不復再悟；一記之後，豈有再記也？苟如是，何以於拈花之際皆不之知也？請師明示。

答曰：此有二義：一者、為傳法故。是以百萬眾中咸推迦葉一人，知宗有所據，不相混濫，非無知也。如波離持律，目連神力，旃延論義，樓那說法等，豈餘則不能乎？如淨名以神通力示諸大眾：上方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今現在。乃至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此諸大眾莫不自見。時維摩詰問眾菩薩：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既云文殊神力使之默然，非諸菩薩無神力不能往也，意顯淨名之德耳。二者、顯頓法故。是華嚴以降，中間阿含・方等・般若多說往劫積功。如法華亦云：大通下種，未設本地風光。或有說之，猶涉言詮，未能言外知歸。雖則身子等乃如來許以信得入，因聞生信，

因信發解，解同佛心，即得受記，豈曰即證佛乘？故曰：過若干劫，供若干佛，乃得作佛。明知以信得入也。如拈花之際，言語不足以載，思惟不能以至，非功行可及，非意識可知，苟不以親證其心，他孰能擬哉？所以云：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實非細事，豈易知也？且如來於無量劫中艱辛難得之法，到此方稱本懷。譬如良醫力窮藥性，撮此良方，狂子無知，視為毒藥，不肯服之，深可嗟也。

客曰：蒙師委曲發明，則如來出世本懷，以究心為本，固無疑也。未知教門諸師，亦有棄教參禪者否？彼教家皆云：依經了義，觀教明心，離此別求異端，皆名外道。師偏主禪宗，未知孰是？請為辨之。

答曰：吁！是何言歟？彼所謂識教者，未必其然。虎皮羊質，豈真虎耶？昔者百丈・南泉・藥山・大溈諸大老，是真識教者，何也？初則博學三乘，終則歸心的旨。所以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等語，備載群書。法華亦云：是法於久後，要當說真實。豈有尚言詮，不求真實者哉？苟許其言，何以亮座主見馬祖潛隱西山，孚上座即入雪峯之室？長水・良遂，彼何人哉？今之所謂識教者，能如彼乎？

客曰：若如是，悟心之後，還許看教否？

答曰：悟心之後，正須看教。何以故？未悟以前，涉獵文字，障自悟門。所謂所知障，障正知見，故教亦遮而不許也。悟心之後，執掌藏鑰，廣會權實，利生接物，巧應群機。苟執認不圓，是名法執不忘，非真大乘也。雖然，學與不學，當自知時節，不在問人。思之。

客曰：悟心明宗，我知之矣。未知悟心之士，還念佛否？

答曰：悟心之士，念與無念，皆無定計。何也？古人終日無念，不乖於念；終日念，不乖無念。無念不乖念者，如趙州・大溈等皆云：念佛一聲，嗽口三日。又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此是高提向上機關，向空劫以前，與諸眾生把手共行，遊於千佛頂[寧*頁]，密示本源，非故意貶佛。如雲門呵佛之類是也。後人既不悟心，效他嚬蹙，為過非細，可不戒諸？念不乖無念者，如永明壽・芙蓉偕・天衣懷・圓照，本不廢宗門，而以念佛為事者，正如洞宗挾帶通途，正中妙挾空刼，今時二皆無碍。所以云：行至水窮山盡處，也須作伴做工夫。此其事也。何以故？良由末法澆漓，人多乾慧，雖得悟心，苟不假念持心，恐有微細現流習氣，難以速淨。故云：理雖頓悟，事假漸脩。彼人苟執一隅，皆非圓意。慎之！

客曰：悟心之後，正須念佛，吾已知矣。未審還假作福否？

答曰：悟心之後，正好作福。何以故？凡夫所作福田，趣果惟在人天；二乘所作福德，發心僅求小果；菩薩所作福德，事事皆名佛

德。故云：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所以然者，參禪悟心之士，佛慧開發，法法妙圓。如眾色歸空，同為空色；百川入海，咸名海水。故法華云：供佛造像，乃至禮拜低頭，無非佛行。且凡夫作福如蟻步，二乘作福如人行，大乘作福如雲飛，圓心作福如契虛。雲行猶有往來之狀，心契虛理則何所不該？是以圓心行人，出入無相，非彼所知，豈曰悟心不必脩福也？又三乘之于六度，必先布施，漸歷至于智慧，同異失准；圓心之于六度，必先智慧，而攝前五度，一念圓該，難易皎然，非常境界，極宜深究，不可忽也。

客曰：如師所云，若悟自心無碍圓修，未知亦可生淨土否？

答曰：真正悟明，必生淨土。何以故？悟者，悟自心外無土、土外無心，此界他方同歸方寸，淨土天宮總是家山，形直影端、聲和響順，大德大位理必如然，豈有悟心而不生淨土者哉？且念佛如不分證淨心，豈有決獲往生？何以故？隨聲唱和未必皆歸淨土，教有明文，所以雲棲勸人念佛以千繼計萬。今載往生者止有二三，馬祖會中眾惟五百八十餘人悟道，故知淨土之易不異參禪之易，參禪之難即是淨土之難，難易之事在人不在法，頓漸之宗在志不在得，所以云小聖不及大凡。聖僧讚嘆仰嶠之宗，黃檗豈如羅漢？破結如世讀書，一人壯年而已職小宦，一人弱冠而頓發大心，未必定至三公，其志實為可尚，是二人較之不啻霄壤矣。

客曰：若然，何以真如喆、青草堂還轉輪迴即置而不論？且如五祖戒深獲悟，明叢林標榜，轉世還耽富貴，貪酒戀花，不得佛印提携，幾乎沈迷不返。

答曰：悟心之士，得失是非曾無二致，生死涅槃豈有兩人？了達無生無死，生即無生，遊戲法海，廣作慈航，曾無有倦也。且如傅大士為彌勒化身，念法華仰山山應記，乃至豐干、彌陀、般若、勢至、達磨、觀音、普賢、拾得諸大聖賢遞代出興，子胡不之疑而偏疑數者？子所謂不得佛印提携，幾乎沉迷不返。假如彌勒元在天宮，大士曾為捕魚之叟，頭陀極陳方悟；勢至不離佛側，瓔珞還為丐食之童，遇師指授，發明世尊成佛，塵點劫中，豈煩天人頻警，覩星方悟？蓋表悟假因緣，道有時節，豈曰沉迷不返？如是則東坡輩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未可知也。苟不然者，則圓覺銷金出鑛之喻，必也徒然佛語，猶成戲論。

客曰：若然，何以永明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差路。彼為國師真子，法眼親孫，豈有不知禪外無土乎？而曰十人九差路者，何也？

答曰：彼偈目曰料揀，正揀四禪入定之徒，樂獨善寂，淨佛國土，教化眾生，心不喜樂者說也。豈指如來最上乘禪，達磨心印亦如之耶？何者？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曾無心外之土，土外之心，即身

即心，即禪即土。所以云：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作人師，來生為佛祖。所謂來生者，亦即一念也。故佛云：汝今一念，亦生亦老亦死。所以永明未生淨土，感閻羅王禮拜，不出娑婆，為韶國師的子。故天衣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猶如眾器含空，千江印月。是以器成非生，器存非住，器壞非去。何以故？空非有為故。佛性亦然，寧分來去？不生不滅，不來不去，經有明文。今有濫語之徒，謬引鴈過長空之語配之，違旨甚矣。且水如真心不動，鴈如六塵起滅，鴈有來去之形，水無去留之跡，元有二物，此古人喻心境交加之際，見理如是，豈可以決生不去之語配之也？彼所謂決生者，如器壞空消，似有所去，去即生也；空無方所，實無可歸，歸即去也。故如來於普光明殿，入剎那際三昧，一念普觀無量劫，非去非來非住，於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非心境對待之語可知也。

客曰：師之所論，皆原經說，甚可知也。但如師等出家之輩，無鄉山可戀，無名利可拘，獨脫無為，參禪了達，故可也。恐某在家之徒未能耳。

答曰：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彼有為法，且當自強，不應自屈。況乎無為本性，人人本具，各各不無，但因迷悟有殊，聖凡似別。故世尊不得已，權開僧俗之門，隨人力量，如龐居士・甘贄・陸釘校等，未必出家而後悟道也。譬如越城，四兵圍遶，危如累卵，急若噬臍，頃刻之間，命成灰燼。若也逃生，誰分僧俗男女，富貴貧賤？除有甘為賊黨，自棄其命者，不在此論也。人身亦然，生老病死，四魔圍遶，危急過是。若論逃苦就樂，誰能不能？除有甘為魔子，永輪三界者，亦不在此論也。子云不能者，但不能深厭生死之苦，樂著嬉戲，不肯出於三界，甘為火宅所燒。苟能厭之，別無方便，但於時中，以何方便，得出生死？如是思惟，如是究竟，如是檢點，如是訪問，日久年深，忽然得悟，頓見本心。此時子來，吾與汝語。僧俗跡也，男女亦跡也；生死迷也，涅槃亦迷也。誰知本地風光，祖翁田地，其來久矣。

客曰：男女乃權分之跡，生死乃迷背所成，據師所喻，某頗信矣。何云涅槃亦名迷者？寔所不預，重增迷悶，乞與決之。

答曰：佛為眾生違背自性，枉受生死，尠不知止，為說涅槃。梵語涅槃，此云滅度，度生死故。苟能悟心，則知生死性空；苟知生死性空，則涅槃性亦空。何也？生死病也，涅槃藥也。若所迷之病既除，則能治之藥何有？病愈而服藥不休，返增病本；惑破而執心有得，即是迷源。故予言：生死涅槃，惟有其名；男女僧俗，兩皆是跡。背寔迷名，豈識肇公無當之論？忘真執跡，相辜自己平等之心。所以二乘自謂身心疲懈，不能于五道利生，為厭生死，權趣涅

槃。於寶所則不敢正眼相窺，于化城則自謂滿心受樂。世尊於法華會上，斥彼不寔，元我化為，疲息既除，當求前進。及乎化城之執既破，乃告寶所，在近而已，不言有處。若執為寔，豈不名迷？

客曰：我知之矣。經不云乎：窮子捨父逃走，久住他國五十餘年，及乎住立門側，猶生驚怖，乃至長者得病，大付家財，曾無二人。當時但謂我是聲聞、菩薩之法，我等無分。誰知五道眾生，同為佛子，亦猶聲聞聞般若之法，謂是菩薩之事，不敢希取，我亦然也。未知從上國王大臣，在富貴之中，亦有參禪者否？

答曰：西天悟道，未可定語。如此土唐太宗洞明至道，同光帝心契真乘，肅宗、憲穆師學南陽，宣宗為鹽官侍者，以至宋之太祖、太宗皆參禪學，餘皆置而弗論。且如同光帝問興化曰：朕獲中原一寶，只是無人酧價。化曰：借陛下寶看。帝以手托樸頭示之，化曰：君王之寶，誰敢酧價？帝大喜。子所謂大臣者，如崔趙公學於徑山，陸大夫師于南泉，王大傅・白樂天・張無盡・楊次公・李都尉・楊大年等，當時衲子莫如慈明，已謂不過楊、李之門，不名作者。給事馮公易衣告寂，合眼而逝，同僚曰：大夫既來去自由，何不留取一偈，接引後人？公復開目索筆書偈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如是等類，備載祖席，不能盡舉，子當自考。

客曰：僧俗都不相妨，悟後可尋文字，博問先知故可也。只如女人柔弱，又不能遍訪賢良，文字全然不識，未知亦有方便令彼脩否？

答曰：女人若辨肯心，正好參禪。何也？教明二障者，所謂煩惱障・所知障也。女人惟一，學人具二。煩惱障輕，所知障重。女人無之，只是無明重覆，不得發心。若也發心，曾無二念，一直頓超也。如靈照女・淨居尼・妙總尼等，皆處女也。龐行婆・俞道婆・秦國夫人等，彼皆優婆夷也。且如妙總禪師者，一日馮濟川語大慧曰：和尚所示者，某會也。慧曰：汝作麼生會？川曰：什麼也不得蘇魯娑婆呵，不什麼也不得悉哩娑婆呵，什麼不什麼總不得蘇魯悉哩娑婆呵。慧顧師曰：汝作麼生？師曰：曾聞郭象註莊子，識者云：却是莊子註郭象。觀他問答綿密，特語超常，豈女人則不能耶？又俞道婆本以賣餅為業，一日遇一禪師，問曰：師為我說法，某當施餅。師曰：臨濟一日上堂：汝等諸人有一無位真人在汝面門出入，未證者看看，只什麼參自有悟處。婆參三年，一日忽然大悟，凡見師僧但云：兒兒。法燈珣往勘之，婆纔見乃曰：兒兒。珣曰：爺在什麼處？婆即轉身取巾帽頂之，珣與一踏云：賺我來，賺我來。婆曰：兒來，我還惜汝。珣徑往，不顧他，得一把金剛劍相

似，便解作活計，逢佛殺佛，逢魔殺魔。初不有文字語錄評唱頌古，但向自己胸中流出，可謂一門深入矣。

客曰：若也一門深入，不拘文字，何以諸方一槩提舉評唱，考覈古今，謂之通宗？豈復參禪一門，又成是非也？

答曰：此皆敝也。古之所謂說禪者，實無一法與人，但向方便門中委曲發明，學人于領不到處起疑參究，久久自悟。既悟之後，通身具眼，另立門庭，或棒喝交馳，或機鋒峻捷，乃至竪拳竪指，瞬目揚眉，不言而會也。後人樂之，聾瞽未聞，取笑達者。天童・雪竇・投子・丹霞取以頌之，圓悟老師深嗟末法，復以評之，作法門寶鏡，塞杜撰之師，為後世之良規，掩効顰之臉。豈意法久敝生，萬端穿鑿，將十六本評唱，熟讀爛記，謂之參宗。禪書外學，採摭奇言，註頭隱尾，謂之秘要。以之謂師師密付，以之謂以心印心，大可悲傷。學人無知，不覺遭此毒氣，將破瓦盆認作琉璃寶，孜孜護持，復誑後人：我於某師親聽評唱，密授秘要，汝能恭敬，吾當授汝。其人忘身給侍，惟恐不獲，及乎得之，依舊黑漫漫地，便擬廣學內外教典，恰似讀書文士。以此遞代相承，祖師心印不復現矣。東漢時，張豐為涿州太守，力好方術，遇一方士，授以特石，指曰：此五色玉璽也，得者當為天子。繫于肘後。尋謀叛，自稱無上將軍，連兵四年，被祭遵擒之。遵曰：何故反？豐曰：肘內有璽。使人破之，乃頑石耳。豐愕然就死。將此較今之研窮評唱，以謂自得真寶特石耳。苟逢作者，剖而析之，則愕然不知所之，亦猶是也。

客曰：若然，古之所謂用棒用喝，竪目揚眉，乃至綿密語句，苟不以評唱通之，焉得契古人之意乎？

答曰：子謂拈鎚竪拂等，必須評唱通之。何以？自迦葉而下，未有評唱悟道者，不可勝計。萬松而後，影響之徒多見，的傳之嗣絕聞。所以古人云：總是今日老胡絕望。蓋此非文字可示也。故云：與人實法土難消，道火何曾把口燒。又云：句中無句獅子吼，句中有句野狐鳴。既云不與實法，句中無句，而可以實法解之也。所以碧岩集出，大慧碎其板；紙衣錄語，雲門斥其痴。當知此事，非語錄可盡也。且如世間有人，于共聚之處，以千計萬，其中僅二人共事，一人動目，一人領解，二人皆去，眾人疑之。倘有効彼動目者，眾人未必能知，二人未必不笑。何者？在二人元非無事，在眾人元非有事，其効者徒增其醜耳。如或有人詢問智者，深窮力究，忽爾發明，則知其事不在動目處也。餘人詰之，但曰唯唯，必不以動目示之，豈文字語言能通耶？今有不悟自心，而徒為効顰者，不知重增其醜耳。

客曰：若然，彼評唱語錄，則無益于人矣。

答曰：非謂無益，良由後世倘有悟道者，少遇師法，或可藉以印心，實非新學之事。猶如刑政等務，乃已仕者之事，豈書生也，而即可以侵之耶？近來浸敝新戒，比丘未辨出家之心，先有為人之意，瞞昧自己，輕薄上流，自謂我參公案，我達禪宗，莫之能救。故曹山立正命食，揀非命者，即非時之食也。但能于自己不明之處，著實參究，豁爾通玄，然後考諸方冊，誰謂無益？古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盖言悟明，自然通達。若先博後脩，多障所知，良由易辨金鍮，難分煤墨。所以泣岐尋羊者，非羊之難，實岐之難也。依希似量，人多有之，可不獨究其心乎？

客曰：悟心自達，理誠為然。柰何諸家建立名相不同，所謂三玄、三要、五位、四句等，各各有原，苟不究彼文字，何以得明差別？師有辨否？

答曰：子之所難者，難彼門庭施設也。豈知入理深譚，曾無二致。況差別名相，是後人所目。彼時稱機稱理，曾無一法與人，豈有所謂五位、四句、七事、三玄，乃至其餘乎？彼所立雖多，不出六句，可以檃收。吾以近事與子釋之，則知實在悟心，不在施設也。所謂縱奪句、問答句、探拔句、遮顯句、賞罰句、回互句是也。縱奪者，如有二童，一童呼曰：某郎。彼叱曰：汝敢喚我某郎？此曰：若然，呼你作麼始得？彼曰：老相公。此曰：叫我作什麼？古之所謂賓主縱奪者，未必不若此也。問答者，如有一人，市中買物而回，路途逢人問曰：手中是什麼矣？人舉手中物示之。此以無答而答，彼亦不言而信矣。古之所謂問答者，未必不若此也。探拔者，有人明識彼家無刀，故意問之曰：人傳爾家持刀殺人。彼報曰：我家以蚌壳切菜，那得有刀殺人乎？一詰便招，無容擬議。古之所謂探拔者，未必不若此也。遮顯者，古有秀才，專能鬬說。縣宰怒之，乃曰：我有一對，如能對得，吾即聽汝。曰：願聞。宰曰：月明月明月月明，何故中秋更月明？才不能對。旁吏私語曰：年過年過年年過，只有今年最難過。宰喝之。且縣宰自謂愜意，秀才依然不覺，吏亦不知所以。古之所謂遮顯者，未必不若此也。賞罰者，如有一人婢能多語，對客飲酒次，禁之曰：不許添語，違則重責。一客起令曰：凡說葉之大者，勝勸飲一盃。一曰梧桐葉大，一曰芋葉大，一曰荷葉大。婢曰：不足為大，豈不是芭蕉葉大？其主遂與一掌。只此一掌，便具賞罰。何者？賞者賞其當，罰者罰其禁，一機兩應，得失同具。古之所謂賞罰者，未必不如此也。回互者，如有人屬牛者，人往借，其牛不敢觸諱，但告之曰：大力一借。主人曰：我家並無大力。曰：如無犁田者何？答曰：乃牛，非大力也。時人咸咲其不知回互耳。雖然，不若曰牛彼此無隱，可謂真言也。古之所謂回互者，未必不如此也。此乃人于交接之際，尋

常所用之事，豈知所謂賓王縱奪，乃至賞罰回互也。如虫禦木，巧出一時，寧能存心意於其間哉？古人悟達自心於應機接物之際，非應而應，不合而合，豈有名目存於其間也？後人強而目之，擬而學之，則自己大光明藏不復現矣。何也？良由此事非心識文字之可及也。所以云：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雖然，不得打在無事甲裡。須知古人云：出言須會旨，弗自立規矩。斯言可信也。

客曰：師云：直究一心，與道門一氣，同別何如？彼云：一氣流行，發生萬物。又云：天地之根，乃玄牝之門。師云：萬法從心，似同一途，何以異也？

答曰：此盖言萬法生于虛妄，虛妄依乎一心。彼云一氣者，乃陰陽流行之氣也。在陰非陽，在陽非陰，一何為定？又云：大道無形，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既無形名而有一氣，真是邪因。彼謂玄牝為天地之根。玄者，有而不可見也；牝者，無而能生物也。盖言萬物生于有無者也。彼謂黃庭之下、丹田之上為玄牝之門者，或直指丹田者，或言泥洹者，或言色身內者，或言色身外者，曾無定指，豈得類一心元鑑決定之真說哉？

客曰：彼謂禪者脩性不脩命，但出陰神。玄門性命雙脩，形神俱妙，能出陽神。陰神能見人，而人不能見，又不能取物；陽神能見人，而人亦能見，又能取物，似有不如。師何明之？

答曰：妙性如空，曾無出入。若認往來，還如見鬼。彼將識神認作自心，起滅無因。故云：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依希執認，以此識心還脩于識。故所謂嬰兒姹女，內搆陰陽，相逢離坎，十月胎成，昇于黃庭，透于泥洹，成此神我。便誇形神俱妙，不知真生死根也。何以故？且如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有身有患，理必如然。南山文豹之喻，正如之矣。前云：能見而復能取于物者，不是無形。有形而能免生死者，吾不之知也。可謂自語相違，過非小小。思之擇之。彼清淨經亦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于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既云：無無而有形神，常寂而有往來。無物而能取物，無形而人能見我，無心而我能見人。所謂自相違者，殆甚也。彼謂陽神取物，難逃五百年雷火之灾。吾宗門成佛，尚且不貴，況陰神乎？

客曰：一氣一心，皎然無惑，儒教一理，比之何如？

答曰：聖賢創言一理，未敢議其同異。但後儒以己之未知，推及聖賢之已知，似為濫也。何者？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盖言自心本明之德，非從外得，當自明之。如日性之熱，月性之凉，火性之燥，水性之濕，廣及萬物，以至吾身，眼如是見，耳如是聞，乃至

意如是思惟，識如是了別，莫不皆然，曾非外物。說者謂人之所得乎天，而必曰天之所付于人。天能付于人者，有也；人所受于天者，無也。天有人無，一理孰當？天之賦于我者，未知我是何物。何則？天付之然後有我，則未付之前，應無我也。無我，誰當受于天也？若有我而後付之，已有我之能受，受彼天之所付，未知所付之理何物也。有能有所，似同二物，未知何者是我，何者非我也。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未知生則無生，無生而云得于天者，吾不之知也。焉知死則無死，無死而曰斷滅者，吾不之知也。彼云人死之後，魂昇于天，魄降于地，形骸朽壞，精神漂散，縱有剉燒之作，曾無所施，乃至善惡之報，輪迴之理，鬼神之跡，雷霆之事，悉皆撥置無因，大同寐語，不懼悟者。何者？苟許其言，則盜跖得其宜，聖人失其所，強者任其志，弱者就其戮，富者奪之，好者取之。如是，則天下不待一人，家國豈容一主？忠臣良將，孝子節婦，彼皆愚痴，不足取也。何也？苦身節欲，所圖何事也？蓋據彼謂一死之後，得失皆空，善惡無報，則却惡行善者皆愚矣。然何以聖人云：朝聞道，夕死可也？假若夕死既空，則聞道亦奚為？彼聖人豈誣人也？故吾謂一理一心，曾無二致，後儒失旨，惑亂天下，大可哀哉！

客曰：師所謂後儒失旨，何以中庸亦云天命之謂性，豈非命猶令也？

答曰：此亦見于傳註，聖賢之意非然也。何則？傳註濫引商書天之明命之意以註此書，失旨殊甚。彼盖言天明命商家為天子也，豈天能將性命于人乎？苟性必天命于人者，何以堯舜之仁，桀紂之暴，盜跖之強，乃至上智下愚，善善惡惡，以及萬品，天胡不等皆命之而各私于人也？天苟私之，則堯舜當仁，桀紂當暴，盜跖當強，如是則聖人設教，欲惡者遷善，強者脩仁，暴者行慈，得不悖于天乎？烏得云聖人參于天也？是性必天所命者，則應先有天地而後有太極之理命于人矣。何以宋儒註太極圖云：太極以陰陽五行、乾男坤女化生萬物。又云：天地一太極，男女一太極，萬物各一太極。既云各一太極，則人與天地義同昆仲，共出太極，何云天能命人也？易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云太極而後天地，未知何據而云理從天所命也？依中庸則先天後理，依太極易經先理後天，二說混淆，自語相反。以此之故，難類吾門一心之妙理，決定之真說也。今儒門皆宗舊說，一槩無疑。予幼不從學，出自胷臆，皆原至理，未知可否？子自思之。

客曰：玅性本然，非從外得，先儒失旨，於理甚當。但儒教治世，法法可儀，事事可則，人所易為；釋教寂滅空理，渺無可著，人所難為，故不之學也。師力主心宗，何能勝于常道乎？

答曰：子不知難易耳。且人之初生，必先無為。無難無易，無是無非，而人莫不皆具也，莫不皆然也。及其長也，習乎有為，難易分焉。子謂難于無為而易于有為者，人莫不求利也，莫不好爭也。且利之與爭，皆出有為。有為有事而曰易為，吾不之知也。且人之欲行仁義也，與人貿易，當直一金與一金，當直百金與百金。彼不仁者強欲加之，此仁者必責其不仁。彼不仁者亦責於仁者曰：汝何不仁？欲取我便宜。是二者斯須不相離矣。故曰：仁義之生，是非之本。若吾謂難于有為而易于無為者，人莫不求安也，人莫不求樂也。且安之與樂，莫過無為。無為無事而有易難者，吾不之知也。所謂空者有二焉：有有無對待之空者，儒教所設也；有有無俱泯之空者，釋典所載也。俱泯空者，廓週沙界，圓裹十虛，彌綸八極，妙括二儀，為事理之真源，作聖賢之宗祖。我佛證之，眾生迷之，諸經載之，諸祖傳之，予所謂自心妙悟之境，釋教之所載也。對待空者，對有說空，對非說是，對病說藥，乃至對不仁義而說仁義者是也。蓋上古之世，淳風真朴，所謂仁義、有無、是非，猶如眼中之楔，故不之聞。世態漸遠，而人心巧偽，一異兢生，故聖人不得已說法治之。是以仁義治其不仁義也，是治其非也，正治其邪也，空治其有也，所謂儒教之所說也。以此而推，仁義、道德、是非、有無、得失、邪正，皆表顯對待之語，同是一空，可以極之矣。則豈非妙極一心，勝于五常之道乎？

客曰：五常之語，開于堯、舜，不原上古。古無今有，則知空義可憑。何以孟子云：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彼賢人也，不知仁義為空，而曰有仁義乎？

答曰：彼云：有仁義者，空貨利之利劍也。何者？此義如不空，則貪取無厭；此義如空，則約取有道。貪取無厭者，以其不空，不空則有己，有己則有家，有家則有國，有國則有天下。既皆有焉，則天子責於諸侯，諸侯責于大夫，大夫責於庶民。既皆責焉，而不至乎貧富相爭，強弱相吞，善惡相欺，彼此相鬬，而能治天下者，吾不之知也。約取于道者，以其空，空故無己，無己則無家，無家則無國，無國則無天下。既皆無焉，則天子不責諸侯，諸侯不責大夫，大夫不責庶民。既皆無責焉，而不至乎貧富一分，強弱一身，善惡一觀，彼此一家，而不能治天下者，吾不之知也。是以空則堯授於舜，舜授于禹；不空則商伐乎桀，而周伐乎紂也。故曰：聖人無家，可以治國；聖人無己，可以同眾。是皆空義也。則知孟子之言仁義者，亦即空義也。若然，何以宋儒云：儒教不空，而釋教空也？良由不知仁義治不仁義之空藥也。而曾不知本來之身，初非病患，執藥為身者，痴也。若無不仁義之病，仁義何有哉？執仁義以

為道本者，是執藥為身也。何則？妙明元心，初無名相，安得有所謂仁義不仁義乎？

客曰：師謂仁義為治病之良藥，莊子謂仁義為病性之禍本，猶駢拇之枝于體者也。故指曾、史之仁，楊、墨之辨，師曠之聰，離朱之明，皆傷于性也。蓋欲一其性情，如鶴之不待絕，鳧之不待接，苟欲接絕，皆不免于傷生。是二者何以異？

答曰：莊子擬乎上古之世，淳朴之風，依乎無為，指乎自然。難于曾史楊墨離朱師曠者，不知有無邊之性德也。彼四者於性中之德，比于毫毛，不知其少也。易于鳧鶴鷗鳧者，不知有無邊之妄能也。此四者比于性中之妄，猶若微塵，不知其多也。性德本有，而離朱等各專其一，謂之傷性可乎？妄能本無，而鳧鶴等昧之不覺，謂之適性可乎？譬如世間有一大宅，眾人居之，不見日月，不見虛空，不識出路。間或有人于窻牖間窺見虛空日月，異乎眾也，謂之傷眾可乎？或有智者尋門而出，異乎眾也，謂之悖眾可乎？聖人出宅者也，曾楊等窺空者也，鳧鶴等居昧者也。若然，彼所謂自然者邪？因也。何則？非然不然，無然非自。彼謂楊朱之辨，其辨亦多矣。苟許其言，則果聖人讓之。吾又謂不然。譬如有人病患沉疴，幸遇良醫，與之湯藥，加之針灸。彼旁者據自己無病之身而責之曰：身本無病，用此針灸，得不殘其身也？則人皆咲其痴矣。何則？無病之身，加之針灸，得名殘身。此人現患沉疴，加此針灸，得非全其身耶？故吾謂五常為治病之藥，非彼違時之語可比也。子毋辨也。道非辨得，辨則失其道矣。所以云：多方辨論，不若悟心。苟能洞徹，則古今一道也，聖凡一心也，事理一揆也，物我一如也。既皆一之，何有此是彼非，彼是此非乎？脫體大用，無可不可，指天為地，喚南作北，指泰山為培塿，喚掬水作大海，人不之疑矣。所以云：是無可是，非無真非，是非無住，萬法無主。我無三寸，鼈可喚龜，迦葉不肯，一甚攢眉。大須妙悟，不在輕言，保之惜之。

客曰：一日所言，多方所論，必曰參叩。自心前來，雖云切念生死，未知參叩之方，請師示之。

答曰：善哉問也。前來所辨者，皆原經論，故知是法可尊而力讚之。然我非悟者，既未悟，焉能以參叩之方示子乎？雖然，不得辜子之問，權借古人發揚處，舉一兩段以副子心。古人云：欲參禪者，須發三種大心，必獲妙悟，成就不疑。三種者何？一者發大信心，二者發大勇猛不退心，三者發大疑情。信者，信自心與十方諸佛無二無別，生死涅槃無二無別，菩提煩惱無二無別，無明佛性無二無別。既皆無二，諸佛已証，我等當証，直下信得及，把得住，行得穩。如未能証得，盡此一生，曾無二念。決此一信，到頭天曉分明，方知成佛久矣。所以云：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

根。當知諸佛道圓無上，德等恒沙，証此一信字也。善財遍歷百城，廣參知識，決此一信字也。諸經載此一信字，諸祖傳此一信字，靈雲見桃悟此一信字，香嚴擊竹了此一信字。故知若聖若賢，自始自終，說法轉輪，成道利生，皆不出一信字耳。子能發此信心，必須起大勇猛，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直下莫教眼差手慢，這裡方是利害時節。所以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當知將從前惡知惡覺，恩愛是非，無明煩惱，利名物欲，頓然放下，如利劍斬一握絲相似，一斬一切斷，更無不斷者。令胷中虛豁豁地去，冷氷氷地去，如喪考妣去，如忘至寶去，然後起大疑情去。何謂疑情？但于古人悟道因緣，或對機示眾，或經論差別，或意識不及，義解不行，如是等種種因緣，著實參叩，不管得與不得，奮勇直進，莫生退屈，挨拶不行，若銀山鐵壁，此時可名到家消息，也不較多，也只少囫地一聲，通身汗出耳。若向這裡開得一隻眼，須知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非欺我也。此時無邊三昧門，無邊辨才門，無邊差別門，無邊神通門，無邊福德門，如是等種種法門，一齊開發，說也說得，辨也辨得，用也用得，默也默得，坐也坐得，臥也臥得，豈不為慶快，平生大事了辨也。

客曰：師謂古人因緣思解不行處，著實參叩，久之自然妙悟，信無疑也。然話頭無味，究不多時，便乃打入名利愛欲昏沉散亂之鄉，何能制之？

答曰：良由信道之心未篤，脫苦之心未切也。何以故？子或看經論，或聞師家種種開示，則知生死五欲皆苦也，未能真見其苦耳。苟能真見，寧無切乎？且如有人，身患沉疴，或躭欲樂，倘或兵火四至，是人或復但躭欲樂，不思逃難之心耶？為復但惜沉疴，不起求生之念耶？當是時，不見欲樂，不見沉疴，不覺昏沉，不知散亂，但見苦相，急欲逃生，無一物可愛，無一物可取，徑身獨脫，更不之顧。是人逃之十里，未名免難，乃至百里千里，亦未名免難，直至清平無難之地，方名免難也。今人不能悟心，而欲免生死之難，無有是處。子所謂打入昏迷之鄉者，脫苦之心未切耳。求道之心如篤，則萬境不當其前，身如朽木，心若死灰，見色聞聲，渾忘所以。故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苟如是，烏得有所謂昏沉散亂也？

客曰：古人根利機熟，信心堅固，故能趣入無疑。今人根鈍信淺，焉能如此？

答曰：子謂古人根利機熟者，何以趙州八十年行脚，長慶七破蒲團，香林四十年不雜用心，靈雲三十年方能了悟？從上尊宿皆是艱難而得，子今用功幾年，而云根鈍機淺，盖不之學耳。且卞璧雖貴，不知兩刖其足，而後價重連城；鎮鄗能寶，尚乃九載功成，方

能刃利吹毛。凡物尚然，豈無上妙道顧思其易乎？世尊塵刼修行，置而勿論，子能如雪山大士半偈全身乎？能如常啼菩薩慶法賣心乎？能如二祖大師求心斷臂乎？能如脇尊者一生不臥乎？能如雲岩不恥下問乎？能如汾陽遍參知識乎？能如雪峯三登投子而九上洞山乎？能如踈山萬里賣布單，三十年當受記乎？子徒知六祖、天然、岩頭、仰山等輩之易，而不知難於無量刼中也。所以永嘉云：我早曾經多刼脩，不是等閑相誑惑。可以証矣。

客曰：如師坐關守靜，一心一意，更無異緣，故可用心。所以云：外絕攀緣，內心無喘，可以入道。今時流輩，雖獲出家，身雜異俗，或名利所牽者，或住持所拘者，或執事所勞者，或世情有關者，或衣食所苦者，如是等輩，尚雜于日用，何心于道乎？答曰：子難易于動靜之塵，而不知本性初非動靜也。且水之本靜也，風擊則波興，而水性無動，如是則動而未曾動也。風息則波澄，而濕性依然，如是則靜而未曾靜也。虛空洞豁不礙，萬象發揮，日明夜暗，草生木長，雲行鳥飛，豈有虛空同其生滅者哉？是以楊岐總十載院事，起臨濟正宗；百丈不作不食，為萬年龜鑑；溈山典座，賭淨瓶于眾中；雪峯飯頭，悟妙道於鵝山；雲峯化主，桶[木*匝]脫于後架；石鞏獵戶，弓箭折于庵前；丹霞天然頴悟，而三年曹廠；六祖肉身菩薩，而八月碓坊。古人皆以事理兼脩，豈一向避喧求靜者耶？如子之意，只消前來馮濟川一偈，可以釋疑矣。子謂塵事所拘，能過彼居官者乎？休休，日暮矣。子如不信，直饒予辨似懸河，亦破子疑不得。子如肯信，不必他餘，但向一機一語，思解不行處，著實參叩，行也如是，坐也如是，著衣吃飯亦如是，阿屎放尿亦如是，迎賓待客亦如是，語默動靜亦如是，乃至日如是，夜如是，月如是，年如是，參來參去，驀忽地脚根線斷，八字打開，則知從前奇言妙句，檢點將來，是什麼干屎橛、破草鞋？古人云：絕後再甦，方始欺君不得。其言可信也。予愧無德，未曾敢與人舉語，鑒子之誠，不覺潦倒。予則言之，而子果不以人廢言，密以行之，勿語諸人乃可耳。倘諸方聞之，加以呵責，我罪何逃？雖然，古云：己未度而欲度人者，菩薩之用心也。吾雖非菩薩，安得人人於此議其是非乎？更有一偈，與子舉之。偈曰：

諸方議論宗殊說，欲取真金多認鐵。名相紛紛未足憑，野人耿耿思分別。也知螢火莫然山，志效螳螂擬拒轍。知我罪我兩由人，付諸水火從君折。

時。

明萬曆念參年歲次乙未肆月　日曹洞正宗第參拾壹代比丘沒用頭陀圓澄撰。

參禪釋難或問(終)

客曰：如師所云，玄沙不出嶺，寶壽不渡江，則妙明元心，本在自悟，不待師承印証，各人本地風光，誰所不具？理果當然，何以風穴有應讖之憂，太陽懷覆宗之慮？既非師証，覆宗絕嗣，彼何謂也？

答曰：皆為後人耳。經不云乎：我此法印，為欲利樂世間故說。蓋恐後世之人，不求正悟，悟亦不真，胡說亂道，賺惑晚輩。必假師承印許，方可為人。此深防外道邪慢之過，非曰初心用功參禪，恐其無師而不致力也。汝但真參實悟，然後求師印証，弗為遲矣。故岩頭天然頴脫，往師德嶠；靈雲見色明心，方覲雪峯。所以黃檗見百丈，舉馬祖一喝因緣，不覺吐舌。丈曰：子嗣馬大師也。檗曰：不然。因師所舉，得見馬大師，且不識馬大師。倘嗣馬大師，以後喪我兒孫。丈曰：子何所憑？檗曰：不見道：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受。丈曰：如是，如是。黃檗可謂萬世之龜鑑矣。今人徒知嗣馬大師則喪我兒孫，不知不嗣百丈則喪我兒孫，又甚也。近來諸方稱善知識，竪拳竪指，胡道亂喝者，詰其師承，全無的據。猶如偽名為仕者，公驗皆無，寧非自搆其罪也？古之所謂喪我兒孫者，得不謂此時之說耶？嗚呼！師子傳衣罹難，達摩得得航海，四祖深山覓子，五祖夜半傳心。其憂覆宗絕嗣之患，非止風穴．太陽，其來久矣。我輩不思佛祖之用心，棄而弗顧，哀哉！

問曰：如來一代時教，不出止觀之門，故曰：如來所得法，定慧力莊嚴。豈非定慧之力，必籍止觀所成乎？首楞嚴中，阿難啟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如來欵答，曾不壞乎三者。天台大師亦以三法教人，可謂妙契佛心者矣。諸方獨稱達摩之禪，名為傳佛心印，天台得非傳佛心印乎？師能有旨，為我辨否？

答曰：阿難既請最初方便，當知十方如來由三方便之門得成菩提，非謂菩提不異方便。如來但由定慧莊嚴自心，豈云自心本是莊嚴？若知如來無所得而得菩提，則知方便不是方便，莊嚴即非莊嚴。以是而推，當知天台三法，教人傳佛方便之心；達摩一心，直指傳佛真實之道矣。門庭施設，教法千差；入理深談，自心頗得。古云：誰能入不由戶，出不從門？天台以之也。須知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達摩以之也。天台如漸昇堂奧，達磨如鎮坐中庭，雖則二皆傳佛之心，如來禪．祖師禪不可相濫耳。

問曰：彼中次第三觀，本非圓宗行人所脩，較諸禪宗，誠不可及。若彼一念不思議，三觀豈有不同之理耶？答曰：金鍮易辨，煤墨難分。既云不思議，可容辨也。蓋欲學者達宗旨之端由，當于無辨中

施其辨耳。若彼宗學者，能忘言會意，格外明宗，于中求其同相不可得，况有異乎？所謂口欲言而詞喪，心欲思而慮忘，直下不容心思言議去也。若也承言執旨，滯相迷詮，實謂有不思議之可得，有不思議之可脩，非惟不契達摩之禪，亦乃失于天台之旨。既失天台之旨，尚不能與天台合為一家，安可與達摩較其同異哉？雖然，須知天台不思議之觀，可謂從門而入，畢竟不是家珍。達摩直指人心，所謂流自胷中，方名盖天盖地。是以永嘉經年造觀，往師六祖；南岳觀密作用，受法曹溪。是非優劣，了然現矣。

附：答明鼎子問。

問：雲棲主張念佛歸於一心。一心者，謝盡六塵，單持淨念，固非隨聲唱和之流，亦非集起忽滅之輩，久久淘汰，打成一片，則念佛即是參禪，參禪即是念佛，念長一分，禪長一分，念增一寸，禪增一寸，彼錄所載，不一而足。如是則師前云究心後正好念佛，我亦云念佛後正好參禪，何必舍土趨禪，翻成二見也？請明示之。

答曰：子所謂謝盡六塵，非唱和生滅之徒。前不云乎？而非頓也。楞嚴云：譬如國王為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知賊之所在，若不識知而能討之，無有是處。子謂：憑塵念佛，是躲其賊也。予謂：究心破惑，欲除其賊也。故聲聞于結伏而不斷，菩薩于結破而不起，豈可以躲根與破惑同日語哉？又謂：念長一分，禪長一分。吁！是何言歟？古云：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若增一法，不成法身；若欠一法，不成法身。念苟可長，禪作麼生長？若可長，則吾心多一物矣。我云：參禪後好念佛者，苟能發悟，活計隨時，無可不可。子云：念佛後好參禪者，未審何處是念佛之後？若云開悟之後，何必更說參禪？若未獲開悟念佛，何曾有後參禪？直取自心，不見有身土之二。子徒起取捨之情，能妙悟自心，則知心外元非有土。

再問：參禪究心，非上根利智，鮮能承當。中下之輩，心如獼猴，須以方便拴縛之。若槩以禪理相語，彼將如聾如啞，徒成夢說。何如教之念佛，則上根之者，彼此互融；中下之者，淨念相繼。日久功深，何分利鈍？廣被群機，無所不攝。當此末法，尤為善巧。較之參禪，但可接上根，而難以接中下者，豈不徑庭哉？請决所疑。

答：三乘方便，本是假名，法性平等，聖凡不二。當時世尊入普光明殿，現受用三昧，凡下果是不堪，非不堪也，信不及耳。諸大菩薩內秘外現，騰疑請釋，然後知其人人本具，箇箇不無，皆堪承紹，故後等賜諸子，不言有高下矣。今子執言有上下之根，有利鈍之異，且試論之，見聞知覺，誰具誰不具乎？彼時難信，大士决

明，正啟今日之不信；今日參决，古人指示，正參當時之難信也。所以云：古今一道，聖凡一心，豈分上下今古乎？但不能信心參叩，如其能之，彼極愚痴之徒，正是大機。何以故？彼全體不會，全體現前，只欠箇承當耳。念佛躲根，輕易度日，雖有遠因，易潛業識。故祖師云：繫念乖真，昏沉不好。子當鑒諸。
補問(終)

No. 1444-附c 達觀和尚招殃傳

達觀老人遭橫於癸卯之季冬，而眾議駭然，或謂其道力之未全，或謂其我慢之招得，或謂其定業之難逃。而石簣居士請予折之，予曰：皆不知達觀老人也，予獨知之。老人垂大權之跡，逆行順化，一舉而兩得矣。何也？由末法澆漓，世道侵喪，人心浸弊，師法不揚，致使如來慧命將危，特以示之也。故老人於戒定智慧曾無虧缺，獨絕師承，損其行耳。何則？老人受業師者，為凡心未盡，還俗娶妻，老人以方便力強之復道，返以師禮待老人矣。諸方尊宿未有可其意者，獨大千和尚師事數年而竟不之嗣，故同參之友皆行師資之禮，而終致于非刑者，此其所以現逆也。昔者石門禪師嘗從雪竇顯公而後出世，却為大覺璉公之嗣，座下有一婆子出眾云：這漢何得辜恩如此？雪竇老人與汝抖擻尿腸，日夜談禪始得，今日何以却拈大覺之香，捋門胸前一砟？於是經三日，癰發胸前而死。嗚呼！此亦垂範現逆之類也歟？吾又聞黃蘗、巖頭皆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受。由是而觀，則老人雖有超師之作，焉忍棄其源流也？其源流一絕，使後世邪慢之輩效學其疣，而佛法不滅則幾希矣。故佛祖不欲斷其血脉，于此特嚴其報應也。居士曰：爾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吾聞昔者小壽禪師住西湖之寂慶，彼時王公出鎮杭州，一日訪壽，直至臥榻，而壽不起座，推蒲團於地。公就而坐，極談終日方去。執事者勸曰：王公貴人也，一旦有事，則衹係山門，何得輕忽如此乎？次日，王公復至，壽乃聲鍾擊鼓，萬指出迎。王公下轎，握壽手曰：何不學昨日行徑耶？壽指傍曰：在節度即得，柰左右何？二人相咲而已。于是諸方皆美壽之善通變者也。達老不然，無分賢愚，一槩籠絡，觸怒當任，身罹非殃，招之有由，何關師資乎？予曰：不然，乃足下不知老人之順化也。自佛法之流震旦者二千餘年矣，初來之盛，王侯仰重過於至尊。故齊祖之訪道安，臨門不起；趙州之待石勒，床坐而見；南陽忠公獻宗，扶輿而自若；懶贊融師詔書，三讀而不聞。是豈慢於王侯也？莫不皆欲高護法幢，垂範末世，使世出世間之有辨矣。故遠大師作尊僧篇六卷，許由之論僧不拜俗，三上其本，並體佛心，影

嚮法事。爾來法道下衰，僧多拜俗，乞尾哀憐，有損聖賢之體，循情詢俗，全無道者之風。故老人深痛時弊，有倣古人，忍使殺身，不甘坐視，所以垂此順化之範也。古者齊高祖訪稠公，迎不起座，送不出門，左右勸之：彼國主也，何以怠慢乎？曰：吾聞賓頭盧尊者送王七步，減王之福，天下大荒七年。吾雖不逮聖僧，而形貌似之，不欲減王之福耳。由是而推，吾知老人坐待公卿者，非慢之也，寔不欲減公卿之福，所以知其為順化也。嗚呼！長者之求子，而子為之躃地；不輕之告人，而人為之打擲；夜光之投人，非不貴也，而反為之按劍；美玉之献君，非不忠也，而反為之刖足。是知恩反成怨，為善招殃，代皆有之，老人化儀，孰與伸焉？惟足下乃史氏也，于世甚為有力，當細思而傳諸未聞，可謂共出一隻手矣。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